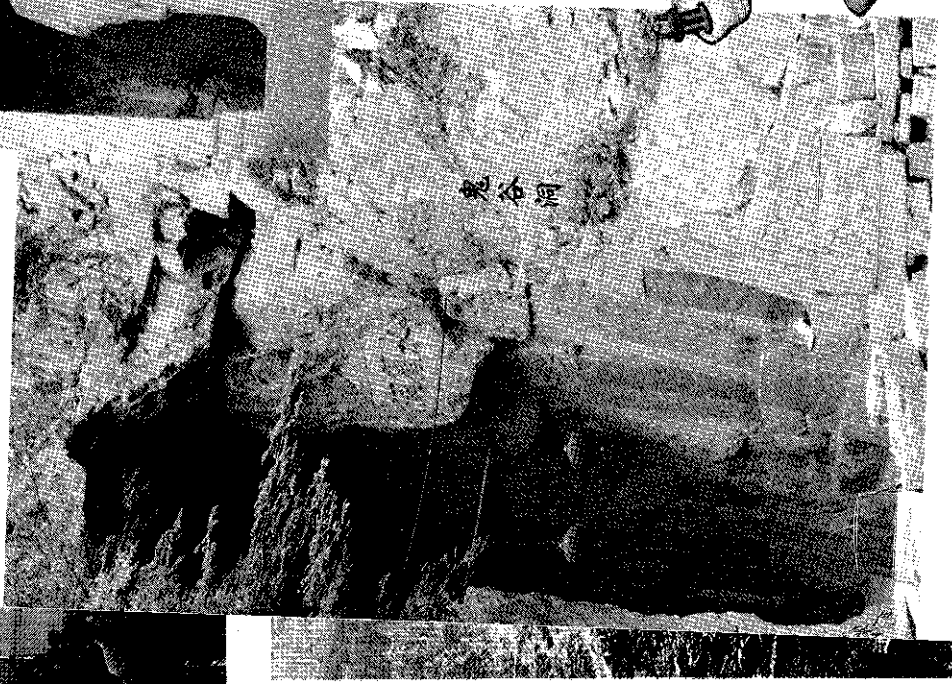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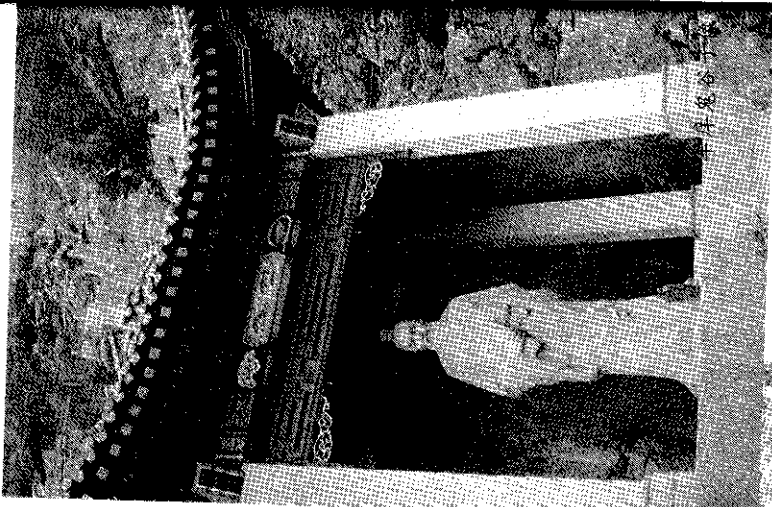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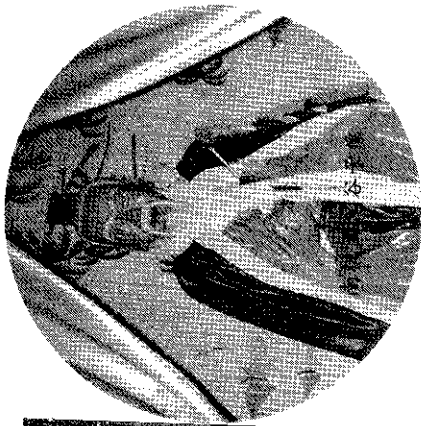




新编鬼谷子全书

房立中 主编

学苑出版社

85

3 8888 06600414 8

名誉会长
会长符浩基在

会

(京)新登字151号

责任编辑:孟白

责任校对:刘宁

装帧设计:李玲

版式设计:黄旭东 郑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鬼谷子全书/房立中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5

ISBN 7-5077-1026-2

I. 新... I. 房... III. 纵横家,鬼谷子—研究 IV. B228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万寿路西街11号 邮政编码:100036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和平图书公司激光照排部照排

850×1168 1/32 33.25印张、10幅彩图 800千字

1995年6月北京第1版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册

定价:66.00元

目 录

序言..... (1)

上 编

一、鬼谷考..... (1)

鬼谷地名考..... (5)

鬼谷身世考..... (12)

鬼谷著述考..... (21)

二、《鬼谷子》新校..... (27)

附录一:辑《鬼谷子》逸文..... (100)

附录二:《鬼谷子》的主要版本..... (104)

正统道藏本《鬼谷子》..... (104)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鬼谷子》..... (153)

江都秦氏乾隆五十五年刊本《鬼谷子》..... (172)

江都秦氏嘉庆十年刊本《鬼谷子》..... (223)

三、《鬼谷子》注释..... (277)

捭阖第一..... (281)

反应第二..... (287)

内捷第三..... (292)

抵牾第四..... (297)

飞钳第五..... (300)

忤合第六..... (304)

揣篇第七	(308)
摩篇第八	(310)
权篇第九	(314)
谋篇第十	(315)
决篇第十一	(321)
符言第十二	(323)
转丸第十三	(327)
胠箠第十四	(332)
本经阴符七术	(335)
持枢	(345)
中经	(346)
四、鬼谷先生占气	(351)
五、李虚中注《鬼谷子命书》	(365)
六、鬼谷子分定经	(413)
七、鬼谷子天髓灵文	(465)
八、鬼谷子《阴符经注》	(501)
九、关令尹喜内传	(509)
十、鬼谷算	(525)

中 编

十一、鬼谷子与诸子的联系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531)
十二、鬼谷子在国外的影响	(621)
鬼谷先生在德国	(624)
鬼谷先生在美国	(626)
鬼谷先生在东南亚	(627)

鬼谷先生在日本	(628)
大桥武夫评鬼谷子	(628)
丸山松幸论鬼谷子	(658)
十三、当代学者论鬼谷子	(665)
研究鬼谷子学说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668)
《鬼谷子》真伪辨	(668)
鬼谷子其人其书和其隐居地	(670)
鬼谷、鬼谷子与云梦山	(673)
鬼谷子隐居地及其著述的真伪	(681)
鬼谷研究的新视野	(696)
鬼谷子其人其书隐而不显的原因	(697)
鬼谷子与云梦山	(705)
鬼谷子的事迹、著述及其影响	(709)
有关鬼谷子的史实、宗教和传说	(717)
近代学者对《鬼谷子》研究的贡献	(724)
《鬼谷子》的文献价值和思想特色	(732)
《鬼谷子》的学术价值	(740)
《鬼谷子》与殷商文化	(749)
《鬼谷子》与中国政治文化	(760)
《鬼谷子》与中国传统文化	(768)
《鬼谷子》与先秦诸子	(775)
老庄对《鬼谷子》的沾益	(782)
从马王堆帛书看《鬼谷子》一书的真伪	(792)
从《符言篇》看《鬼谷子》一书的真伪	(798)
《本经阴符》与《阴符经》	(804)
《鬼谷子》是一部说术专著	(821)
纵横捭阖与游说之学的历史意义	(823)
《鬼谷子》的游说理论	(834)

《鬼谷子》与公关术	(842)
《鬼谷子》的军事思想	(847)
《鬼谷子》的管理思想	(850)
《阴符经》鬼谷子注的养生运智观	(856)
鬼谷子的养生思想	(862)
十四、鬼谷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应用价值	(871)
鬼谷子政略及其应用价值	(873)
鬼谷子兵谋及其应用价值	(875)
鬼谷子致富经营术及其应用价值	(887)
鬼谷子说服术及其应用价值	(901)
鬼谷子养生说及其应用价值	(909)
鬼谷子相面推命术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915)

下 编

十五、关于鬼谷子的遗迹	(923)
朝歌云梦山	(925)
汝阳云梦山	(928)
当阳云梦山	(928)
朝歌鬼谷	(928)
汝阳鬼谷	(929)
当阳鬼谷	(929)
云阳鬼谷	(930)
朝歌清溪	(930)
汝阳清溪	(931)
当阳清溪	(931)
朝歌鬼谷洞	(931)

汝阳鬼谷洞	(932)
当阳鬼谷洞	(932)
天门山鬼谷洞	(933)
朝歌鬼谷祠	(934)
宁波鬼谷庙	(934)
王老圣母洞	(934)
仙牛洞	(935)
孙膑洞	(935)
庞涓洞	(936)
毛遂洞	(936)
鬼谷墟	(936)
舍身台	(937)
鬼谷井	(937)
孙膑寨	(938)
孙膑墓	(939)
天书崖	(939)
算壁	(939)
五里井	(940)
演兵岭	(940)
对弈亭	(941)
北桃园	(941)
南桃园	(942)
仿生坡	(942)
太阳洞	(942)
剑绣峰	(943)
青龙背	(943)
王禅墓	(944)
十六、关于鬼谷子的传说	(945)

鬼谷子出世	(947)
洞府真仙	(951)
井中相会	(952)
夜识无字天书	(952)
巧造无烟柴	(957)
鬼谷村的由来	(959)
啥时月亮圆	(959)
百担有余	(960)
三文钱堆满屋	(961)
请师出屋	(962)
快拿慢吃	(963)
夜半驱鼠	(963)
懒人爱种绿豆	(964)
治水牛	(965)
给国君换腿	(965)
点化易嘉德	(966)
好心无好报	(967)
腹中有底 难下稀水	(967)
鬼谷洞与云梦豆腐	(968)
鬼谷子试剑石	(970)
恶少变顽石	(971)
棺中金匾	(972)
恶人得恶报	(973)
水漫薛家湾	(975)
墨泼天书崖	(976)
打麦场风云	(977)
早看天昏黄	(978)
孙臆种随楼秀	(979)

斩草为马 撒豆成兵	(980)
计高一筹	(981)
智取手扒窝	(982)
石头阵的传说	(983)
鬼谷子相傻二	(985)
鬼谷子相孙臆	(988)
鬼谷子相庞涓	(989)
鬼谷子二相孙臆	(991)
洞里仙泉	(991)
孙庞兵争	(993)
庞涓择洞	(997)
观音为何倒坐	(997)
鬼谷子与桃源沟	(998)
巧立文峰塔	(999)
孙臆选墓	(1000)
仙师托梦	(1001)
鬼谷墟死考仪秦	(1003)
镇奸石	(1007)
茅濛仿生修真	(1008)
茅濛白日升天	(1012)
鬼谷子洗砚池	(1018)
墨翟与鬼谷智辨潜龙	(1018)
徐福采药拜师	(1020)
求解“养神芝”	(1021)
祖洲寻不死草	(1021)
太白山收天杰地灵	(1022)
司马季主壶山得遗文	(1024)
算命先生的师祖	(1025)

鞋匠的鼻祖	(1025)
眼镜的发明者	(1026)
十七、关于鬼谷子的诗文	(1027)
重修道院记	(1029)
玉帝庙香会记	(1031)
云蒙山游记	(1031)
鬼谷先生祠堂记	(1032)
创修抱殿扩充洞宇筑砌台阶碑记	(1033)
重修青溪寺碑记	(1033)
游仙诗	(1035)
感遇其十一	(1036)
送贾阁老出汝州	(1036)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1036)
云梦仙境	(1037)
桃源胜迹	(1037)
云梦仙境	(1037)
水帘洞	(1038)
青岩诸山	(1038)
鬼谷子栖隐处	(1038)
云梦山	(1039)
游云梦山	(1039)
云梦仙境	(1039)
青岩仙境	(1039)
仙洞偶笔(二首)	(1040)
诣水帘洞有感	(1040)
游苍峪龙祠及水帘洞(二首)	(1040)
水帘洞	(1041)
半岩风雨	(1041)

再游云蒙	(1042)
云蒙胜景	(1042)
白龙洞	(1042)
干溪望鬼谷	(1043)
鬼谷洞	(1043)
望青溪	(1043)
望青溪	(1044)
寻水帘洞	(1044)
无题	(1044)
《鬼谷子新释》成有作	(1044)

序 言

我本人一直从事军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对鬼谷子的研究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85年受命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撰写“鬼谷子军事思想”条目,当时从仅有的一些资料中发现,《鬼谷子》一书观点奇特、立论幽玄、语言精警,又发现历代学者对其评价不一,或极褒之,或极贬之,毁誉悬殊,有许多悬案、疑案,也有一些是明显的错案。于是萌发了继续研究探索鬼谷秘密的愿望。几年来我本着竭泽而渔的原则广泛翻阅了大量典籍,收集有关鬼谷子的资料;多次赴各地考察鬼谷子遗迹,整理民间传说;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先后编写了《鬼谷子兵法》、《鬼谷说服术》、《鬼谷养生长寿秘诀》等八本关于鬼谷子的著作,翻译了日本大桥武夫的《国际战略原典——鬼谷子》(中文译名为《鬼谷子与经营谋略》),1993年3月编写了《鬼谷子全书》。

《鬼谷子全书》出版后,国内外专家学者来电来函表示合作探讨,承蒙学术界前辈的鼎力相助和各方面领导的大力支持,1994年10月与各界朋友共同发起了首届

鬼谷子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在被称为“鬼谷先生隐处”的河南淇县云梦山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几十篇论文,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多数学者认为鬼谷子确有其人,并非子虚乌有;《鬼谷子》一书是先秦著作,并非伪书;肯定了纵横家学说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肯定了鬼谷子智谋的广泛实用价值。会上宣布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鬼谷子学术研究会,选举了理事会,著名外交家符浩先生任会长,李德生、李学勤、刘鲁民任名誉会长。至此,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学说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走上了正轨。符浩、李学勤、刘鲁民、吴荣曾、高敏、朱绍侯、孟世凯、陈昌远诸先生,以其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鬼谷其地、其人、其书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使我受益匪浅。这次学术会议的召开,使我有机会吸收丰富的营养,有条件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加以总结、完善和反思,并重新编撰《鬼谷子全书》。

本书取名为《新编鬼谷子全书》,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主要对鬼谷其地、其人、其书加以考辨;校勘《鬼谷子》本经,对新校勘本加以注释;收集汇编属名或托名鬼谷子的著述。中编汇集了历代典籍中与鬼谷子有关的篇章及历代名家对鬼谷子的评论;节录了当代学者关于鬼谷子的论述;介绍了鬼谷子在国内外的影响及外国学者对鬼谷子的研究情况;概括了鬼谷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及实用价值。下编汇编了有关鬼谷子的遗迹、传说和历代骚人墨客咏叹鬼谷其地、其人、其书的诗文。全书约80万字。

《新编鬼谷子全书》是我近十年来收集研究的成果。其中有许多师长的教诲和启发,有许多朋友的无私相助。登封耿炳伦、淇县石同勋、汝阳姬元璋、当阳孙侃、宁波曹厚德等同志为本书收集了当地传说。在此谨向所有对本书编辑出版给予过帮助的师长、同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向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首长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帮助和友好合作的河南省淇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and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新编鬼谷子全书》的出版意在总结多年来的研究所得,修正以往的错误认识。由于本书涉及范围较广,加之本人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错谬尚恐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房立中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北京

鬼 谷

高 銳

军事科学院
原副院长高锐将军题字

鬼谷考

“鬼谷”以其浓重的神秘色彩撩拨着人们的好奇心，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人们在探索着鬼谷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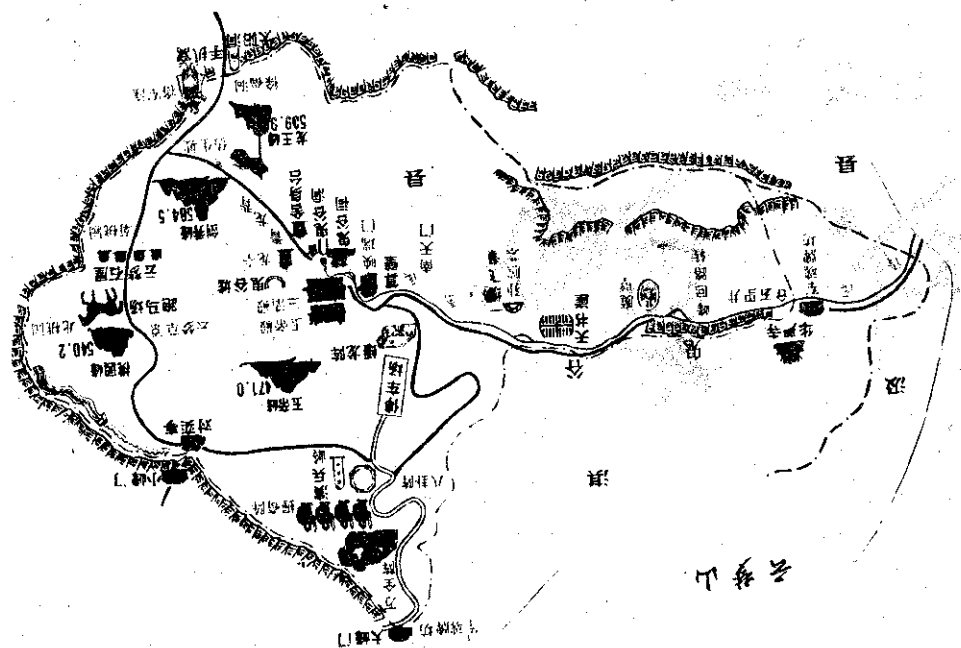
《说文解字》：“人之所归为鬼。”《尸子》：“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左传》：“鬼有所归，乃不为厉。”《礼运》：“元气归于天，形归于地，自儿而归于鬼也。”鬼字从“儿”，“儿”，古文写作人。“田”象鬼头，鬼为阴气贼害，故从“厶”。“厶”读为私，此说从“厶”之意。神阳鬼阴、阳公阴私。《正字通》：“鬼，人死魂魄为鬼。凡人皆阴阳之气形成。阴阳散而人死。初死前阴以绝，后阴未来，谓之中间。通，谓之鬼。”《礼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还不发达，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都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比如对生命现象，对人的思维、记忆等现象都不得不进行蒙昧的猜想。越是说不清的事，越需要找出一个玄而又玄的概念来麻醉自己。“鬼”字大概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人们把许多说不清的事物都称之为“鬼”。在这些事物中，最难说清的就是人死了以后会怎样。于是便画了一个加大了头的人来代替它，作它的符号。

与鬼有关的褒义词语有：鬼雄、鬼才、鬼斧神工、鬼设神施、神出鬼没、鬼出电人等等。

与鬼有关的贬义词语有：鬼黠、鬼气、鬼道、鬼态、鬼胎、鬼媚、鬼怪、鬼头鬼脑、鬼鬼祟祟、鬼使神差、鬼哭狼嚎、神模鬼样、鬼蜮伎俩、装神弄鬼、鬼模哈赤眼儿等等。

在历史上“鬼”这一概念的文化蕴含，并不全是消极的；比如



河南淇县云梦山图

形容苍颉造字的神奇非凡,就说“苍颉造之,鬼哭粟飞。”(刘勰:《文心雕龙》)形容干宝在志怪小说方面的成就就称他是“鬼之董狐”。李贺有奇诡之诗才,人称其为“诗鬼”,又称为“鬼才长吉”。“鬼”在这里泛指奇绝的智慧。

“鬼”用于贬抑的时候居多;比如说某人行邪术,就说他是“扶鬼道”。说某人胸存恶意就说他心怀鬼胎。对那些干坏事的人也时常冠之以鬼,如“洋鬼子”、“二鬼子”等等。“鬼”在这里多指邪恶奸诈。

中国历史上有以鬼为姓的,如周代的鬼臾区,也有以鬼为名的,如战国时期有一隐者名叫徐无鬼。中国的姓氏、名字不是简单的符号,而一般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姓李,姓杨都与对树木的图腾崇拜有关,姓牛、姓马又都与对牲畜的图腾崇拜有关。又如子耕、希文等名字又都与追求有关。而姓鬼和名鬼不知是何来源和有什么意义。

据孟世凯先生考证中国古代有以“鬼”为族名的,其所居地以“鬼”名之。如鬼方,古注曰:鬼,远也;鬼方,言其幽昧也。湖南天门山有一地名鬼者汛,其地势极险;唐代容州(今广西)有鬼门关,该关有两石相对,被贬谪至此者难得生还。唐代的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路过此关时叹道:“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在新疆哈密与吐鲁番之间有一驿站叫做鬼谷口避风驿。从这个古怪的名字就可以猜想出其自然环境何等恶劣。

历史上还有一些以鬼字命名的书。有的人称这些书为鬼书,其全是给人看的。如《周易鬼镇林》、《宿曜录鬼鉴》、《周易鬼衍算》、《通幽鬼诀》等等。总之,由于漫长的历史沉积,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关于鬼的文化。

鬼本来是不存在的,所以造成一种蒙昧的假象,完全是人们歪曲地反映客观实际的结果。鬼的观念都是依附于人的。在人的身边就存在着鬼。有些不光明正大的人就是鬼;这些人干不正

当的事就是闹鬼。既然世界上有“鬼”,就不可不研究“鬼”,不能不治“鬼”,不能不打“鬼”。在鬼的文化中有几位打鬼英雄,如钟馗、秦琼、尉迟敬德等。

鬼谷子是自号,既是自号,就是光明正大地称鬼的,因而一般说来它不是代表邪恶力量,而是奇绝智慧的“鬼”。在中国历史上号称鬼的人往往行人道,而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往往心毒手辣。

“鬼谷”以其名字显示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再加上历代附会的一些说法,使人如坠五里烟云。越是如此,越招惹人们的好奇心,古往今来,人们在不断地探索着鬼谷秘密。

鬼谷地名考

世传鬼谷先生所居之地有青溪,亦称清溪;又有鬼谷墟,亦称鬼谷墟。青溪、鬼谷墟是个什么样的境界?《列子》说:“鬼者,归也。归其真宅。真宅,太虚也。”《红楼梦》第五回写贾宝玉神游时,也提到“清溪”和“太虚”。其中写道:“那宝玉……跟着秦氏到了一处。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至。”“宝玉……忽见前面有一座石牌坊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大字。两边一副对联,乃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鬼谷墟就是这样一虚无飘渺的去处。

在中国与“鬼谷”有关的地方有多处。这些地方是:陕西三原、河南登封、陕西韩城、河南洪县、河南汝阳、湖南大庸、湖北当阳、浙江宁波、新疆哈密。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者,东周洛阳人也。东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南朝宋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学者徐广的话说:“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鬼谷,地名也。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唐朝的李吉甫在《元和郡

县志》中说：“鬼谷在告城县北，即六国时鬼谷先生所居也。”唐代的告城，即是裴骃和司马贞所说的颍川阳城。宋代的王应麟在《玉海》中说：“鬼谷，谷名，在洛州阳城县北五里。”有人认为洛州当是洛县，在今四川广汉县北，我认为可能是王应麟的一种循古泛称，当指古洛阳，即通常所说的颍川阳城。阳城鬼谷是怎样一个地方呢？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所说的鬼谷大概就是指这里。其诗说：“西涉清洛源，颇警人世喧。采秀颍王屋，因归洞天门。谒来游嵩峰，羽客何双双。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窗。鬼谷上窈窕，龙潭下奔湫。”李白在此提到了“清洛源”，又提到“王屋(山)”和“嵩峰”。看来这鬼谷与龙潭都是美的。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所载苏代游说秦王的一段议论中又提到一个鬼谷。其中说：“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鞅塞及至鬼谷，其地形显易皆明之。彼以齐约韩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王不若重其货，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后汉书·郡国志》中左冯翊郡池阳注引《地道记》说：“崑崙山在北，有鬼谷。……按：《史记》鬼谷在颍川阳城，与地记不同。”(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此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徐广云在阳城。刘氏云此鬼谷在关内云阳，是矣。”)唐代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刘伯庄云：‘此鬼谷，关内云阳，非阳城者也。’按：阳城鬼谷时属韩，秦不得置之。”有些学者据此认为：鬼谷先生所居之鬼谷在关内云阳的说法更为有力。我以为这种理解欠准确。司马迁仅指出了云阳鬼谷的地理位置，并没有指出只有这一个鬼谷。唐代的司马贞和张守节都指出有两个鬼谷，即“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并借刘伯庄的话说，苏代所说的鬼谷在关内云阳：“此鬼谷在关内云阳”，“此鬼谷，关内云阳，非阳城也。”很明确，这里所说的鬼谷是指安置甘茂的鬼谷而不是指苏秦所求师的鬼谷。司马贞与张守节都依据刘伯庄之说。刘伯庄是唐初学者，贞观中为弘文馆学士，龙朔中授崇贤馆学

士，曾著有《史记意义》、《史记地名》，是研究《史记》地名最早的学者，其说是比较可信的。但他所要纠正的仅是裴骃关于置甘茂的鬼谷地理位置之说，而对徐广、裴骃所说苏秦求学，即鬼谷先生所居之鬼谷在颍川阳城之说并未提出不同看法，那么也可以说刘伯庄及司马贞、张守节是赞同徐广、裴骃之说的。因此，我认为关于苏秦、张仪就学之鬼谷的地理位置，还是以颍川阳城之说为最有力。云阳鬼谷又名清水谷。宋代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清水谷，一名鬼谷。昔苏、张师事鬼谷先生学即此谷也。”这一说法也不及前人诸说有力，据此推断苏张就学之鬼谷的地理位置也是根据不足的。明《一统志》也称“扶风龙岗县亦有鬼谷先生所居，恐非秦师处。”因此说扶风池阳鬼谷和关内云阳鬼谷都是指当年打算软禁甘茂的那个鬼谷，在今天陕西三原县西北。

唐代贞观年间编纂的《隋书·地理志》中载：“冯翊郡韩城有鬼谷。”韩城本是古梁国，战国初属魏国。秦朝设置夏阳县，汉袭秦制。太史公司马迁为夏阳人，这个夏阳就是韩城。隋改为韩城县，其后虽有变迁，多称韩城。该城西北有龙门黄河古渡，县南芝川镇是司马迁的故里，可见在古代当地文化、经济都曾十分繁荣。《隋志》载当地有鬼谷是可信的。此鬼谷可能与苏秦、张仪就学之鬼谷无关。司马迁出生韩城，可《史记》没有提到这里有鬼谷，或许是因为名声太小，或是当时尚无其名。这个鬼谷既载于《隋志》，至晚在隋代或唐初已有其名。既称鬼谷则极可能有隐士居其间，极可能受到鬼谷学说的影响。该鬼谷在今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韩城县东。

据《后汉书·冯衍传》记载：冯衍曾作赋曰：“幽张仪于鬼谷”，唐李贤注云“鬼谷，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阳城北。”

据《伊阳县志》记载：南宋金至宁元年《创修丹阳观碑记》称：

“水帘洞为鬼谷子成道之处。”明《汝州全志》引《广輿记》称：“鬼谷子尝隐此，俗传苏秦、张仪授书处。”明正德年间《汝州志》载：“云梦山在伊阳县城南七里，相传鬼谷子修道处。”明成化年间《河南总志》载：“云梦山在嵩县东九十里，昔鬼谷子游息于此，一名鬼谷山，前有水帘洞”。清《一统志》：“云梦山在伊阳县东南七里，县志相传鬼谷子修道处。其北有水帘洞，悬崖石，洞阔数丈，内穿一道，崎岖约二里许，洞口有洞隔之，一小石塔，自顶滴水下注。”《河南通志》谓：“鬼谷子楚人，今伊阳县东南八里有石洞存焉。”《伊阳县志》：“云梦山东南五里，鬼谷子隐处，苏、张授书于此。”《伊阳县志》又载“观之东数百武，有鬼谷洞，传称其居清溪，得马篮水耶。”

鬼谷村的鬼谷洞内，曾出土有东周青铜戈和后人供奉鬼谷先生的石碑。汝阳地区有许多关于鬼谷子的传说，如孙臆洞、桃园宫、石八阵、说泪石、试剑石、演兵场、镇奸石、鬼谷墓等。当代学者陈昌远对汝阳鬼谷有专文论述，认为战国时的鬼谷子居处当为汝阳云梦山麓，清溪之滨的鬼谷村。

明嘉靖二十四年《淇县志》在介绍云梦山水帘洞时称：“世传鬼谷子隐居处”。现今该洞口上方仍有明万历年间篆文的摩崖题记，其文为盈尺魏碑横书“水帘洞”三个大字，其右为一行行书小字“鬼谷先生隐处”。云梦山三清殿今存有清顺治年间何士琦《云梦山游记》碑刻，其中记有：“此山蜿蜒虬盘，幻异万状。水帘一洞尤极幽玄，乃鬼谷先生仙栖之处。”云梦山素有云梦仙境之称，以水帘洞最为有名。该洞位于九岭叠波的东段半山崖上，面北坐南，洞高10米，宽6米，进深80余米。石室深远，内有泉潭，洞口镌刻一副对联：“天开道眼，山透玄心。”泉水每每溢出，在洞外形成一一道飞瀑，地涌天悬，啸声充谷。正是：“乘云愿洒泉为雨，飞涧阁浮四百州。”洞口右侧有鬼谷亭，亭额横刻着“战国军庠”四个大字。亭内塑有鬼谷子站像，手握兵法，目视乾坤。亭柱上鐫一

副对联：“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身扶正大，见吾不拜有何妨。”水帘洞正面有鬼谷祠，重檐凌空，雕梁画栋。祠前对联是：“鬼谷三卷隐匡天上，兵家七国才出一门。”鬼谷洞两边又有：王老圣母（即鬼谷子之母）洞、孙臆洞、虎涓洞、毛遂洞、仙牛（鬼谷子坐骑）洞等，又有鬼谷墟、舍身台、试心石。鬼谷祠下方之谷底有一清泉，甘冽清冽，四季涌流。泉水、飞瀑与涧水汇成一个小湖，名为清池，再由清池流出沿鬼谷形成清溪。自清泉起向北有五里峡谷，这就是幽深莫测的鬼谷，五里鬼谷时而壁立万仞，时而瀑落九天，阴风习习，鬼气森森。鬼谷中段有一万仞石壁，如屏如鉴，在白底上似有如椽大笔涂成的斑斑墨迹，高深莫测，人称“无字天书壁”。云梦山西部是方圆数里的演兵岭。在云梦山东清水北岸有王禅墓。在淇县云梦山地区关于鬼谷子的传说很多，虚实虚实，真假真假，别有情趣。鬼谷子在当地被当作济人利物，救难拔厄的神仙敬奉，据摩崖题字记载：在明代每日“伏首于祠下者，约以万计。”至今游人依然很盛。

《琴纂》说蔡邕曾入青溪寻鬼谷先生。东晋郭璞有《游仙诗》说青溪山中一道士自称鬼谷子。玩其诗意，看来不止是浪漫，也是实写。他在《登百尺楼赋》中也提到“招鬼谷之隐士”。这个青溪在晋代属临沮县境，归荆州所辖，《荆州记》载：“临沮县有青溪山，山东有泉，泉侧有道士精舍，郭景纯尝作临沮长，故《游仙诗》嗟青溪之美。”郭景纯，即郭璞。青溪也称清溪。《水经注》：“水分县青山，山之东有滥泉，即清溪之源也，其水夺源东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为名，东流入沮水。”明代嘉靖年间《重建大仙洞碑记》称：“清溪寺山后五里许，有大仙洞，系战国时鬼谷大仙披门先师修真之所。洞室深远莫测，中有龙潭。”清代乾隆年间《重修清溪寺碑记》称：“青溪之名著自战国鬼谷子。山色青翠，不染纤尘，溪水清冷，可鉴佳丽，甲荆郡古今，称胜地焉。”清同治年间《远安县志》载：“鬼谷洞在县南五十里，清溪寺迤西五里，洞门高

阔,进数步有石龕,相传为鬼谷子讲《易》所。洞深不可测,内白蝙蝠如鸦,层池如莲。洞前有玉皇阁,久废。窟中玉泉交流。《述冀记》、李太白皆云:“古藤迷径,石浮滴池,蝙蝠车轮,千百盈室。先生晏然,研朱点《易》,门外纵横,其生不知。”青溪之西有鬼谷洞,洞口宽阔,内高三丈余,上如覆釜,下面平坦,可容百余人。人口处有石虎一尊。在这里有许多美妙的传说,相传鬼谷子曾在此洞教徒授艺,相传鬼谷子的坐骑就是这个洞口的那只老虎。鬼谷洞东南四里处有棋盘山,上有三石,高丈余,方广如之,……其上石容数座,石纹如方卦,传说这是鬼谷子对弈处。近代学者俞樾和杨家骆先生均借皇甫谧的话说鬼谷子为楚人,不知其所出何处。但这种说法可能与清溪鬼谷有关。清溪鬼谷一直是隐者栖身之地,蔡邕、郭璞访鬼谷,都曾到此便是说明。明代的徐道在《神仙鉴》中说绛都市北,“有巫者王棚,山后人,归隐青溪谷中。”也是印证了清溪谷曾是隐者的栖身处。青溪鬼谷在今湖北省当阳附近。

唐代星命家李虚中在《命书·序》中说:“昔司马季主居壶山之阳,一夕雨余,风清月朗,有叟踵门,自谓鬼谷子。季主因与谈天地之始,论河洛之书,箕子九畴,文王八卦,探蹟幽微造化,至晓,出遗文九篇,包括三才,指陈万物。”李虚中所说的司马季主是汉文帝时楚人,曾游学长安,卖卜市东。司马季主所居之“壶山”当为“壶头山”,距长沙很近。在壶头山之北不远的澧水之滨有天门山,山下有鬼谷洞,这个洞“石室深远,下有清流”。传说鬼谷子也曾游居于此。授司马季主遗文九篇的鬼谷子可能就居于此洞。该洞在今湖南省大庸县境内。

《宁波府志》载:“鬼谷子居青溪之鬼谷,因以为号。战国时晋平公时人,姓王,名利,有弟子百余人。”世传鬼谷子曾游居宁波,宁波地区水网密布,许多小河都称溪,宁波的鄞县东有太白山,又有鄞江从县境流过,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县内有鬼谷庙,庙前

有黑水池,传说是鬼谷子洗砚处。太白山上又有鬼谷洞。该鬼谷遗迹在今浙江省宁波市。

在北宋时期,西州回鹘境内有一个地方叫鬼谷口避风驿。这个地名与鬼谷先生的活动肯定无关,但这个名称则与鬼谷文化的影响有联系。这个口驿在天山山麓。很可能是一个环境恶劣的地方,其位置在今哈密和吐鲁番之间。

鬼谷除作为地名以外它还是一种星名。《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引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中有“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鬼谷之堀垒崑岵”。裴骃解:“鬼谷在北辰下,众鬼之所聚也。”《楚辞》中也有:“赘鬼谷于北辰。”所有这些都是在鬼谷星的位置。这实际上是寓人事于天文。可见鬼谷之名影响之大,已超出人世而波及星空。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归纳一下上述鬼谷的共同之处,会发现这些鬼谷都依山傍水,水中有山,山中有洞,并且都是水清山秀。我们这里单说水:阳城鬼谷在颍水之滨,可“西涉清洛源”;云阳鬼谷在沮水之滨,又名清水谷,当时可能有清水从谷中流过;韩城鬼谷在河水之滨;汝阳鬼谷所之水古时亦称清溪,碧树清溪犹然辉映;淇县云梦山鬼谷有清水流过,此水又名清河;当阳鬼谷与另一条沮水相连,有青溪与之呼应;大庸鬼谷在澧水之滨,石室深远,下有清流。这些水,或是“清源”,或是“清水”,或是“清河”,或是“清溪”,或是“清流”,竟如此相似。连贾宝玉梦中的幻境也有“清溪”。贾宝玉神游的最后一处叫做“黑溪”。曹雪芹写道:“忽然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棘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从后追来,说:‘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乃迷津,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坠落其中,便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了。’语

犹未了,只听迷津内响如雷声,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曹雪芹笔下的“清溪”与“黑溪”自然是自己的理解与发挥,与鬼谷清溪不尽相合,但是曹雪芹基本上泄露了“清溪”、“黑溪”的天机,道出了其中的秘密。鬼谷学说与《红楼梦》一书都揉杂了浓厚的道家思想。道家特别讲究服食引导,讲究修心养性。因此,道家修真的场所都是气候宜人、环境优雅之处。此外,“清溪”还与学者们的活动和著述有某些联系。宋代的王弥大把自己的兵书称为《青溪弄兵录》;宋代的方勺为自己的兵书命名为《青溪冠轨》,又有《青溪暇笔》、《青溪漫稿》等著作。

如果我们从现代生活的需要出发,来考察中国几处主要的鬼谷,就会发现,它们都可辟为疗养场所和旅游胜地。

鬼谷身世考

鬼谷先生,也被人称为“鬼谷子”、“鬼谷神生”和“鬼谷生”。传说他姓王,名阴(一作棚,又作渊)。民间又传其姓王,名禅,尊其为王禅老祖。鬼谷子是一个具有浓重神秘色彩的人物。为此,引得许多文人雅士苦心考究。但是,时至今日,鬼谷先生为何人,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现今保存下来的先秦典籍中没有关于鬼谷先生的记载。最早提到鬼谷先生的是西汉司马迁,他在《史记·苏秦列传》中说,苏秦“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又说,张仪“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圣人不朽,时变自守”句,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此出《鬼谷子》,迁引之。”《史记》是比较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是有文献依据的。司马迁在提到鬼谷先生时,语气十分肯定,并引了《鬼

谷子》一句话。可见司马迁不但知道鬼谷子一些事迹,还可能见过《鬼谷子》一书。《史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公元前91年。因此可以说至少早在公元前二世纪鬼谷先生已经是一个知名人物。

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中引用了鬼谷子的话,并称之为“鬼谷子曰”。可见鬼谷先生已经是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学说已经流传,刘向所引可能节自鬼谷先生的著作。刘向生活在公元前77—公元前6年,因此说至少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已有鬼谷子学说流行。

西汉的扬雄在《法言·渊薮》中也提到了鬼谷子:“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之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扬雄是记述一次讨论,或以讨论的形式来说明道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人们知道鬼谷子是苏秦、张仪的老师,而且是纵横家的师祖。

东汉的王充在《论衡·明雩》中说:“苏秦、张仪悲说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在《论衡·答佞》中说:“佞人自有以诈人,及其说人主,须术以动之。犹人有勇威,及战斗,须以兵法以进众。术则纵横,师则鬼谷也。”在汉代仍有专门学纵横术的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主父偃学纵横术。王充认为说人主也要学纵横术,并指出纵横术的祖师爷是鬼谷先生。可见在汉代已有鬼谷先生为纵横家鼻祖的说法。王充在《论衡·答佞》中还记载了一个关于鬼谷先生的传说:“苏秦、张仪纵横习之鬼谷先生,据地为坑曰:‘下说,令我泣;出则耐分人君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张仪不若。”王充在这里已指明这是个传说,可见鬼谷子事迹在当时已经被演绎为传奇故事。

汉魏时代的蔡邕,曾赴青溪寻访鬼谷先生,《琴操》中记了这件事。蔡邕博学多才,对于汉代及以前的文献都很有研究,对司马迁、刘向、扬雄、王充的著述都有研究。他对“仪、秦学乎鬼谷

威性的。

东晋的王嘉在《拾遗记》中叙述了一段有关鬼谷子的故事。故事说：“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尝息于大树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问二子：‘何勤苦也？’仪、秦又问之：‘子何国人？’答曰：‘吾生于归谷，亦云鬼谷子’。……乃请其术，教以干世出俗之辩。即探胸内得二卷说书，言辅时之事。”这个故事说明在晋代已有了关于鬼谷子的传说。

梁武帝萧绎在其所编的《金楼子》中也提到鬼谷子，说“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太平御览》所引《仙传拾遗》中也提到秦始皇派徐福入海寻不死草之事。《金楼子》的记载说明，在梁代鬼谷先生已被传为神仙。

《隋书·经籍志》纵横家类著录有《鬼谷子》，在兵家类著录有《鬼谷先生占气》纵横家类又注曰：“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这是正史中第一次正面记叙鬼谷子身世的文字。《隋书》编于唐朝贞观初年，其中对鬼谷子的认识也是唐人的见解。

唐代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提到了《史记》关于“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于鬼谷先生”，又提到徐广的成说。他还引《鬼谷子序》说：“周时有豪士隐于鬼谷者，自号鬼谷子，言其自远也。然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李善注《文选》引用了大量的古书，这些书今天所能见到的已经很少。他在这里所引的《鬼谷子序》尚不能确知是谁的作品。李善生活年代略早于尹知章，因此，不可能是尹知章为鬼谷子作的序；今存陶弘景注《鬼谷子》无序，因此，也不大可能是陶弘景序。所余只有皇甫谧注本和乐一注本。如果说皇甫谧序无所依据，而李善注《文选》时曾引一句乐一注。其原文是：“鬼谷子曰：‘物有自然’。乐氏曰：‘自然，继本名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善所用的《鬼谷子》很可能是乐一注本。此外，马总《意林》中所择录的《鬼谷子》，马总明确标出是：“乐氏注，名壹”。而马总的按语中有“周时有豪士隐者居鬼谷”句，又有“鬼之

术”的事肯定有所了解，那么他去寻访鬼谷子，首先就是对鬼谷学说感兴趣。同时他也是去访当时号称鬼谷子的鬼谷传人。

魏晋时期的皇甫谧曾注《鬼谷子》一书，《太平御览》中所引《鬼谷子》有注文，其注释内容与陶弘景注截然不同，从内容来看似乎比陶注更早，这可能就是从皇注中引出的。皇甫谧生活在公元215—282年，自号玄晏先生，好读书、钻医学、著述丰厚。其风格与传说的鬼谷先生及注《鬼谷子》的陶弘景类似，因此说他注过《鬼谷子》是可信的，说他研究过鬼谷学说更是不成问题的。

东晋的郭璞《游仙诗》十四首，其中有一部分提到鬼谷子，诗中说：“青溪千万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郭璞在《登百尺楼赋》中又提到鬼谷子，其中写道：“异传岩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郭璞诗中所提到的“青溪”，在临沮县境内，当时郭璞为临沮长，尝游于青溪，青溪西有鬼谷洞，传说鬼谷子曾在此居住并讲学。从郭璞的诗赋中可以看出，他知道鬼谷子的传说，并把鬼谷子称为世外高人。他《游仙诗》中的“云是鬼谷子”和在《登百尺楼赋》中所提到的“鬼谷之隐士”可能是当时生活在青溪鬼谷洞中的鬼谷信徒。这些人身居青溪鬼谷，研究传授鬼谷学说，自称鬼谷子。郭璞的诗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关于蔡邕赴青溪寻访鬼谷子的说法。

魏晋时期前秦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说：“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案：《风俗通义》曰：‘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裴骃的集解多采用先儒成说。裴骃所引《风俗通义》是汉末学者应劭所撰。该书主考释、议论名物和时俗，其中所谈鬼谷先生身世是比较可信的。裴骃所引徐广的话也是可信度较高的，徐广是晋朝人，其家世好学，至徐广学问犹为精深，百家散术他无不钻研，著有《车服仪注》、《晋纪》等书，并写下《答礼问》百余条。裴骃借这些先儒的成说为《史记》注释是比较有权

言远”一说。这些与李善所引《鬼谷子序》中的话相近。比较分析,基本可以认定李善所引《鬼谷子序》是乐一注本的序。如果这一认定成立的话,那么李善所引《鬼谷子序》中对鬼谷先生身世的介绍及对“鬼谷之名,隐者通号”的说明也是权威性的。

唐代尹知章在《鬼谷子序》中说:“此书即与苏秦、张仪者,……秦、仪复往见时,先生乃正席而坐,严颜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此说引自王应麟《汉书·艺文志序》。《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著录有尹知章注《鬼谷子》。看来,尹知章认为鬼谷子是确有其人的。

唐代柳宗元认为“鬼谷子后出”,并写了《鬼谷子辩》,对鬼谷先生的有无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唐代元和年间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其中提到鬼谷,并称“即六国时鬼谷先生所居。”肯定鬼谷子是六国时人。

唐代元和年间马总在其所编《意林》中给《鬼谷子》一书加的按语说:“其书曰:‘周时有豪士隐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无乡里族姓名。’”马总接着写道:“此苏秦作书记之也,鬼之言远,犹司马相如假无是公云尔”。看来马总所依据的书是乐一注本。乐一注本中有“周时有豪士隐者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无乡里族姓名”句,马总可能因此说这是苏秦作的书,并说明命名鬼谷是因“鬼之言远”,就像司马相如的“子虚乌有”一样。

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乐一注鬼谷子》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司马贞之说不知是否有实据,李善和马总似乎都用乐一注本,两书对乐一叙鬼谷先生身世的复述相差无几,其中都没提到乐一关于鬼谷子一书是“苏秦为神秘其事,故假名鬼谷”的说法。司马贞可能把马总的注误认为是乐一注了。正统道藏本中马总的按语是这样的:“其书云:‘周时有豪士隐者居鬼谷,自号鬼谷先生,无乡里族姓名。’”接下去是小字:“此苏秦作书记之也,鬼之言远,犹司马相如假无是公云尔。”前

面的大字从其语气看不会是《鬼谷子》原文,可以肯定是乐一的注文,马总的“其书云”是指乐一的注云。大字之后的小字是对大字的说明,那么它一定是马总的按语。即使乐一确有“鬼谷子是子虚乌有”之说,以它来证明鬼谷子是个虚构人物也是不充分的。

在唐代李白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和陆龟蒙的诗《说鬼谷先生名谿》。

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张昭远、刘昫等编纂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艺文志》中都称《鬼谷子》的作者为苏秦,两书大概都是受马总和司马贞之说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杜光庭在《录异记》中说:“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复还中国,居汉滨鬼谷山。受道弟子百余人。”在这里鬼谷先生显然是被神化了。神化到了荒谬的地步。

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中有:“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从其口气看这句引文也不会是《鬼谷子》原文,而应是某注本的注文。这一注本的说法与乐注有两点相同,一是都认为鬼谷子是豪士,二是都说因居鬼谷而自号。或许李善、马总、李昉所引本都是乐一注本,这也是可能的。

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说“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居青溪山中,……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这些显然是后人编造的神话。

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纵横家类中说:“按《史记》,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因以为号。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纵横之事。”

宋代郑樵编的《通志·艺文》纵横家类认为:“鬼谷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隐于鬼谷。”

宋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综合了各家关于鬼谷子的说法。

明代宋濂在《诸子辩》中说：“鬼谷子无姓名，里居。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或云王诤（诤一作诤）者，妄也。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

明代李杰在《道藏目录详注》中说：“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姓王名栩，不知何许人，受道于老君。”

明代的徐道在《神仙鉴》中称鬼谷子为巫人，其中写道：“绛都市北，有巫者王栩，山后人”，“归隐青溪谷中”。

明代的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对鬼谷子的身世作了如下演义：“却说周之阳城，有一处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树密，幽不可测，似非人之所居，故曰‘鬼谷’。内中有一隐者，但自号曰‘鬼谷子’。相传姓王名栩，晋平公时人。在云梦山与宋人墨翟一同采药修道。……其人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

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们在考据《鬼谷子》一书时也涉及到鬼谷子事迹，但与前面所引大同小异。

民国时期的俞樾又专写了一篇《鬼谷子先生事略》，其中对历代各说作了综合和评价，提出了比较客观的看法。但时至今日对鬼谷子身世的研究仍是很不够的。

以上所引关于鬼谷子身世的一些论述，大体可分为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鬼谷子确有其人，生活在战国时代，比张仪、苏秦略年长。这一说的主要代表著作是《史记》。其他类似说法多是从此发挥出来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鬼谷子是一个虚构人物，似子虚乌有。是苏秦为神秘其事造出来的影子。《史记索隐》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意林》、《旧唐书》、《新唐书》等书所持的类似观点都是从《史记索隐》或《意林》中发挥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鬼谷先生是位神仙，是一个超越时空力量

的化身。最早持这一说的是《金楼子》，其后出现的《录异记》、《太平广记》、《道藏目录详注》等都持这种观点。这一说法是人们把一些高人神化的结果。其神位及神力无疑是道家、仙家们演绎出来的，是荒诞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鬼谷子就是传说中的黄帝之臣，占星之官鬼臾区，即大鸿。《郊祀志》中说：“黄帝得宝鼎，冕侯问鬼臾区。”注云：“即鬼容区。”凌杨藻在《蠡勺编》中说：“杨升庵谓容臾声相近，今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误也。”

第五种观点认为“鬼谷子”是隐者的通号。唐代的李善在《文选》时说：“鬼谷之名，隐者通号也”。

在上面所述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越是接近鬼谷先生时代的人对鬼谷事迹说得越粗略，而越是远离那个时代的人，对鬼谷的事迹似乎知道得很多。这说明许多细节都是后人杜撰的，因此才越积累越多。

对鬼谷子事迹论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者们对鬼谷子是一个实在人物，曾教苏秦、张仪学纵横术，并生活在战国时代，几乎没有持怀疑态度的；而只是在唐代才出现怀疑，此种观点还曾一度占主要地位。而自此以后肯定派与怀疑派就开始各持己见，至今争论不已。

现代海内外出版的一些著述中，无不对鬼谷先生的事迹加以考证。一些辞书中也对鬼谷子的事迹作了简要介绍。这些成说都是有各自的道理的，都是可供参考的。但是人们无不感到史料太少，证据不足。这种状况告诉我们，鬼谷先生事迹还有待深入考证，系统研究，同时也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对已有史料的发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内容不见于《史记》和《战国策》，许多学者认为其中一些文字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

《苏子》的一部分。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认为鬼谷子就是苏秦的看法。另外,从帛书的内容看,也充实了有关纵横家的可靠史料。纠正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些错误记载,排除了由其引起的一千多年来的误解和疑惑。如苏秦与苏代谁年长的问题,苏秦的生卒时间问题,苏秦与张仪谁的活动在先的问题。根据新发现的帛书证明,苏代、张仪都是早于苏秦的纵横家,而苏代为苏秦的兄长(与《史记》所记相反)。这一点说明在苏秦进行游说活动以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纵横学说,又加上春秋战国时期隐士很多,纵横术不可能不被某些隐士作为研究对象。史书中所说的鬼谷先生就应当是这样一个隐士。在苏秦之前就应有人学纵横术。司马迁说张仪就学于鬼谷先生,很可能是有所依据才写出的。那么,在苏秦之前已有人就学于鬼谷先生,也就是说苏秦不能是纵横家的创始人,也不能是鬼谷先生。另外,依春秋战国时的习惯,一种学说并不成书于一人。而多是由老师讲、弟子记录,并整理、传播而后形成的。因此,如果说苏秦的活动是鬼谷子学派的全盛时期的话,那么创立这一学说更需要有前辈人铺垫。苏秦有不少游说辞留于后世,帛书中又见十余篇。史书曾提到《苏子》三十一篇。史料证明苏秦已是一位学问很深的纵横家,他一定投过名师,一定借鉴过别人的纵横之术,其师就应是“鬼谷先生”。苏秦不过是最能理解和应用鬼谷术的高手,是鬼谷子学说的集大成者。

综合历代各家之说,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比较和研究,我们可以对鬼谷先生作如下概括:

鬼谷先生是战国时期一位世外高人、一位隐士。其生活年代比张仪、苏秦略早,专门研究纵横术。张仪、苏秦都曾受到他学说的影响。他不可能是位有超人能力的神仙,也不可能活数百岁,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有智慧的凡人。另一方面,“鬼谷子”之名也是隐士们自谓的通号,许多学鬼谷术的人都以鬼谷子自称。所谓鬼

谷子姓王名诩,可能就是一个学习鬼谷学说、姓王名诩的人自称鬼谷子。《李虚中命书》中所说的汉初司马季主所遇鬼谷子,蔡邕寻访的鬼谷子,郭璞所说的鬼谷子,《天髓灵文》中所说的“水帘洞主鬼谷子”,云梦山鬼谷洞口刻石中所说的鬼谷子,可能都是当时的隐士。明清时期,一些星命先生自称鬼谷弟子,台湾陈英略先生称带他在云梦山修道的老师黄鹤老人为鬼谷子第八十一代掌门人,自称是鬼谷子第八十二代掌门人。

其实鬼谷子本身并不神秘,神秘都是人为了的。我们应当破除一切迷信、荒诞的东西,揭开鬼谷子玄幽、神秘的外衣来研究鬼谷子学说,来研究纵横家的智谋。

鬼谷著述考

《鬼谷子》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书。迄今为止,人们对此书作者、成书年代、性质及作用还争论不休。

汉代的图书总目——《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此书。隋唐以后始见著录。

《隋书·经籍志》纵横家类录有:《鬼谷子》三卷(皇甫湜注);《鬼谷子》三卷(乐一注)。

《旧唐书·经籍志》载:《鬼谷子》二卷(苏秦撰);又三卷(乐一注);又三卷(尹知章注)。

《新唐书·艺文志》载:《鬼谷子》二卷(苏秦撰);乐一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录)。

《中兴书目》载:《鬼谷子》三卷,周时高士,无乡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隐自号“鬼谷先生”。苏秦、张仪事之,授以《捭阖》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转圆》、《本经》、《持枢》、《中经》等篇,亦以告仪、秦者也。一本始末皆东晋陶弘景注,一本《捭阖》、《反应》、《内捷》、《抵牾》不详何人训释,中、下二卷与陶弘景所注同。

《宋史·艺文志》载：《鬼谷子》三卷。

《通志·艺文略》载：《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又三卷（乐一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弘景注）。

《通考·经籍志》载：《鬼谷子》三卷。

《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考证》纵横类载：《鬼谷子》三卷，（乐一注）。

陈振孙《书录解题》说：“《鬼谷子》三卷：战国时苏秦、张仪所师事者，号‘鬼谷先生’，其地在颍川阳城，名氏不传于世。此书《汉书》亦无有，隋唐志则直以为苏秦撰，不所考也。《隋志》有皇甫谧、乐一二家注，今本称陶弘景注。又云：按《唐书·艺文志》作二卷。”

钱曾《读书敏求记》说：“陶弘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无乡里、族姓、名字，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其《转丸》、《胠箴》二篇今亡，贞白先生曰：或云即《本经》、《中经》是也。”

关于《鬼谷子》一书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说周鬼谷子撰；一是说战国时苏秦撰；一是说六朝时某好事者的伪作。

认为鬼谷先生是作者的主要根据是《隋书》的著录。但是由于《汉书》未著录，再加上鬼谷先生身世不详，使这一说法显得根据不足。

认为苏秦是作者的主要根据是《史记正义》中引乐一注《鬼谷子》的话：“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又《新唐书》直题苏秦撰。这一说法的主要代表是宋代的王应麟，他在《玉海》中又引《战国策》说：“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期年揣摩成。”而《鬼谷子》中有《揣》篇和《摩》篇。以此，王应麟断言《鬼谷子》“乃苏秦书”。明代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隋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东汉人荃萃二书之言以为此，而托于鬼谷，若子虚亡有之属。”还有人提出：“《汉书·艺文

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而其中不录《鬼谷子》”；由此“可推现行本《鬼谷子》是《苏子》三十一篇中的一部分”，并认为“这几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上面这种说法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当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了。帛书的内容证明了苏代和张仪都是年长于苏秦的纵横家。苏代和张仪的游说活动要比苏秦早二三十年。也就是说在苏秦成名以前或者著述《苏子》以前社会上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游说辞。可以推定在张仪、苏代从事游说活动的年代已经有了初步的《鬼谷子》一类的著作。苏秦是纵横家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纵横家的学说也一定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苏秦之前，《鬼谷子》的主要内容已经形成并为纵横家们所遵循和发展。从马王堆出土的纵横家书来看，其中的苏秦书更像《苏子》的一部分内容，其风格与《鬼谷子》是有差别的。另外，苏秦曾简练的“揣摩”与《鬼谷子》暗合，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史记》还提到《虞氏春秋》中也有“揣摩”。阮元认为这是“游说者之通语”。因此，以苏秦曾为“揣摩”而断其为《鬼谷子》的作者是说不通的。

认为《鬼谷子》是伪书的主要理由是：《鬼谷子》一书始著录于《隋书》，并称为周代鬼谷先生撰，给人以“后出”之感。清代的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断定：《鬼谷子》是出于六朝时某好事者之手，是一部托古伪作。这一说法的根据也是不充分的。因为《鬼谷子》虽不见于《汉书》，但在西汉刘向所编的《说苑》中曾出现“鬼谷子曰”的说法。《史记》也提到张仪、苏秦曾就学于鬼谷先生。此外汉代的扬雄、王充也提到过鬼谷子与苏秦、张仪的师生关系。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创始人的学说多由其弟子记述整理而成。既然如此，那么对《隋书》中出现“周鬼谷先生”的著述就不应感到突然了。《汉书》未著录自会有其他原因。这原因可能是由于纵横之术多属“阴谋”，其书也多为秘书，故很少传世。马

王堆出土帛书中的纵横家书不见传本,也可为之佐证。高似孙说:阴谋诡秘的《金匱》、《韬略》都不可得知,鬼谷尽得而泄之,其亦为一代之雄乎?阮元在为《鬼谷子》作跋时也说《鬼谷子》是纵横家独存之子书。因此,只因正史著录较晚而断其为伪书未免过于武断。

综合分析历史记载和新发现的史料,我们似可以推论:《鬼谷子》一书莫基于战国时某隐士,经苏代、张仪一类纵横家的丰富充实,成熟于苏秦时代。因是秘书,世虽有所闻,但很少有人能见全书。至陶弘景、乐一时方传于世,故《汉书》未著录而《隋书》著录。

此外,阮元从音韵学方面对《鬼谷子》真伪的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说《鬼谷子》中“多韵语,又其《抵牾》篇曰:‘噉者,罇也。读噉如呼,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依托。’”

对《鬼谷子》一书的评价,自古异说并存,褒贬悬殊。继战国时代的一些纵横家之后,首先是南北朝的陶弘景厚爱《鬼谷子》。陶弘景是南朝齐梁时期有名的世外高人。他博览群书,工草隶,善琴棋,好道术,明阴阳,懂医药,熟兵法,知天文地理。齐高帝时拜左卫殿中将军,入梁,隐居于句曲山中,号“华阳真人”。梁武帝时礼聘不出,朝廷大事,常常到山中向他咨询,当时人把他视为“山中宰相”。他死后被溢为“真白先生”。陶弘景的身世、爱好与传说的鬼谷先生有某些类似,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更可能是一种文化和学术的遗传。陶弘景曾造有“浑天象”,注释过《本草》,著有《帝代年历》、《养生延命录》、《古今刀剑录》、《真诰》、《真灵位业图》。其所注《鬼谷子》,不止是文字释义,而且有点评、发挥。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鬼谷子》的厚爱。

首先对《鬼谷子》一书发难的是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他在《鬼谷子辩》中写道:“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

子》,《鬼谷子》后出。而险整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从柳宗元的文中也可以看出“元冀”也很喜欢《鬼谷子》。

晁公武在《读书志》中也对《鬼谷子》持否定态度。他先引柳宗元之语,又引来鹄的话说:“《鬼谷子》昔教人诡给、激汙、揣测、险猾之术,悉备于章旨。六国时得之者,惟仪、秦而已。如《捭阖》、《飞钳》,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并说:“昔苍颉作文字,鬼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书,鬼复何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观二子言略尽矣。”

宋代的高似孙在《子略》中高度评价《鬼谷子》,其中写道:“战国之事危矣,士有挟异异豪伟之气,求聘乎用。其应对酬酢、变诈激昂,以自放于文章,见于顿挫、险怪、离合、揣摩者,其辞又极矣。《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漓、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阖辟、翕张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匱》、《韬略》之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

明代的胡应麟却对高似孙予以抨击:“高似孙之辈取而遵信之(指《鬼谷子》),近世之耽好者,亦往往如是。甚矣哉,亦易人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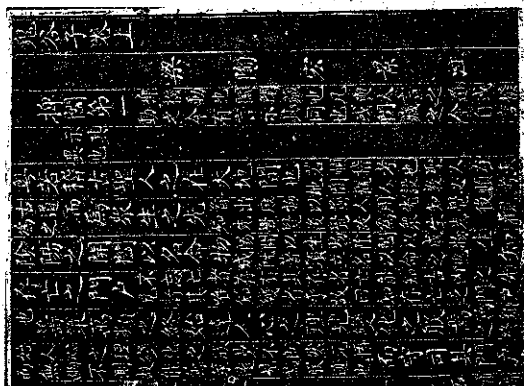
明代的宋濂也激烈否定《鬼谷子》一书,曾写道:鬼谷子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鬼谷子》一书自传世以来,时而被奉为“神明”、“人表”,时而被当作洪水猛兽。这极褒、极贬的遭遇,可以看出它不是一部等闲之作,说明它已经对社会发生过深刻影响,时至今日其作用依然如故,已经引起了海内外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所有这些都说明确《鬼谷子》确实是一部奇书。

《鬼谷子》的版本有:

正统道藏本、子汇本、十二子本、二十子本、绵渺阁本、崇德书院本、钱遵王抄本、守山阁本、苏州文氏藏明蓝格抄本、武进庄氏本、抄补道藏本、百家全书本、鲍以文校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古书丛刊本、扫叶山房本、明临安高氏刻高金体评本、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江都秦氏刊陶弘景注道藏本,嘉庆十年江都秦氏重刻陶弘景注三卷本、卢抱经述古旧抄补道藏本、子书百种本、指海本、人文书库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等。

历代附会和伪托的鬼谷子著作有:《鬼谷先生占气》一卷、《关令尹喜内传》一卷、《鬼谷还丹歌》一卷、《鬼谷先生射覆歌》一卷、《阴符经鬼谷子注》、《鬼谷先生五命》一卷、《李虚中命术》一卷、《李虚中命书》一卷、《李虚中命书补遗》一卷、《鬼谷子观气色出相图》一卷、《鬼谷子天髓灵文》二卷、《鬼谷子天甲兵常禳术》三卷、《鬼谷子风云气候诀》一卷、《周道神境鬼谷林》一卷、《鬼谷经》一卷、《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鬼谷子白虎经》一卷、《鬼谷子解养马论》二卷、《鬼谷子分定经》、《鬼谷神数》等。



清·蔡思复嘉庆五十五年校本

《鬼谷子》新校

按语

《鬼谷子》是纵横家的理论著作，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之时，它受人推崇，是一门显学。自秦统一六国后日渐冷落，至清代乾嘉学者才开始注意考据和校勘。

清初学者钱遵王、鲍渌饮等访收《鬼谷子》善本，并考据真伪。乾隆四十六年宁海周广业断定《鬼谷子》注出自尹知章之手。虽然“辞颇博辨”，秦恩复仍说他是“凭虚臆断”。孙渊如则以注中有“元亮曰”断为陶注。据秦恩复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他与孙渊如校书于文渊阁，孙以其于华阴岳庙所录《鬼谷子》相示，并计欲付梓。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秦恩复“来京师，因取而校之”。同年，阮元在为新校本写的跋中称：“吾乡秦编修敦夫，博览嗜古，精于校讎，因刺取诸书考订伪谬梓行之。”乾隆五十四年秦恩复为校本作序，乾隆五十五年刊行。乾隆五十九年卢文弨校后在跋中写道：“是书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曾依道藏本绣梓为一校过。今年甲寅始见钱遵王手抄本。乃知藏本之伪脱不可胜计。……若使无此本，不即以藏本为善本哉？”同年严元照从虎邱萃古斋钱氏借得一旧抄本，又从鲍廷博处借得钱遵王述古堂本，将其与秦恩复乾隆刊本对校。并记曰：“不有钱本，则无以见其真矣。乾隆六十年卢文弨

陳乃乾《鬼谷子》校記

明鈔鬼谷子蘇州文氏舊藏乾隆甲寅錢九龍以述古堂鈔本校過又經盧百行
復校明年徐北溪再校咸豐丁巳季平甫又校今歸江安傅氏經小珊營估校字
秦刻本上佳處甚多古書流通處既影印秦本因錄其異同爲校記付之傳印
于后壬戌五月陳乃乾

卷上

聖人之在天地間 故爲衆生 不可不有 其能謂才 其能 夫賢不肖智
愚勇怯仁義 知 其 有 差 故 股 肱 各 盡 其 力 以 原 其 同 異 也 有 能
更求其反及也 富貴發榮顯名 則 臣 下 爭 先 趨 之 由此言之 苞以德
也 法 君 臣 所以能相求者 常持其綱 下 趨 之 法 報 稱 則 合 也 別 雄 雌 則 異
如古之取燧燔骨 聞以道 則 臣 向 之 法 則 以 才 方 職 任 之 是

又校一过。严元照记曰：“季秋之月抱经学士过予芳椒堂，取校阅一过，又指出数处，良足是正。”乾隆六十年徐颉受鲍廷博之托校《鬼谷子》。嘉庆元年徐氏校后识曰：“坊刻出道藏本，其伪脱至多，不可枚举。鲍君所藏为钱遵王旧物，乃宋本传录者。”徐颉校后又请钱广伯证定。嘉庆十年（1769年）秦恩复刊行卢文昭校刊本，并作序曰：“卢抱经先生重加校定，至再至三，最后邮示述古堂抄本，始知道藏所存，伪脱正复不少。……以钱本为主其有钱本所无，藏本所有者，审其异同，互相考证。”咸丰七年（1857年）劳权又校，并记曰“此先友临安严修能手校，复经卢学士暨徐北溟先生重校，北溟补校甚为精彩。学士所校尚有遗漏，昔江都秦氏于嘉庆乙丑重梓此书，但据善士校本耳。”缪荃孙称：嘉庆刊本为最佳，又从傅沅叔处得见苏州文氏藏明抄蓝格本。并在劳权校勘的善本上再校。同治十二年（1873年）陈乃乾为古书流通处刊行本校勘，并记曰：“今临江缪小珊尝借校于秦刻本上。佳处甚多，古书流通处即影印索本。因录异同以为校记付之。”在此期间俞樾也校勘过《鬼谷子》，旁征博引，用功颇深。

《鬼谷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久经磨难，文多舛误，简牘错乱，现在仍需要“刺取诸书，考订伪谬。”

这里借鉴前人成果，依据今人的研究发现，考订文字更易顺序，意在为世人提供一个接近本义的通顺版本。

捭阖第一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①。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

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②，度量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③。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以为牧之。审定有无，以其实虚^④，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实得其指^⑤，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⑥，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⑦，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之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⑧；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⑨。

捭阖者，道之化，说之变也^⑩。必豫审其变化，吉凶大命系焉^⑪。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怒、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⑫，故关之以捭阖，制

之以出人^①。裨之者，开也、言也、阖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②，曰“始”。故言死亡^③、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④，言恶以终其谋^⑤。

裨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⑦。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裨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⑧，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校注】

①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此句中“及”字，正統道藏本作“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亦作“至”。秦恩復乾隆刊本作“之”，《意林》作“及”。秦恩復嘉慶刊本按曰：“‘及’，道藏本作‘之’，鮑本作‘至’。”秦氏所言“道藏”本不知指何本。這里從秦說，從《意林》。

②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

馬總《意林》引此句无“一”字，无“所”字，秦氏二刊本均指出《意林》无“一”、“所”二字。《意林》固然較現存本均古，但古人引書率意頗多，亦非必信。此處仍從正統道藏本。

③夫賢、不肖、智、愚、勇、怯有差

正統道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二刊本，在“有差”之上均有“仁義”二字。諸家多以為此“仁義”二字為衍文。陳乃乾《〈鬼谷子〉校記》：“繆（小珊）曰：‘仁義’二字疑衍，與賢、不肖、知、愚、勇、怯不同，注亦未及。”俞樾《諸子平議補錄》：“‘仁義’二字與賢、不肖、智、愚、勇、怯不一律，蓋衍文也。陶弘景注曰：‘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裨而同之；不肖者，可闕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是其所據本无‘仁義’二字。’”陳、俞之說甚是，從之。

④审定有无，以其实虚

此句中“以”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恩復嘉慶刊本中作“与”，秦氏按曰：“道藏本作‘以’”。俞樾《諸子平議補錄》：“‘以’，‘与’古通用。《仪礼·乡射礼》：‘各以其耦进’。郑注曰：‘今文‘以’为‘与’是也。’‘以’其实虚，即‘与’其实虚。秦氏恩復校曰：一本作‘与’，则非‘古’字矣”。依俞氏说古字当为“以”，故从道藏本。

“实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虚实”。

⑤实得其指

正統道藏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实”字均为“贵”。俞樾疑“贵”字乃是“实”字之误。《諸子平議補錄》：“‘贵’字乃‘实’字之误，上云以求其实，此云实得其指，两文相承。陶注但曰：‘实情既得，而不解贵字，其所据本未误也。’”俞说有理，故从之。

⑥可与不可，明审其计谋

“明审”，正統道藏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均为“审明”。俞樾《諸子平議補錄》云：“此本作‘审其计谋’，故注云：‘必明审其计谋，以原其同异。’即依正文为说也。上文‘审察其所先后’注云：‘故审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后者后行之也。’又曰：‘审定有

无’。注云：‘必审定材术之有无。’是注文皆依正文为说。正文言‘审察’，注亦言‘审察’；正文言‘审定’，注亦言‘审定’。若此文是‘申明’，注何以到其文而为‘明审’乎？”俞说言之有据，辨析颇明，从之。

⑦即欲揅之贵周，即欲闡之贵密，周密之贵微

李善《〈文选〉注》引此文，秦恩复乾隆五十五年刊本按曰：“文选注引云‘即欲闡之贵密，密之贵微’，闡作‘闻’，‘密之贵微’上脱‘周’字”。秦氏嘉庆刊本亦提及。李善注《文选》时，大量引用古籍，其中许多已失传，看来他见到的古籍颇多，且很熟。其文字与传世道藏本有别，可能是所据版本不同。这里在文字上仍从道藏本。但断句当从李善注，即断在“微”字之后，而不断在其前。

⑧故揅者，或揅而出之，或揅而内之

“内”，正统道藏本作“纳”，秦恩复乾隆五十年刻本也作“纳”，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秦氏嘉庆刊本为“内”。在嘉庆十年刻本中秦氏按曰：“‘内’，道藏本作‘纳’，古字‘内’通作‘纳’”。这里从秦氏说，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

此处似有衍文。俞樾《诸子平议补录》：“‘反出、反忤’四字，衍文也。此文当读至‘万物’绝句：‘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忤，必由此矣’。其文甚明，写者衍‘反出、反忤’四字。陶氏遂于横字绝句，‘反出’、‘反复’、‘反忤’并列三义，虽曲为之说，不可通矣。”俞说颇有道理，但证据仍嫌不足。陶弘景注曰：“言揅闡之道，或反之令出于彼，或反之复来于此，或反之于彼，忤之于此，皆从揅闡而生，故曰‘必由此’也。”陶说亦不无道理。且“反忤”是《鬼谷子》的重要内容，不可轻易列为衍文。或许仅“反出”为衍文。为慎重起见，此处仍录正统道藏原文。

⑩道之化，说之变也

正统道藏本及现存各本“化”字前有“大”字。俞樾疑此“大”字为衍文。《诸子平议补录》：“‘大’字，衍文也。‘道之化’，‘说之变’，相对成文。注云：‘言事无开闡，则大道不化，言说无变，故开闡者所以化大道，变言说’。注中‘大’字，乃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无‘大’字，犹‘言说’之‘言’，亦陶氏加以足句，正文本无‘言’字也。正文‘大’字即涉注文而衍。”俞说甚是，故从之。

⑪吉凶大命系焉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无此句。秦恩复嘉庆刊本有此句，并有陶注：“天命谓圣人禀天命、王天下，然此亦因变化而起，故曰‘吉凶大命系焉’。”不知秦氏以何为据。这里暂从秦氏嘉庆本补入。

⑫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

《意林》引此句为“口者，心之门户，智谋皆从之出”。显然《意林》是摘录和缩写。秦氏乾隆刊本无“此”字，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⑬故关之以揅闡，制之以出入

正统道藏本及秦恩复乾隆刊本无前一“以”字，而嘉庆刊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有。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⑭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

秦恩复二刊本在：“尊荣、显名”后按曰：“一本作‘荣显、名誉’”。秦说不指何本。这里从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⑮故言死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刊本皆如此，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刊本无“亡”字，秦氏在乾隆本中注曰：“一本有‘亡’字。”可见其所从本本“亡”字。今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⑯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

秦恩复乾隆刊本在“者”字下注曰：“者”字据上文增，一本

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④。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置网而取兽也^⑤，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常持其网驱之，其言无比^⑥，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已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

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⑦，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也。符应不失，如瞻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伺言也，若声之与响；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⑧。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阳与阴；如圆与方，如方与圆。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⑨。进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已审先定以牧人^⑩，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反应^⑪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⑫。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⑬，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人言者，动也，已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

有”。可见秦氏乾隆刊本所据本已夺“者”字，但其参考本中有“者”字。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刊本亦有“者”字。今从正统道藏本。

⑪言恶以终其谋

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字为“为”字，秦氏二刊本均为“其”字，这里从秦氏二刊本。

⑫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而藏”前为“止”字，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为“动”字，四库为抄本，似因“阳动”而误。故从正统道藏本。“阴随而入”，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本皆同，唯秦氏嘉庆本为“阴隐而入”。“隐”、“随”字形相似，似因形而误。

⑬阳还终始，阴极反阳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本“始”字作“阴”字，似因下文“阴”字而误。

⑭此天地阴阳之道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刊本均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天地之下有“之”字，并注曰：“一本无‘之’字，当衍”。其所据本衍此字无疑，今从正统道藏本。

【校注】

①反应

《太平御览》作“反复篇”，秦恩复乾隆刊本注曰：“《太平御览》引作‘反复篇’，据本文当作‘反复’，一本亦作‘反应’。”今考正統道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嘉慶刊本均为反应，因从之。

②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二刊本，皆为复以验来，唯嘉慶本为复以验今。下文有知今，似因下文而误。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二刊本，均为复以知己。而秦嘉慶刊本为“复以知此”。乾隆本在“己”下注曰：“一本作此。”嘉慶刊本按曰：“道藏本作‘复以知己’，据注应作‘知己’为是。”

秦恩复乾隆刊本在“己”下注曰：“一本作‘此’”。不知指何本。今从正統道藏本。

③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
“来”字秦氏嘉慶本作“于”字。正統道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乾隆本均为“来”字，嘉慶本似因形而误。此从正統道藏本。

④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
俞樾按：“其”当作“既”。注云“前事既有象比，更当观其次”。是其所据本作“既有象比”。俞说仅凭对注文的理解来推断原文，似不妥，有臆断之嫌，这里仍从正統道藏本。

⑤其张胶网而取兽也
正統道藏本、四庫全書本、秦氏乾隆本均如此，秦氏嘉慶本“其”字下有“尤”字，似因意而行。此从正統道藏本。

⑥其言无比

正統道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秦恩复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慶刊本“其”下有“不”字。观注文中有“遂不言无比”句，似因注而误，故从正統道藏本。

⑦欲张反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嘉慶刊本均如此。正統道藏本和秦氏乾隆刊本“敛”作“脸”，二字音形皆相近，并二本此句下注中均有“我反敛脸”句，似因注及音、形而误，故此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⑧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伺言也，若声之与响；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也。

正統道藏本为：“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见形也，若光之与影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比目之鱼”上为“如”字。且少“其伺言也，若声之与响”。秦恩复嘉慶刊本亦无“其伺言也，若声之与响”，“见形也”上有“其”字。《太平御览》引此句为：“其知也，若比目之鱼，其伺言也，若声与响”。秦恩复乾隆刊本注中指出了《太平御览》本与其所据本不同。俞樾按：“鱼字绝句。《太平御览》引此文云：‘其和也，若比目之鱼’。‘和’即‘知’之异文，是古读于鱼字绝句也。‘见形’上当补‘其’字。”《御览》所引又有曰：‘其伺言也，若声与响’，疑古本作：‘其相和也，若比目之鱼；其伺言也，若声之与响也；其见形也，若光之与景也。’《御览》所引正合古本，但节去数虚字耳。此本有缺文，而‘和’字又误作‘知’，陶注遂以‘我能知己，彼能知我’解之矣。”俞说似有理，但陶注不可擅改。这里综合诸说，择善而从之。

⑨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

四庫全書本与正統道藏本均为：“既形方以事之”，比秦恩复嘉慶刊本少一“见”字。这里从秦本。

⑩己审先定以牧人

俞樾按：“此本作‘己先审定以牧人’，故注曰‘己能审定’以

之牧人也’。今作‘已审先定’者，涉上文‘已不先定’而误。”俞说似有理，但终无实据。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内捷^①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②。事皆有内捷，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蚖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内者，进说辞，捷者，捷所谋也^③。欲说者，务隐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方来应时，以合其谋。详思来捷，往应适当也。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捷。言往来，先顺辞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④。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⑤。故曰：“不见其类而为逆^⑥，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⑦。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开。”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⑧，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⑨。欲

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民人产业，曰“捷而内合^⑩”。上暗不治，下乱不悟，捷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⑪。

【校注】

①捷

俞樾写作“捷”，并解其同“键”。

②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意林》引《鬼谷子》为“或遥闻而相思，或前进而不御。”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③内者进说辞，捷者，捷所谋也

秦氏嘉庆本“辞”字后有“也”字，他本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捷所”作“捷者”，当因前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④欲说者，……圣人不为谋也

此段文字唯秦氏嘉庆本有，他本皆无。嘉庆本中又有陶弘景注文，似有所依，故从之。

⑤合于谋待决事也

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待决事’三字据正统道藏本增。”可知秦恩复所据“钱本”原无此三字，秦氏乾隆刊本在“待决事也”下注曰：“自‘故远而亲者’至此节，邓析子文与此微异。”邓析子文及秦氏此说可供参考。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⑥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

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为’，正统道藏本作‘说’。”今所据正统道藏本仍是“为”，不知秦氏所言何据。秦恩复乾隆刊本为“说”。今从正统道藏本。

人不用，圣人事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衅罅”。圣人见萌芽衅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复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衅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校注】

① 抵 罅

刘逢注《文选》曰：“鬼谷先生书有‘抵罅篇’。”其中的‘罅’字不从山旁。颜师古注《汉书》曰“鬼谷有‘抵罅篇’也。”其中“罅”字也不从山旁。《太平御览》作“抵罅篇”，其中的“罅”从“手”字旁。这似乎也是后起之字。秦恩复乾隆刊本注曰：“‘罅’，《太平御览》引作‘罅’。”刘逢注《左思赋》云：“鬼谷先生书有抵罅篇，又作‘罅’。”俞樾按：“古本罅、间二字当皆不从山”。认为“罅是罅”的古字，古止作“罅”，“罅”且不从山，间字从可知矣。”俞说甚是。

②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

李善注《文选》引《鬼谷子》曰“物有自然”并引乐氏注：“自然，继本名也”。其引文与今本同。秦恩复乾隆刊本也注出了这一点。

③ 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辞”字作“事”字，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作“辞”字，不知四库全书所依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④ 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

⑦ 得其情，乃制其术

秦恩复乾隆刊本和嘉庆刊本均按曰：“得字上一本有‘必’字”。今《道藏要辑》载正统道藏本，无“必”字，不知秦氏所据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⑧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

秦氏嘉庆本“礼乐”后有“忠信”二字，诸本皆无，不知秦氏所依何本。

⑨ 混说损益，议论去就

正统道藏本“议论去就”作“议去论就”，似误，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治民人产业，曰：“捷而内合。”

秦氏二刊本“民”字作“名”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正统道藏本均作“民”字，这里依正统道藏本。

⑪ 莫知所为，退为大仪

“知”字正统道藏本作“之”字，诸本皆为“知”，今从诸说。

抵罅^①第四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②。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③；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罅者，罅也。罅者，洞也。洞者，成大隙也。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④，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罅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⑤，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皆由抵罅。抵罅隙为道术^⑥。

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

《太平御览》所引与此同。秦恩复乾隆刊本注中已指出。

⑤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

“知”字，《太平御览》作“智”；“用”字，秦恩复嘉庆刊本作“身”；“因化说事”，《太平御览》作“因作说事”。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恩复乾隆刊本，皆为“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故从之。

⑥抵隙隙为道术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句作“隙为道术”，秦恩复嘉庆刊本作“抵隙之隙为道术用”，正统道藏本及秦恩复乾隆刊本均为“抵隙隙为道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飞钳第五

凡度量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①，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钩钳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累，而后毁之^②；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白、采色^③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钳之，其事用抵隙。

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量权量能，见天时而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④，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钳求之。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

迎之、随之^⑤，以钳和之，以意宜之^⑥；此飞钳之缀也。

用于人^⑦，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钳而纵，可钳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复。虽覆能复，不失其度。

【校注】

①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党

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异”下无“之党”二字，秦恩复乾隆刊本注曰：“按：下文及注，‘异’下脱‘之党’二字。”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异’下据注脱‘之党’二字。”下文为：“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补“之党”二字，正成对文。注中说：“必先察党与不同异，别言语之是非。”可见陶氏所据本未夺“之党”二字。秦氏之说甚是，故从之。

②或先重累，而后毁之

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重字后有“以”字。乾隆、嘉庆秦恩复二刊本皆曰：“以”字疑衍。其说近理，故从之。

③财货、琦玮、珠玉、璧白、采色

秦恩复嘉庆刊本为“璧帛”，他本皆为璧白。此从正统道藏等本。

④人民货财之多少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人民货财之多少”，似为笔误。

⑤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

秦恩复二刊本均在机、以之间按曰：“一本有‘飞’字”。不知指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⑥以钳和之，以意宜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恩复乾隆刊本均如此，

唯秦恩复嘉庆刊本“宜”字作宣字，当是因形而误。

⑦用于人

秦恩复嘉庆刊本“用”后有“之”字，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恩复乾隆刊本均无“之”字，此从正统道藏本。

忤合第六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①，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世无常贵，事无常师^②。圣人常为无不为^③，所听无不听^④。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⑤；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忤合之术^⑥。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天地而化转之^⑦，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⑧。吕尚三就文王、三人殷朝，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⑨。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无疑也^⑩。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⑪；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校注】

①国之所多所少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秦氏二刊本中“国”字均为“因”字。俞樾按曰：“因字无义，据注云所多所少谓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是多少以政教言，则因字或国字之误。”其说近理，故从此从之。“之”，秦恩复嘉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知”，此处从正统道藏本。

②世无常贵，事无常师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刊本均如此，马总《意林》引《鬼谷子》为：“世无常贵（恐贵字之误），事无常师”与传本类同，故仍从正统道藏本。

③圣人常为无不为

秦恩复嘉庆本作“圣人无常与无不与”，似误，此处依正统道藏本。

④所听无不听

秦恩复嘉庆本为“无所听无不听”，并按曰：“无所听当作无不听。”今从正统道藏本。

⑤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

正统道藏本与秦恩复乾隆刊本皆如此，但秦恩复嘉庆和乾隆刊本皆在“是”字下接曰：“一本作‘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此”，今从正统道藏本。

⑥忤合之术

从前后文意看此处当讲“忤合”。正统道藏等本却均讲“飞钳”，与文意不通，恐是错简所致。陶弘景之注曲为之说，可知其所据本已误。这里据文意订正。

⑦忤合天地而化转之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天”字作“之”字，文渊阁四库全

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测深揣情^④。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避所短，从所长。谋虑情欲必出于此^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⑥。此谋之本也，而说之法也^⑦。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至，此最难为^⑧。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变。生事者，几之势也^⑨。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⑩。

【校注】

① 揣篇

《太平御览》作“揣情篇”，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太平御览》引作“揣情篇”。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② 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

李善注《文选》引《鬼谷子》文为：“藏形其有欲也。”秦恩复二刊本中皆按曰：“二句《文选》注”其’止有‘藏形’二字，似误。”其说近理，故仍从正统道藏本。

③ 情欲必知其变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知”字均作“失”字，秦恩复嘉庆刊本为“情欲必出其变”，秦恩复按曰：“‘出’道藏本作‘失’。”俞樾按曰：“‘失’字无义，疑当作‘知’，‘知’字缺坏，仅存右旁‘失’字，因误为‘失’矣。下文曰‘感动而不知其变者，即承此文而言。陶氏作注时已误作失，乃曲为之说曰：‘情欲因喜惧而失’，于文义殊未安也。”俞说似可通，故从之。

书本作“天”字，今据文意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恩复乾隆刊本均无“而”不能有所明”六字，此据秦恩复嘉庆刊本补足，该本按曰：“钱本无‘桀’字，道藏本无‘而’不能有所明’六字”。

⑤ 吕尚三就文王，三人殷朝，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

正统道藏本及秦恩复二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尚”作“望”，秦恩复二刊本皆在“尚”字下按曰：“一本作‘望’”。

《太平御览》引《伊尹》篇为：“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太平御览》在“殷”下多一“朝”字。如从对文角度看，当有此“朝”字。这里从《太平御览》。正统道藏本与《太平御览》在二贤人去就的顺序上恰为相反，一者先说就汤，一者先说就桀；一者先说就殷朝，一者先说就文王。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⑩ 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不疑也

《太平御览》引为：“此天知之至，归之不疑。”与今存本差别较大，恐引文有夺误，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⑪ 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

正统道藏本无前一“不”字。秦氏乾隆刊本在第一个“不”字之下注曰：“据别本增”。可知秦氏乾隆刊本所据本夺“不”字。秦氏嘉庆刊本此处为“非”字，此从秦氏乾隆本。

揣篇^①第七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②；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③。感动而不知其变

④此所谓测深揣情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为“测深揣情”，李善注《文选》亦如此，唯秦恩复嘉庆本为“此所以谓测深探情”。秦恩复二刊本皆注按曰：“一本无‘以’字”，又按曰：“‘探情’，正统道藏本作‘揣情’，据注则‘探’字似误。”此从正统道藏本。

⑤说人主：则当审揣情；避所短，从所长。谋虑情欲必出于此。所见诸本皆为“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秦氏二刊本句后均有按曰：“《太平御览》引云：‘说王公君长，则审情以说，避所短，从所长。’”乾隆刊本又有“今按藏本无此文。”疑传世诸本有脱误，今据《太平御览》补出“避所短，从所长”六字。

⑥无所索之

诸本如此，唯秦氏嘉庆本，“所”字作“可”，似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⑦此谋之本也，而说之法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之”字下有“大”字。俞樾按：“‘大’字，衍文也，谋之本，说之法，相对为文，不当有大字，本与大半相似，每易致误。”其说近理，故从之。

⑧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至，此最难为

正统道藏本、秦恩复乾隆刊本为：“人莫先事而至”，其句中无“能先”二字，秦恩复嘉庆刊本有“能先”二字，但后句为：“先事而生”，又有“生”字与道藏“至”字之别。俞樾按曰：“‘人莫’下本‘能先’二字，据注云‘故有事于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穷几尽变，故先事而至。’是其所据本未夺。”但俞樾引文为有“此最为难”，与道藏本、秦氏本的“难为”相悖，或是引误。这里参照各家之说择善而从之。

⑨可以生事变，生事者，几之势也

正统道藏本“变”为“美”，俞樾按曰：“‘美’当作‘变’，言蚬飞蠕动之虫，无不利害可以生事变也。‘变’、‘美’形近而误。《决篇》：‘危而美名者’。秦氏校本曰：‘美’，一本作‘变’。即其例矣。注曰：‘可以成生事之美’，是其所据本已误。”此处从俞说。

⑩而后论之

秦氏嘉庆刊本“之”字后有一“也”字，当为衍文，此从正统道藏本。

摩篇^①第八

摩者，揣之术也^②。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摩之以其所欲^③，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

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知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⑤；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其摩者^⑥，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直也^⑦；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明也^⑧；利者，求也；卑者，谄

也。故圣人所独用者^⑤，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⑥，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⑦。

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⑧，故曰：“情合者必听^⑨”。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⑩，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⑪。

【校注】

①摩篇

《太平御览》作“摩意篇”，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太平御览》引作‘摩意篇’”。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②摩者，揣之术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刊本作：“摩之符也。”《太平御览》引为：“摩者揣之术也”。秦氏嘉庆刊本为“摩者揣之术也”。俞樾按曰：“此本作‘摩者，揣之术也’，传写夺‘者’、‘揣’二字，又涉下句‘内符’而误为‘符’耳。注曰：‘谓揣知其情，然后以其所欲摩之，故摩为揣之术’。是其所据本正作‘摩者，揣之术也’。当据以订正。《太平御览》引此文云：‘摩者，揣之也’，则又夺‘术’字。”此从秦、俞之说。

③微摩之以其所欲

正统道藏本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微揣之以其所欲”。疑“揣”乃“摩”之误。秦氏嘉庆刊本按曰：“别本‘微’字接前‘隐’

字为句”。不知所指何本。正统道藏本也如秦氏二刊本断句，且有注文为佐证。故此从正统道藏本。

④饵而投之，必得鱼焉

《太平御览》作：“必得鱼矣”；正统道藏本及秦氏本均为“焉”。或《太平御览》率意。此从正统道藏本。

⑤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

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也’字，钱本作‘智’”。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⑥其摩者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其”字，秦恩复二刊本均在“其”字下按曰：“别本无‘其’字”，不知指何本。正统道藏本有“其”字，从之。

⑦正者，直也

秦恩复嘉庆刊本为“正者，宜也”。并按曰：“道藏本作‘直’”。疑秦氏本有误，此处从正统道藏本。

⑧信者，明也

秦氏刊本为“信者，期也”，并按曰：“道藏本作‘明’”。“期”、“明”形近，恐秦氏有误。此从正统道藏本。

⑨故圣人所独用者

正统道藏本夺“人”字，这里依秦氏本补；秦氏嘉庆刊本“所”后有“以”字，别本无此字，当为衍文。

⑩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

《太平御览》为：“说莫难于悉行，事莫难于必成”。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太平御览》引‘悉听’作‘悉行’。又引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正统道藏本及秦氏本均为‘悉听’，陶注亦从其解。故从正统道藏本。”

⑪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

秦恩复乾隆刊本为：“此三者，摩然后能之。”并在“摩”字下

注曰：“据别本增”。看来还有一本如此，不知为何本。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道藏本无‘任’字”，正统道藏本为：“此三者，然后能之”。文句难通，似有遗缺。这里从秦氏嘉庆刊本。

⑫说者听必合于情

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本皆于“听”字前有“者”，俞樾按曰：“者，衍字。上云‘夫事成必合于数’，与此句正相对成文。”此从俞说。

⑬情合者必听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本均无“必”字。秦氏乾隆刊本有“必”字，并注曰：“别本”有“必”字。”不知据何本。这里从之。

⑭此物类相应

《意林》引为“此类相应也”。秦恩复乾隆刊本在“先濡”下注曰：“四句《北堂书抄》引，又《意林》引，此四句下有‘此类相应也’五字，与藏本异”。秦恩复嘉庆刊本注中提及。从内容看《意林》缺“物”字而多“之”字。此从正统道藏本。

⑮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秦恩复嘉庆刊本为：“成而不拘”。俞樾按曰：“‘抱’当为‘保’，《释名》释《姿容》曰：‘抱，保也，相亲保也。’是‘抱’与‘保’义通。《诗·楚茨篇》：‘神保是殄’，笺云：‘保，居也’。《思齐篇》‘无射亦保’，笺云：‘保，犹居也’。然则‘成而不保’，犹云‘成而不居’。注云：‘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不拘’即‘不居’之误。”俞先生考据颇繁，究其义即：“拘”、“居”也；“抱”，亦“居”也。故“拘”与“抱”为误写，疑“拘”是“抱”的残字。此从正统道藏本。

权篇^①第九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

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②，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君臣之亲疏^③，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④孰少、孰多^⑤？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⑥？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孰知^⑦？如此者^⑧，是谓量权^⑨。

【校注】

①权篇

《太平御览》作“量权篇”。即为量权，就应文题相应，而正统道藏本与秦氏刊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皆文不对题。这里将《权篇》的前部分内容移入权篇，尽管内容有言犹未尽之憾，但文题吻合，严丝合缝，似原本如此。陶弘景对这一段文字没有分句注释，正统道藏本又将一部分原文误抄为陶注体例。这些都说明这段文字夺误之多。陶弘景在这一大段文字之后，作了简注，其注曰：“天下之情，必见于权也，善修量权，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适而不可哉！”其实前段文字根本没提到“情”，而是重讲量权，这里硬把“情”与“权”扯到一起，似出于本章为揣情之故。从此处可以推测，在陶弘景注《鬼谷子》时，此处正是错乱之文，陶氏只好勉为其注。这里从其内容，斗胆截夺，不敢定论，暂且草拟新篇，以供研究者参考。

正统道藏本中《权篇》的原文列为“转九”篇。（见《转九》篇校注）

②古之善用天下者……称货财有无之数

秦氏嘉庆刊本如此。正统道藏本为“称货财之有无”，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无“之”字。秦氏乾隆刊本有“之”，并在“之”字下按曰：“一本无‘之’字”。秦氏嘉庆刊本按曰：“道藏本作‘财货之有’。”正统道藏本在“少饶之上”无“料人民多”四字，此据秦氏本补足。自“古之善用天下者”至“称货财之有无”，正统道藏本为小号字，似被误抄为陶弘景注文。这里从秦恩复嘉庆刊本。

③君臣之亲疏

秦恩复乾隆刊本在“臣”字下注曰：“别本无‘臣’字”。可知秦氏参考本中有夺“臣”字者。今考正统道藏等本均有“臣”字，故从之。

④宾客之知睿

正统道藏本作：“宾客之知睿”。秦恩复乾隆刊本亦有“宾客之知睿”，并注曰：“别本无‘知’字”。可见其所参考本有夺“知”字者。秦恩复嘉庆刊本改为“宾客之知慧”，并按曰：“道藏本作‘知睿’。”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⑤孰少、孰多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皆如此。秦恩复乾隆刊本注曰：“别本作‘孰多，孰少’。”不知指何本。今从正统道藏本。

⑥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

秦恩复乾隆刊本在“亲”字下按曰：“一本有‘疏’字，别本有‘信’字。”秦恩复刊本为“诸侯之交”，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道藏本作‘亲’，一本作‘亲疏’。”秦氏所言“另一本”不知何据。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⑦反侧孰便、孰知

正统道藏本、秦恩复乾隆刊本皆如此。秦恩复嘉庆刊本为“反侧孰辨，孰知。”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道藏本‘辨’作‘便’。”这里择善而从之。

⑧如此者

正统道藏本为“如此者”，秦氏二刊本亦同。秦氏乾隆本注

曰：“一本无‘如’字。”可知其参考本中有夺“如”字者。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⑨是谓量权

正统道藏本为：“是谓权量”，俞樾按曰：“‘权量’，当作‘量权’。上文云‘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是‘量’、‘权’二字不平列，不当倒其文为‘权量’也。下文云：‘故计国事，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权量’亦当作‘量权’，方与篇首相应。”俞说近理。秦恩复嘉庆刊本即作“量权”。此从之。

谋篇^①第十

为人凡谋有道^②，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③，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拥^④，始于古之所从。故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⑤，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⑥。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也^⑦；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⑧。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其类一也^⑨。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⑩，斯盖其分也。故变生事^⑪，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⑫，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

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⑤。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⑥。此其道术行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⑦，符而应之，拥而塞之^⑧，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⑨；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奇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⑩。故去之者从之，从之者乘之^⑪。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⑫，见制于人者制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⑬，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⑭。既用见可，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⑮。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制道，在隐与匿^⑯。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之语^⑰。由能得此，则可与穀远近之义^⑱。

【校注】

①谋篇

《太平御览》为“谋虑篇”。秦恩复二刊本皆按曰：“《太平御览》引作‘谋虑篇’。”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②为人凡谋有道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恩复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注曰：“别本无‘为人’二字。”可见其参考本中有夺“为人”二字者。秦恩复嘉庆刊本无“为人”二字，并按曰：“道藏本‘凡谋’之上有‘为人’二字。”此处从正统道藏本。

③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

《太平御览》为：“乃立三仪，曰上、中、下，曰参以立焉。”秦恩复二刊本皆注按曰：“《太平御览》引《谋虑篇》云：‘乃立三仪，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注云：‘三仪有上、有下、有中’。”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④奇不知其所拥

秦恩复二刊本在“奇”字下均按曰：“一本作‘计’。”不知指何本。“拥”字，秦氏嘉庆刊本为“壅”，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为“拥”。此从正统道藏本。

⑤故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

李善注《文选》引《鬼谷子》：“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之车。”秦氏乾隆刊本注云：“《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并引。又‘载’字上《艺文类聚》有‘必’字。”秦恩复嘉庆本按曰：“‘载’字上《艺文类聚》有‘必’字，《宋书·礼志》同。”此据以补之。

⑥亦事之司南之车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字作“思”，似因同音而误。此从正统道藏本。

⑦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

也

正统道藏本、秦氏乾隆本“相亲者”上有“俱”字，“同欲而相疏者”之下为“其俱害者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嘉庆刊本“相亲者”之上无“俱”字。正统道藏本、秦氏二刊本均为“偏害”，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偏成”。俞樾按曰：“‘偏害’当作‘偏成’，下文云：‘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偏害者也。’彼上言‘俱害’，故下言‘偏害’；然则此上言‘俱成’，下宜言‘偏成’矣。今作‘偏害’即涉下文而误。”这里从俞之说，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同恶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正统道藏本及秦恩复二刊本在“偏害”之上均无“其”字，秦氏本并在“偏害”上注按曰：“别本有‘其’字。”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其”字，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此所以察同异之分，其类一也

正统道藏本为“此所以察同异之分，其类一也”。秦氏乾隆刊本与正统道藏本同，并在“类”字上注曰“一本有‘其’字”，不知所据何本。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其”字，从之。秦氏嘉庆刊本中无“其类一”三字，并按曰：“道藏本正文‘异同之分’下有‘其类一也’四字。”可见秦氏所据本无“其类一也”四字。又秦氏嘉庆刊本中为“察异同之分”，其中的“异同”恐是“同异”之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⑩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

《意林》为“墙坏于有隙，木毁于有节”。正统道藏本“隙”上无“其”字。秦氏二刊本为“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并在“其”和“隙”之间注曰：“‘其’字据别本增”，又在“节”下注：“《意林》引二‘其’字并作‘有’”。从文意及注文来看，此字当为“其”，而不该为“有”；“隙”前亦当有“其”字，以相对成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木坏于其节”，今从秦氏二刊本。

⑪变生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皆为“变生于事”。秦氏嘉庆本无“于”字。《太平御览》引无“于”字。疑“于”字为衍文。“变生事”与下文的“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当为并列并顶针。故依《太平御览》删“于”字，从秦氏嘉庆本。

⑫不可欺以诚

各本均如此，唯文渊氏嘉庆本为：“不可欺以不诚”。似衍“不”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⑬因事而裁之

各本均如此，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因事”下无“而”字。似夺，此依正统道藏本。

⑭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刊本均无“为直者，积于曲也”句。秦氏嘉庆本有此句。俞樾按曰：“‘积于弱也’下本有‘为直者，积于曲也’一句。注曰：‘柔弱胜于刚强，故积弱可以为强大；直若曲，故积曲可以为直，少则得众，故积不足可以为有余。’是陶氏作注时，此句未夺，可据补。”俞说甚是，此从俞说，从秦氏嘉庆本。

⑮微而证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本为“微而正之”，俞樾按曰：“‘正’本作‘证’，故注曰：‘虽恐动之尚不知变者，则微有所引，据以证之。’是陶氏所据本作‘证’，不作‘正’也，俗书每以‘证’字代‘证’字，故‘证’误为‘正’。”秦恩复嘉庆刊本为“微而证之”。此处从秦本，从俞说。并将证简化为证。

⑯拥而塞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二刊本均为“拥”。秦

思复嘉庆本按曰：“‘拥’疑作‘壅’，注同。”道藏本及秦氏本皆为“拥”。因“拥”字尚可解通，并与“壅”义有别，故不敢擅改，仍从正统道藏本。

⑮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

正统道藏本为“无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于人。”秦恩复乾隆刊本亦如此，并注曰：“别本作‘无以身之所不欲’，可见别本中有以“身”代“人”，并无“所”字。俞樾按：“‘近’字衍文，盖即‘所’字之误而行者，两字并从‘斤’，故致误也。注云‘谓其事虽近，彼所不欲’。则其所据本已衍矣。”其说甚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嘉庆本均无“近”字，此从俞说，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⑯阴道而阳取之也

诸本皆有“也”字，唯秦氏嘉庆刊本无“也”字，似秦氏嘉庆本夺误，今从正统道藏本。

⑰故去之者从之，从之者乘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二“从”字皆为“纵”，注文亦同。上文有“学而顺之”，如其义相承，则此处当为“从”，下文又有“必先听从”，道藏本为“听从”，则难通。秦氏嘉庆刊本为“从”字，似更合文义。故从之。

⑱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也’字钱本无。”今考他本均有“也”字，此处从正统道藏本。“制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失命”，似因残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⑲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

各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注曰：“‘为存’、‘为安’二‘为’字一本皆作‘反’”。可见还有异本，“为”与“反”草书相近，恐传误，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⑳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

正统道藏本、秦氏本“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前有“而能”二

字。俞樾按曰：“‘而能’二字衍文也。‘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皆蒙‘智’字为文，非以‘智’、‘能’并列也。注曰：‘众人所不能知，众人所不能见，智独能用之，所以贵于智矣。’其义甚明，不当有‘而能’二字。”俞说合理，故从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智贵”，似因形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㉑既用见可，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本在“见可”后均有“否”字。俞樾按曰：“此以‘见可’，‘见不可’相对为文，不当云‘见可否’也。‘否’，衍字。注云：‘所见可否择事为之，将此自为；所见不可，择事而为之，将此为人。亦犹伯乐教所亲相驾駘，教所憎相千里马也。’‘否’亦衍字。”俞说近理，故从之。

㉒圣人之道，在隐与匿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本“道”前均有“制”字。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制’字疑衍”。上文“天地之化”与此“圣人之道”相对为文。“制”、“之”音近，或因此而衍。故订正。

㉓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语

正统道藏本为：“道理达于此义之”，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刊本为：“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言。”秦氏在“者”字下注曰：“原本作‘之’，据别本改正”。可知还有一本为“道理达于此义者”。秦恩复嘉庆刊本为“道理达于此之义”。语句均难通。秦氏嘉庆刊本按曰：“别本作‘此义者’”。此说相对近理。后半句，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为“则可与言”，秦氏嘉庆刊本为“则可与语”，注文有：“则可与语至而言极也。”从文意看当为“则可与语”。故从秦氏嘉庆刊本。

㉔则可以权远近之义

所见诸本均为“远近之义”，唯秦氏嘉庆本为“远近之诱”，似因下文而误，故从正统道藏本。

决篇第十一

为人凡决断^①，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②。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有使离害者^③，此事之失。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④，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是，度以往事^⑤，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公王大人之事也^⑥。危而美名者^⑦，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劳，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⑧；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机^⑨，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⑩。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

【校注】

①为人凡决断 所見諸本皆如此，唯秦氏嘉慶本无“为人”二字。似夺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②善至于诱也，终无惑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嘉慶刊本为“善至于诱也”，而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本为“害至于诱也”。“害”、“善”形似故误传。从文意看，“善至于诱”更通。从形看，“善”字笔划多，“害”更可能是“善”的残字。故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故其有使失利，有使离害者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如此。秦氏嘉慶本“失利”后有“者”字，似因后文而衍。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本在“有使离害”前有“其”字，似因前而衍。秦氏乾隆刊本在“其”字后注曰：“一本无‘其’字。”这里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有以信诚之者

正统道藏本秦氏二刊本均如此，唯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信”作“言”，似因形而误。

⑤度以往事

所見諸本皆如此。唯秦氏嘉慶本“以”字作“之”，似因下文而误，今从正统道藏本。

⑥公王大人之事也

秦恩复嘉慶刊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为：“王公大人之事也”。俞樾按曰：“此七字衍文也，陶注亦不及，是其本无此七字。”俞说仅以注为据，或许注文有缺，故不可轻断。此仍从正统道藏本。

⑦危而美名者

正统道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秦氏嘉慶本均如此。秦氏乾隆刊本亦如此，但在“美”下曰：“一本作‘变’”。“变”与“美”形似，恐为传误，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⑧用力犯勤劳，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如此。秦氏嘉慶本无“而”字，正统道藏本为“则可来之”。秦恩复乾隆刊本在“可则决之”的注文（“所谓知之所无，奈何安之若命，故为之决”）之后注曰：“一本引作正文。”可见另一本的正文多“所谓知之所无，奈何安之若命，故为之决”十六字。从前后文看，这段文字显然属注文，不可能是正文，疑是秦氏所参考本有传误。故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机

正统道藏本为“万事之机”，秦氏乾隆刊本亦同，但下注曰：

“一本作‘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几”，“几”、“机”古通用。秦氏嘉庆刊本为“万事之基”，并按曰：“基，道藏本作‘机’。”考陶注有“枢机”二字，故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①②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为“以正乱治”，秦氏嘉庆刊本为“以正治乱”，这里从秦氏嘉庆本。

符言^①第十二

安、徐、正、静^②，其柔节先定^③。善予与而不争^④，虚心平意，以待倾^⑤。右主位^⑥。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⑦。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⑧。辐辏并进^⑨，则明不可塞。右主明。

听之术曰：“勿望而许之，勿望而拒之^⑩。”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欤^⑪！右主听。

用赏贵信，用刑贵必。刑赏信必，验于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⑫。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右主赏。

一日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右主问。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掌之^⑬。因之循理，固能久长^⑭。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寂乎其无常

也^⑮，内外不通，安知所开^⑯？开闭不善，不见原也。右主周。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⑰。右主参^⑱。

循名而为，按实而定；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⑲。右主名^⑳。

【校注】

①符言

《符言》篇与《管子·九守》内容基本相同。有些内容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相吻合，并比《九守》更接近帛书，似比《九守》更古。

②安、徐、正、静

所见诸本均如此，《管子·九守》为“安徐而静”，但《管子·势》有：“故贤在安徐正静”。再马王堆出土帛书《称》也有“地（之）德安徐正静”，《黄帝书》中又有：“力黑曰：大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以上引文可见“正静”之说比“而静”更合古义。

③其柔节先定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为“其被节无不肉”。乾隆本在“无不肉”下注曰：“一本作先肉，无‘无不’二字”。秦氏嘉庆本为：“其被节先肉”，并按曰：“先肉”道藏本作“无不肉”。今考《管子·九守》、《管子·势》、《六韬·文韬》均有“柔节先定”，又考马王堆出土帛书《称》、《黄帝书》亦有“柔节先定”。《鬼谷子·反应》中也提到过：“已不先定”。唐兰先生指出“肉”、“应作定”，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肉’汉代常写如

‘六’，与‘定’相近”。又说：“秦汉‘柔’字写法又与‘皮’字写法略似。疑‘柔’字伪为‘皮’，又改为被，这一句原应为：‘其柔节先定’。”李学勤先生之说至确，故从之。

④善予而不争

所见诸本均为“善与而不静”。《管子·九守》无此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地（之）德，安得正静，柔节先定，善予而不争。”《六韬·文韬》中也有：“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唐兰先生认为：“静”乃“争”之误。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句当为“善予而不争。”各本中的“予”、“与”、“争”、“静”似皆因音或因形而误。这里从唐、李之说。

⑤虚心平意，以待倾

所见诸本均为“以待倾损”。《管子·九守》为：“‘虚心平意以待倾’，俞樾认为：‘须’本作‘倾’，与上文‘静’、‘定’为韵。‘待’训为‘备’，……‘以待倾’者，以备倾也。言须虚心平意以备其倾覆也。”李学勤先生认为“损字系统文”，并举例说：“《国语·吴语》韦昭注，训‘倾’为‘损’，注于‘倾’下，后来阑入正文。”李先生认为此句为“虚心平意以待倾”。李先生之说近理，故从之。

⑥右主位

秦恩复嘉庆刊本作“右主位”。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恩复乾隆刊本作“有主位”，《管子·九守》亦为“右主位”。俞樾按曰：“‘有’当为‘右’。‘右主位’，题目上事也。此篇分为九节，自‘安徐正静’至‘以待倾损’为一节，题曰‘右主位’。……因皆假‘有’为‘右’，注家遂不得其解矣。”此篇亦见于《管子·九守篇》，“有”字并作“右”可证。

⑦心贵智

所见诸本皆为“心贵智”，《邓析子》为：“心贵公”。秦恩复乾隆刊本在“心贵智”下注曰“‘智’，《邓析子》作公”。陶氏注：“‘心贵’则思无不通。”可见陶氏所据本为“心贵智”。这里仍从正统道藏

⑧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如此。秦氏乾隆刊本亦如此，并注曰：“‘心’，《邓析子》作‘智’。”秦氏嘉庆刊本为“思虑”。并注曰：“‘心’《邓析子》作‘智’，道藏本无‘思’字。此句与‘以天下之目视’等句相对成文，因此‘虑’与‘视’、‘听’等词相对。正统道藏本更顺。故从之。”

⑨辐辏并进

所见诸本皆为“辐辏并进”。唯秦氏嘉庆本为“辐臻并进”。秦、臻通假。这里从秦氏嘉庆本。

⑩听之之术曰：“勿望而许之，勿望而拒之”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嘉庆本皆为“德之术”，《管子·九守》为“听之术”。听字繁体为“聽”，与“德”字形相似，易误写。陶注曲为之说，看来陶氏所据本已误。从全篇看是讲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篇中又有“耳聪则听”，“聪者为为之听”。可证当为“听之术”。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秦氏嘉庆本均为“勿坚而拒”；并无“勿望而许”句。俞樾按曰：“‘坚’乃望字之误，疑假坚为‘望’，形与‘坚’似，因误为‘坚’也。《管子·九守篇》作‘勿望而拒，勿望而许’。可据以订正，句上亦应有‘勿望而许之’五字，宜据管子补。”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刊本皆为“勿坚而拒之”，而《管子·九守》则为“勿望而拒”，“拒”与“距”形旁不同，一从“手”，一从“足”。这里从俞樾之说，从《管子·九守》补校。

⑪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欤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如此。秦氏乾隆刊本亦如此，并注曰：“一本无‘欤’字。”可知秦氏参考本中有“欤”字者。秦氏嘉庆刊本为“神明之德术”，“德”字似因下面注文而误，而且也无“欤”字，疑夺误。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⑫用赏贵信，用刑贵必，验于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为“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秦氏嘉庆刊本除两处“见闻”均为“闻见”外，余皆同。俞樾按曰：“此本作‘用赏贵信，用刑贵必，刑赏信必，验于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管子·九守》篇作‘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是其证也。”俞说文顺近理，这里均从俞氏之说。

⑬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掌之。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为：“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而秦氏嘉庆本则无“政之”二字。俞樾按曰：“此本作‘君因其所以来，因而与之，则不劳。圣人因之，故能掌之。’传写有夺误，今据《管子》订正”。这里从俞说。

⑭因之循理，固能久长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为“固能久长”。秦氏乾隆刊本在“固”下注曰：“一本作‘故’，《邓析子》亦作‘故’。”秦氏嘉庆刊本在“固”下按曰：“一本作‘故’，《邓析子》亦作‘故’，‘故’、‘固’古字通。”此从正统道藏本。

⑮寂乎其无常也

正统道藏本、秦氏本皆为“家于其无常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家于”。《管子·九守》为：“寂乎其无端也。”俞樾按曰：“隶书寂字每作家”，《孔觥碑》：“家兮冥冥”，《老子铭》：“显虚无之清家”，《张纳功德叙》：“四竟家谧”，《孙根碑》：“阖门守家”，《任伯嗣碑》：“官朝家静”皆是也。此文“家于”二字乃“家乎”二字之误。《管子·九守》篇正作“寂乎其无端也。”可为确证。陶注曰：“家犹业也，君臣既乱，故所业者无常，据误文而臆为之说，漫无订正，

抑何鄙陋之至。谓出隐居之手，或未必然。”俞说甚合情理，此从之。

⑯安知所开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注曰：“一本本作‘闻’”，可知其参考本有别，从文意看当为开，“开”字繁体为“聞”，“闻”字繁体为“聞”，恐别本因形而误传。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⑰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如是。秦氏嘉庆本无“更”字，并注曰：“道藏本正文‘暗变’下有‘更’字，与注意合。”《管子·九守》为“日动奸，奸动则变更矣。”其说不顺通，恐有错简传误，暂从正统道藏本。

⑱右主参

俞樾按曰：“此题目上事也。‘恭’字之义，与上所言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全不相涉，‘恭’乃‘参’字之误，三者皆主乎参稽也。《管子·七守》篇正作‘右主参’，可证。陶注曰：‘主于恭者，在于聪明文思，斯曲说矣。’俞说甚是，故从之。”

⑲循名而为，按实而定，……智生于当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二刊本均为：“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文辞难以贯通，似有错简残缺。俞樾按曰：“实安，当作按实，循名而为，按实而定，相对为文，《管子·九守》篇作‘按实而定名，’是其证”。俞说至理，故依俞说。其中的“完”字，当为“定”字，因形而误。《管子·九守》也是“定”字。自“反相为情”以后，《管子·九守》为“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辞义皆顺畅。借以订正。

⑳右主名

所见诸本均为“有主名”，而《管子·九守》为“右督名”。

“督”字恐从上文而误，当为“右主名”，方能与全篇贯通。

转丸^①第十三

说者，说之也^②；说之者，说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刘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③。成文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④。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儿也。佞言者，谄而于忠^⑤；谀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决而于勇；威言者，权而于言；静言者，反而于胜。先意承欲者，诘也^⑥；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疑者，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⑦。

故口者，几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⑧。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伺奸邪^⑨。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⑩，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故无耳目者不可示以五色^⑪，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⑫。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⑬。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⑭。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⑮，而用愚人之所巧^⑯，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所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⑰。

故曰：“辞言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⑱。”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⑲；恐者，肠绝而无主也^⑳；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

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㉑；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㉒；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㉓；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㉔。此其术也^㉕，而人常反之^㉖。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㉗，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变，而不失其主^㉘，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校注】

①转丸

正统道藏本在《符言》正文之后称：《转丸》、《转乱》二篇皆亡。”梁·陶弘景注曰：“或有庄周《转丸》而充其次第者，按鬼谷之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转丸》乃以圣人为大道之资，圣法为策路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之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丸》、《转乱》者，本经中经是也。”可见陶注所据本已经遗失了《转丸》、《转乱》二篇。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本皆题为《转乱》，而注中又称之《转丸》，秦恩复嘉庆本按曰：“乱，当作转。一本作《转丸》第十三、《转丸》第十四，下注‘亡’字”。

《转丸》一篇究竟是有是无？如果有，其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以往很少有人探讨，一直是一个悬案，而且是一个难解答的悬案。但是，如果它的存在曾在历史事实，那么就不可能不留下一一些蛛丝马迹。

与陶弘景几乎生于同一时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就曾提到过《转丸》篇。其文说：“既战国争雄，辩士

云踊,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九》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飞钳》是《鬼谷子》中的一篇,现题文并存。那么与其相对成文的《转九》也一定是《鬼谷子》中现存题目的《转九篇》。刘勰说:“《飞钳》伏其精术。”这是对《飞钳》篇内容的概括和评价。那么,与其相对成文的“《转九》骋其巧辞。”也应对是《转九》篇内容的概括与评价。这样看来,《鬼谷子·转九篇》主要是讲巧辞的。

第九篇“量权”的按语中已提到,该篇原文内容与题目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将揣篇中关于量权的一段文字列为量权篇的内容。而原来量权篇中的原文又恰恰是讲巧辞的,“说者,说之也。……应对者,利辞也。……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根据《文心雕龙》的概括和评论,以及原《权篇》的内容,似可推论:原《量权》篇的内容本属《转九》篇。本校本据以上分析,补出《转九》篇。

②说者,说之也

正统道藏本“者”前有“之”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无,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利辞者”作“利辞也”,似因前文而误。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

秦恩复嘉庆刊本在此句后有“言或反复欲相却也”八字。陶注未解此文,注中并有类似文字:“言或不合反复相难……”,似涉此而传误。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钱本无‘言或反复欲相却也’八字,道藏本有,当是正文观注可见。”从秦氏按语看来,他所依据的道藏本有此八字。钱本无此八字,现在看正统道藏本也无此八字,再者从内容看,前后皆为对文,突然入此八字。显然与前格格不入,属传抄时涉注而误无疑。故从正统道藏本。

⑤佞言者,谄而于忠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如此,秦恩复乾隆刊本亦如此,并在“于忠”下注曰:“‘于’字应是‘干’字之讹,《尔雅·释言》曰:‘干,求也’。玩注自明,下四节及注并同。”俞樾按曰:“‘于’当读作‘为’,古字通用,《仪礼·士冠礼》:‘宜之于假’郑注曰:‘于犹为也。’又《聘礼记》:‘贿在聘于贿’。注曰:‘于读曰为。’并其证也。‘谄而于忠’,即‘谄而为忠’。下文并同。秦氏恩复疑是‘干’字之误,未得古义。”俞说可通,故从之。

⑥先意承欲者,谄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承”作“成”,似因音而误。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纵舍不疑者,决也;先分不足而望非者,反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恩复乾隆刊本语句顺序皆如此,秦氏嘉庆刊本“纵舍不疑者,决也”。在“策选进谋者,权也”句之前。先分不足为“他分不足”,秦氏嘉庆刊本接曰:“他,道藏本作‘先’,注并同。”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⑧故口者,几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闭”字上缺一“关”字。秦氏二刊本为:“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且秦氏嘉庆本在第二个“关”字下注曰:“‘关’字脱,据《太平御览》及注文增。”在句末又注曰:“《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引。”“机”、“几”古通用。古本当为“几”,从木乃后起字。“闭”前之“关”字似传脱,故据《太平御览》补。

⑨所以窥间奸邪

正统道藏本、秦氏乾隆本均如此,秦氏嘉庆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窥间见奸邪”。

俞樾按曰:“此本作‘窥间奸邪’,‘间’当读为‘见’。‘窥间’,即‘窥见也’。后人因‘间’为‘见’之假借,旁识‘见’字,传写不知而并存之,遂作‘间见’矣。《礼记·祭义》篇,见间以使觐,王氏

引之曰：‘古见、闻同声，故借见为闻，后人因闻为见之假借，旁识见字，传写不知而并存之。遂成见闻以使甄。’《说详经》又述闻通说》与此正可互证。”俞说可通，从之。

⑩故繁言而不乱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乱”作“辞”，二者旧体字形相近，似因形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⑪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作“之”，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⑫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唯秦氏嘉庆本“故”前有“圣人”二字。秦氏二刊本注中均有“故圣人”不事也”字样，嘉庆本似因注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⑬占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

正统道藏本、秦恩复乾隆刊本均于“有讳忌也”前加一“者”字，秦氏嘉庆刊本于“食不可以”下夺一“言”字，是刊漏无疑。俞樾按曰：“‘者’字，衍文。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有讳忌也。乃引古人之言而释之。‘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亦引古人之言而释之。两云‘言有’，文义一律。陶注曰：‘言者触忌讳，故曰有忌讳也’。是其所据本已衍‘者’字矣。”俞说近理，从之。

⑭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如此。秦恩复乾隆刊本也如此，并在“事”字下注曰：“一本脱‘事’字。”不知指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⑮不用其所拙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乾隆刊本在句前注曰：“一本有‘智者’二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⑯而用愚人之所巧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恩复乾隆刊本“巧”均为“工”。秦恩复乾隆刊本此句下注曰：“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上无‘智者’二字，‘工’作‘巧’。”“工”当是“巧”的残文。“拙”与“巧”相对成文。故从《意林》订正。

⑰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所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

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知用其”之下无“所”字。秦氏乾隆刊本亦如此，并在句下注曰：“《太平御览》引《量权》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后动，螫虫之动必先螫毒，故禽兽知其所长，而谈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复障，而言说者不知其长。’按：本文与此小异。”秦氏嘉庆刊本则为：“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几个版本均有小异。鉴于该篇中多所字结构，如“所长”、“所短”，故据《太平御览》在“禽兽知用其”后补一“所”字。其余皆从正统道藏本。

⑱故曰：辞言五，曰病、曰怨、曰忧、曰怒、曰喜

正统道藏本为“曰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为“曰恐”。秦氏乾隆刊本并注曰：“原本作怨，据别本改正。”这里从秦氏乾隆刊本。

秦氏乾隆刊本又在此句后注文：“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畅。”之后注曰：“一本引作正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文多以上十二字。从体例语气及语言来看，此十二字更像注文，故这里仍从秦氏乾隆刊本。

⑲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本在“病者”前均有“故曰”二字，秦氏嘉庆本无“故曰”二字，前句有“故曰：辞言五”，此句似因前而衍。这里从秦氏嘉庆本。

⑳恐者，肠绝而无主也

正统道藏本为“怨者”，其余所见本皆为“恐”，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①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

秦恩复嘉庆刊本如此，《太平御览》所引亦如此。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与拙者言，依于辩”。秦氏乾隆刊本为“与博者言”但注曰：“原本、别本作‘与拙者言’，据《太平御览》改正。”秦氏嘉庆刊本亦为“与博者言”并按曰：“‘博者’，道藏本作‘拙者’。”《太平御览》亦作“博者”。从下文句式看，此句也该是“博者”。故从《太平御览》之说。

②②与富者言，依于豪

《邓析子》有“与富者言，依于豪。”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为“与富者言，依于高。”秦恩复乾隆刊本亦从正统道藏本，但注曰：“‘高’，当从《邓析子》作‘豪’为是。”秦氏嘉庆刊本亦注此曰：“《邓析子》作‘豪’，‘高’，‘豪’形相似，两者定有一说为误写。参考《邓析子》文字可靠性要高于《鬼谷子》，又文字上‘豪’更易解通。故据《邓析子》之说订正。

②③与贱者言，依于谦

《邓析子》无此句，秦氏乾隆刊本从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注曰：“《邓析子》无此句”从前后文看有此句意顺辞达，故《邓析子》不足为据，仍从正统道藏本。

②④与愚者言，依于锐

《邓析子》作“与愚者言，依于锐。”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为“与过者言，依于锐。”秦恩复乾隆刊本与正统道藏本同，并在“过”字下注曰：“‘过’当作‘进’，别本作‘通’，《邓析子》作‘愚’。”秦氏嘉庆刊本为“与愚者言，依于锐”，并按曰：“‘愚’，道藏本作‘过’，别本作‘通’，《邓析子》作‘愚’。”“愚”与“过”的繁体“过”字形相似，又与“通”字形相近，故传误为“过”为“通”。考《邓析子》文字比鬼谷子少误，又从文字上看，“愚”更易说通。故

参《邓析子》而订正。

②⑤此其术也

《太平御览》谓：“此其说也。”秦恩复二刊本皆注按曰：“‘术’，《太平御览》引作‘说’。”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②⑥而人常反之

秦氏乾隆刊本在此句下注曰：“《太平御览》引《量权》篇云：‘言有通者，从其所长；言有塞者从其所短。’注云：‘人辞说条通理达，即叙述避其长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滞，即避其短，称宣其善，以显其行。言，说之枢机，事物之志务者也。’今按全篇无此文，附录于此。”《太平御览》原文为“言有塞者，避其所短”，秦氏误为“从其所短”，乃涉上文而误。秦氏有将此逸文补此处意。尚不可臆补，仍从旧本。

②⑦故言多类，事多变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四库全书本“类”作“数”字，二字旧体字形相近，似因形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②⑧终日变，而不失其主

俞樾按曰：“此本作‘终日变而不失其主’，与上文‘终日言不失其类’相对。注云：‘不乱，故不变。’是其所据本已衍‘不’字。”俞说至理，可从之。

胠篋^①第十四

将为胠篋探囊发柜之盗，为之守备；^②则必掇铍，因扃鐍，此世俗之所谓智也^③。然而巨盗至，则负扈揭篋，担囊而趋，唯恐铍铍、扃鐍之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④。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

乎?^⑤

何以知其然耶?

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里。闾四境之内^⑥,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常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⑦。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⑧。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⑨。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校注】

① 胠箠

正统道藏本和秦氏刊本均载有转丸、胠箠两篇,陶弘景在题下有注文。从注文看陶注时所据本已佚此二篇。唐代的赵蕤在《长短经》中又引了《鬼谷子·胠箠》篇。可见赵蕤所据本与陶氏所据本不同。

陶弘景注曰:“或有取庄周《胠箠》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胠箠》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圣法为桀跖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于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丸》《胠箠》者,《本经》《中经》是也。”

赵蕤所引《胠箠》与传本庄周的《胠箠》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南怀瑾先生认为是鬼谷子先生的著作权被剽窃了。当然这种说法也无充分根据。但是,《胠箠》也未必就是庄周的作品。

既然赵蕤能把它作为《鬼谷子》的一章,那就说明他是有所根据的,我们不妨也把它作为《鬼谷子》的一章,以补传本之缺。

② 将为胠箠探囊发柜之盗,为之守备

庄子此段为:“将为胠箠发柜之盗而为守备。”这里仍从赵蕤所引《鬼谷子》。

③ 此世俗之所谓智也

庄子此句为:“此世俗之所谓智也。”其中“世俗”赵氏引文为“代俗”,语词不通。“代”字恐为“世”字之误传。此据《庄子》订正。

④ 然则,向之所谓智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庄子》为“乡之”,赵蕤《长短经》为“向之”,“向”通文意,“乡”的繁体与“向”近,“乡”乃“向”之误,故从赵之说。《庄子·胠箠》后一句为:“不乃为大盗积者也?”赵蕤引《长短经》为“有不为大盗积者乎?”其中无“大”字,因为只有大盗才可能“负柜、揭箠、担囊而趋”,所以“为积者”只能是大盗,赵蕤所引文夺一“大”字。此据《庄子》补出。

⑤ 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此段赵蕤引《鬼谷子》基本没有。恐是赵蕤或其所据本夺漏。这里据《庄子》补之。

⑥ 闾四境之内

《庄子》为“四竟”,赵蕤引文为“四境”。古时“竟”,既后来的“境”,土旁后起,古文当为“竟”。

⑦ 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

赵蕤引文为“一朝杀齐君”,《庄子》为“一旦杀齐君”,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此文为“田成子杀齐君”,其中无“一朝(旦)”之词。“朝”、“旦”意同,这里乃从赵蕤引文。

⑧ 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

赵蕤引文“并与”下无“其”字,疑是赵氏引文夺此字。《庄子》之说更为通顺,故据《庄子》补。

⑨ 十二代而有齐国

赵葵、司马贞引文均如此，两说可能出自同一版本。《庄子》为：“十二世而有齐国”，与前者字不同义同。这里仍从赵葵和司马贞之说。

本经阴符七术^①

盛神法五龙。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人。养神之所，归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②，心能得一，乃有其术；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③。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④，内修炼而知之^⑤，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故人与生一，出于化物^⑥。知类在窍，有所疑惑，通于心术，术必有不通^⑦。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舍神。此之谓化。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心也、德也^⑧，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和其和^⑨。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为之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

养志法灵龟。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⑩，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⑪。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⑫，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⑬。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

气不烦于胸中^⑭。故内以养志^⑮，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分职明矣。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志^⑯。知人气盛衰，而养其气志^⑰；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养，则^⑱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志失而心气虚^⑲；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实意法滕蛇。实意者，气之虑也。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⑳，虑深远则计谋成；神明荣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意虑定则心遂安，心遂安则所行不错，神者得则凝^㉑。识气寄，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㉒，言无由心矣。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计谋者，存亡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虚而无实。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㉓。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以观天地开闭，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㉔，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㉕。不见而命，不行而至，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静固志意^㉖，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㉗。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

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⑤。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

散势法鸢鸟。散势者^⑥,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夫散势者,心虚志溢。意失威势,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无间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⑦。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散者^⑧,不以神肃察也。

转圆法猛兽^⑨。转圆者,无穷之计也^⑩。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⑪。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⑫,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⑬。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之用^⑭,转圆而求其合。故与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⑮。

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⑯。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

损兑法灵蓍^⑰。损兑者,机危之决也^⑱。事有适然,物有成败。机危之动^⑲,不可不察。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

言察辞合于事。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说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辞也^⑳。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㉑,自然之道以为实^㉒。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威、其机危,乃为之决。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㉓。

【校注】

①本经阴符七术

《意林》、李善《〈文选〉注》、《太平御览》皆未涉此篇内容。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为“本经阴符七篇”。秦氏乾隆刊本亦为“本经阴符七篇”,并注曰:“自本经以下一本题作外篇。”秦氏嘉庆刊本为“本经阴符七术”。考唐代柳宗元有“晚乃出七术”之说。通观全书共十四篇,说“本经阴符七篇”亦不通;别本有“外篇”之说,“外篇”中有七篇亦不通。故当为“本经阴符七术。”

②是以德养五气

俞樾按曰:“‘德’、‘得’古通用。‘德养五气’即‘得养五气’也。其下云‘五气得养,务在舍神’,可证。注曰:‘循理有成谓之德,五气各能循理,则成功可致。故曰得养五气也。’斯曲说矣。”俞说有理,故从之。

③神乃为之使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亦如此,但在“神”字下注曰:“一本无‘神’字。”从注文看原文有“神”字无可置疑,秦氏所参考之本误夺,不可从。

④而知之者

处按曰：“道藏本有‘养’字。”参各本可推知秦氏刊本夺“养”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⑩欲多则心散

正统道藏本为：“欲多志则心散。”秦恩复乾隆刊本亦如此，并注曰：“一本无‘志’字。今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志’字。俞樾按曰：‘秦校云：‘一本无志字’，当从之。注曰：‘此明纵欲者不能养气志’。是其所据本未行。‘不能养气志’，乃说心散之义，非正文有‘志’字也。正文‘志’字，即涉注文而衍。”俞说甚是，又从文渊阁本得到确证，故从此说。

⑪志衰则思不达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唯秦氏嘉庆本无“也”字。前二句文意递进至此而终，似应有“也”字，故从正统道藏本。

⑫欲不惶则志意不衰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意”作“气”，似与下文不符，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⑬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

所见本皆如此，秦恩复乾隆刊本在“思”字下注曰：“一本无‘思’字。”不知指何本。陶注为“思理”，前文多处有“思不达”，可知此处当有“思”。故从正统道藏本。

⑭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烦”字下注曰：“一本作‘暴’。”不知指何本。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⑮故内以养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刊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志”作“气”，似与下文不能相呼应，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⑯必先知其养气志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唯秦氏嘉庆刊本无此四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⑮内修炼而知之

正统道藏本、秦氏二刊本均如此，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修”作“循”，似因形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⑯故人与生一，出于化物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生一”作“一生”，“化物”作“物化”，似为笔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⑰术必有不通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此句之前有“心无其”三字，不知所依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⑱志也，思也，神也，心也，德也

所见本皆无“心也”二字，秦氏乾隆刊本注曰：“一本脱‘也’字。”此句讲五气，志、思、神、德仅四气。从前后文看：前面讲“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人”。可见五气的三个主要内容是“神”、“心”和“德”。又有“道”者神明之源，“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后又有“怀天心，施德养”，“包志虑、思意”，“神盛乃能养志。”全篇都是将神、心、德、志、思并列而言的。故此句似脱“心也”二字，并当在“神也”之后。下文之所以出现四者，是涉前文脱一气而误。中国古代阴阳家讲五行，其内容说法不一，但皆为五个方面，五气是五行的演变，其说法也不一，但皆称“五气”，而没有“四气”之说。陶注亦称“五气”而文中仅列出四气，似脱“心也”二字。这里据前后文意补出。

⑲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

正统道藏本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养气者其和”，似涉上文而误，秦恩复嘉庆刊本为“气得其和”。前无“养”字，并在此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气志”下注曰：“一本无‘气’字”。虽然陶注中“气”、“志”不连用，但下文有“而养其气、志”句，可见“气”与“志”为并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⑪而养其气志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为“而养其志气”。上文有“气志”一词，此处亦应为“气志”以与之顺承，故从正统道藏本。

⑫则心气不固

秦氏嘉庆刊本如此。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无“则”。从下文看来，似应有“则”为是，以相对成文，故从秦氏嘉庆刊本。

⑬则志失而心气虚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志失”均为“失志”，唯秦氏嘉庆刊本如此。观之下文此处应作“志失”，故从秦氏嘉庆刊本。

⑭心安静则神明荣

正统道藏本为“心安静则神明荣”。秦恩复嘉庆刊本为“神策生”并按曰：“神策生，道藏本作神明荣。”其下原文为“虑深远则计谋成。神策生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今考正统道藏本两处皆为神明荣，秦恩复乾隆刊本也是如此，疑秦氏嘉庆本所据有误。故仍从正统道藏本。

⑮意虚定则心遂安，心遂安则所行不错，神者得凝

秦氏嘉庆刊本如此，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为“意虑定则心遂安，安则其所行不错，神者得则凝。”语不通。乾隆刊本并注曰：“一本作‘得其宁凝。’”秦氏嘉庆刊本，句通意顺且与上文相对而成，故从之。

⑯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然，秦氏乾隆刊本在“得”

下注曰：“‘邪得’二字一本脱”。秦氏嘉庆刊本此处无“得”字，并按曰：“道藏‘邪’下、‘谋’下并有‘得’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⑰故计谋之虚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本此句均在注文内。秦氏嘉庆刊本此节为正文。道藏本前句注文既缺十七字，此节正文又误为注文。正文后又缺十八字注文，而误为注文的部分为十六字。此处明显属错简，每简约十七字。或许为漏行所致。这里从秦氏嘉庆刊本。

⑱见阴阳之终始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见”下注曰：“一本作‘具’”。前句为“知……”，此句应为“见……”以相对成文，陶注亦称“见”。“具”似为“见”的残字，故从正统道藏本。

⑲不窥牖而见天道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天”字下注曰：“一本无‘天’字”，不知指何本。下文有“是谓‘道’”之说，陶注亦未见“天道”之说。故此句无“天”字也通。这里暂从正统道藏本。

⑳故静固志意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作“故静意固志”。前文有“志意”一词，恐嘉庆本有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㉑若以镒称铢

正统道藏本“铢”作“珠”，似因形而误。秦氏乾隆刊本在“若”字下注曰：“一本脱若字”。从陶注可证当有“若”字。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㉒动变明而威可分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嘉庆本句末有“也”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㉓散势若

⑤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无此句。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⑥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

正统道藏本为：“以变论万义类，说义无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秦恩复乾隆刊本同正统道藏本，并在“义”字下注曰：“一本无‘义’字。”

俞樾按曰：“‘万义’之‘义’衍文也。注曰：‘故虽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类其万类之变，说无穷之义也。’以万类连文，则陶氏所据本未衍‘义’字。惟解变字未得其旨。《礼记·礼运篇》：‘大夫死宗庙，谓之变’。郑注曰：‘变当为辨。’《仪礼·乡饮酒礼》：‘众宾辨有脯醢。’《燕礼》：‘大夫辨受酬’。郑注并曰：‘今文辨皆作遍’。是变、辨、遍，古字通用。此云变论万类，即遍论万类也。以为万类之变，失其旨矣。”俞说近理。故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故圣人怀此之用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无“之”字。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⑧以观神明之域

所见本皆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域下注曰：“一本作‘机’。”陶注亦称“神明之域”。故仍从正统道藏本。

⑨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

所见本皆然，秦氏乾隆刊本在“必”字下注曰：“一本作‘各’”，在“也”字下注曰：“一本无‘也’字。”秦氏所参考本的“各”字似涉前句“各以成其类”之“各”而误。下句“也”字也似误脱，故不可从。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⑩损兑法灵蓍

所见本皆如此。俞樾按曰：“老子曰：‘塞兑’。河上公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势”作“抗”，似因形而误。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无间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

正统道藏本为“无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势分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比正统道藏本在“势分”之上多一“而”字。秦恩复乾隆刊本为“无则不散，势散者，待间而动，动势分矣。”在“不散”之下注曰：“一本作行”；在“散者”之下注曰：“一本作‘散势者’”；在“势分”之上注曰：“一本有‘而’字。”秦氏嘉庆刊本则为：“无间则不散势者，待间而动。”这里融各家之说而订正。

⑫势散者

所见本“散”皆作“败”，秦氏嘉庆本按曰：“‘败’字疑‘散’字之误。”其说甚是，“败”、“散”形相近，且前文所论皆“势散”，故今据文意订正。

⑬转圆法猛兽

秦氏嘉庆刊本按曰：“孙季述云：‘疑即转丸’。”从前后文看，这一“圆”是与“方”相对的，是“尽圆方齐短长”的“圆”，是无穷之计的“转圆”。而“转丸”则是骋其巧辞的“转丸”。孙氏之说非是，不可从。

⑭转圆者，无穷之计也

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此外，所见各本皆无“也”字，秦氏乾隆刊本在计字下注曰：“一本有‘也’字。”参全篇此类句式皆有“也”字，如：“实意者，气之虑也”，“分威者，神之覆也”。故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⑮以原不测之智

正统道藏本、秦氏二刊本均如此。秦氏乾隆刊本在“原”字下注曰：“一本作‘厚’。”“原”、“厚”形相近，似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智”作“势”，与下文“以不测之智”不能相顺承，似因音而误，故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兑，目也。’陶氏既用以说此‘兑’字，而又引《庄子》‘心有眼’之说，谓‘兑’者，以心眼察理；损者，减损他处，专以心察’。其说迂曲，殆不可从。据下文曰：‘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疑此文亦当作‘损益’，探求数，有多有少，故曰‘损益法灵著’也，下文曰：‘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兑’亦当作‘益’，如贵乎博，为学日益之事。故曰‘益者知之也’。行贵乎约，为道日损之事，故曰‘损者行之也’。若作‘兑’字义皆不可通矣。”俞说过于牵强，不如陶注近理，故从陶注正统战藏本。

⑪机危之决也

秦氏嘉庆本为“机危之决也”。正统战藏本、秦氏乾隆本“机”作“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机危”作“危机”。考其字意，“机”有事情的细微动向、迹象之解，似更符文意，且下文有“机危”字样，故这里从秦氏嘉庆本。

⑫机危之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嘉庆本均称“机危”。正统战藏本“机”作“几”，字意不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动”作“决”，语意不通，似因前文而误，这里从秦氏嘉庆刊本。

⑬圣人不为辞也

正统战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作“圣人不为之辞”，不知所依何本，这里从正统战藏本。

⑭而后为之谋

所见诸本皆然。秦氏乾隆刊本在“后”之下注曰：“一本为‘复’。”“后”、“复”旧体字形相近，恐其因形而误。故从正统战藏本。

⑮自然之道以为实

所见诸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句前多一“因”字，似因注而衍，这里从正统战藏本。

⑯转圜石于万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

正统战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无“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句。秦氏乾隆刊本与正统战藏本同，但在谿下注曰：“一本作‘壑’。”秦恩复嘉庆刊本有上面所引句，并按曰：“‘而能’以下十二字道藏本缺。”这里从秦氏嘉庆刊本。

正统战藏本注中有“雄而不滞，其犹决水转石，谁能当御哉？”十五字，秦氏乾隆刊本注：“自‘雄而不滞’以下十五字一本误作正文。错简在‘持枢’句上。”秦氏所见之错简本文多十五字。从文意看，属注文无疑，不可从。

持枢^①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不可干而逆之。逆之^②，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校注】

①持枢

此篇讲居中运外，四时运行，生养成藏，但文字短少，言犹未尽，恐非全文。陶注曰：“而何此持枢之术恨太简促，畅理不尽，或篇简脱烂，本不能全也。”陶说甚是。

②亦不可干而逆之

正统战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秦氏乾隆本皆为“亦复不别干而逆之”。不解，此从秦氏嘉庆本。

中 经^①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执穷者^②，不忘恩也。能言者，传善博惠；施德者^③，依道；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盖士，当遭世异时，或当因免阨坑^④，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威成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⑤；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郤，缴去却语，摄心守义。本經紀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也^⑥，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⑦，行不僻淫^⑧，以道为形，以德为容^⑨，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⑩。如是隐情塞郤而去之。

闻声和音^⑪，谓声气不同则恩受不接^⑫。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故音不和则悲，是以声散伤丑害者^⑬，言必逆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

解仇斗郤，谓解羸微之仇^⑭。斗郤者，斗强也。强郤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⑮。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⑯，耻其宗。故胜者，闻其功势^⑰，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郤无极大，御无强大^⑱，则皆可胁而并。

缴去者，谓缴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⑲。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⑳，明疑而去之。却语者，察同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㉑。动以忌讳，示以时禁^㉒，其人因以怀惧^㉓，然后结信以安其心^㉔，收语盖藏而郤之，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㉕，警以奇怪，

人系其心于己。效之于人^㉖，验去乱其前，吾归诚于己。遭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漫之命^㉗，使有后会。

守义者，谓守以人义^㉘，探心在内以合也^㉙。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也^㉚。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㉛，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校注】

①中经

《中经》为《鬼谷子》的最后一篇，陶弘景注曰：“由中以经外，发于心本以弥逢于物者也。”《史记·乐书》：“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张守节正义：“中，犹心也。”

②救拘执穷者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拘”均作“物”，唯秦氏嘉庆本作“拘”。因下文有“拘执”字样，且“拘”、“物”形相近而易误，故此从秦氏嘉庆本。

③施德者

正统道藏本、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于德厚者。”秦氏嘉庆本作“施德人者”。据上文“能言者”看，似为“施德者”较合适，故从正统道藏本。

④盖士当遭世异时；或当因免阨坑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皆无“遭”字，今据秦恩复嘉庆刊本补。秦氏嘉庆本“异时”后有“危”字，似衍。秦氏乾隆刊本在“免”下注曰：“一本作‘勉’。”“免”、“勉”相通。从“力”字乃后起，故当为“免”。秦氏嘉庆刊本“闻”作“填”，二字古时相通。

⑤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

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于‘人’下钱本缺一字。”指无“也”字。正统道藏本有“也”字，疑钱本误脱。故从正统道藏本。

⑥谓爻为生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恩复嘉庆刊本均如此，秦恩复乾隆刊本“生”作“主”，似因形而误。秦氏嘉庆刊本在“生”下注曰：“‘生’道藏本作‘主’。”经考道藏本为“生”，不为“主”，当属错注。俞樾按曰：“‘爻’乃‘交’字之误，‘交’读曰‘狡’，‘为’读曰‘伪’，并古通用字也。此言狡伪之主，其中无守，故可以象貌得之，若有守之人，不可象貌而得矣。陶注未达假借之旨，乃谓用卦爻占而知之，殊误。”俞说过于牵强。故仍从正统道藏本。

⑦言必《诗》、《书》

所见本皆然，秦氏乾隆刊本在“诗书”下注曰：“二字别本脱。”秦氏所言脱字本不可从。

⑧行不僻淫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皆如此，秦氏嘉庆刊本为“行不淫僻”，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⑨以道为形，以德为容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恩复嘉庆刊本皆如此，正统道藏本为“以听为容”，疑是因形而误。俞樾按曰：“‘听’乃‘德’字之误，道德、形容皆对文。”俞说极是，故从之。

⑩不可相貌而得也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唯秦氏嘉庆刊本“也”作“之”，不知所依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⑪闻声和音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和”作“知”，与下文“故商、角不二合，微、羽不相配”文意不谐。“和”与“知”形相近，似因残字而误传。又本句末多一“者”字，似衍，故此从正统道藏本。

⑫谓声气不同则恩爱交接

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爱”作“受”，语意难通，似因形而误。考“恩爱”为“感情”之意，故此从秦氏二刊本。

⑬故音不和则悲，不是以声散伤丑害者

正统道藏本为“故音不和则不悲，不是以声散伤丑害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故音不和则夺，是以声散伤配害者。”秦恩复乾隆刊本与正统道藏本略同。但“悲”字下少一“不”字，并在“不和则不”下注曰：“一本无‘不’字”，又在“丑”字下注曰：“一本无‘丑’字。”看来这段文字错乱颇多。综合各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最不可取，以正统道藏本较近原貌，但衍一不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订证。

⑭解仇斗郅，谓解羸微之仇

秦恩复嘉庆刊本“解”字作“扰”，“微”作“微”。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⑮盛其势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势”作“气”字，秦氏嘉庆本句末多一“也”字，与下文语势不顺畅，似为衍文。故从正统道藏本。

⑯污其名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污”作“行”，文意不通。二字旧体形相近，似因形而误，故此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⑰故胜者闻其功势

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闻”作“斗”。俞樾按曰：“‘闻’乃‘闻’字之误，上云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此云闻其功势，即谓彼闻我之功高势盛也。下云：弱者闻衰其负。亦承上文‘弱者衰其负’而言，与此正同，可以为证，俗书

‘斗’字作‘闻’，与‘闻’相似，因而致误耳。”俞说至理，故从之。

⑮邻无极大，御无强大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强”作“极”，似因前文而误；秦氏嘉庆刊本“极”作“强”，似因后文而误，此从正统道藏本。

⑯会之期喜

所见本皆然，秦氏乾隆刊本在“喜”下注曰：“一本作‘善’。”不知何据。这里仍从正统道藏本。

⑰引验以结往

所见本皆然，秦氏乾隆刊本在“结”下注曰：“一本作‘已’。”不知据何本。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⑱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

秦氏嘉庆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如此。正统道藏本此二句作注，夺“言”字，且其后注为“言多不能无短”云云，则此二句原作正文为是。秦氏乾隆本无“言”字，并注曰：“一本有‘言’字。”此从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⑲动以忌讳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二刊本均如此，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动”后有“惕”字，似为衍文，故此从正统道藏本。

⑳其人因以怀惧

正统道藏本为注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无此句。秦恩复嘉庆刊本按曰：“道藏本作其人因以怀惧，误作注文。”指出了这里的传误之处。秦恩复嘉庆本作：“其人恐畏。”陶注曰：“以忌讳动之，时禁止之，其人既怀惧，必有求服之情，然后结以诚信，以安其惧。”从注文看，“其人因以怀惧”当为正文，故从道藏本，并改注文为正文。

㉑然后结信以安其心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无“信”

字，秦氏嘉庆刊本有“信”字，意通，这里从之。

㉒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句末有“道”字，似为衍文。

㉓效之于人

正统道藏本为“效之于验”，秦氏乾隆刊本亦为“效之于验”，但在“验”字下注曰：“当从别本作‘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效之于人”。秦氏嘉庆刊本亦为“效之于人”。陶弘景注曰：“人既系心于己，又效之于时人。”从陶注看，当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㉔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漶之命

正统道藏本、秦氏二刊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自”作“目”，似因形而误。俞樾按：“‘终可以观’，本作‘终以可观’，陶注可证。”陶注文曰：“以音乐之事彼所不见者，以喜悦之言，终以可观，何必淫于酒色。”俞说似有理，但未必是原文有誤，或许是注文不当或误传。故仍从正统道藏本。

㉕谓守以人义

正统道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乾隆刊本均如此，秦氏嘉庆刊本无“义”字，不通。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㉖探心在内，以合者也

正统道藏本“以合”下无“者”字。秦氏乾隆刊本在句末注曰：“一本有‘者’字”，秦氏嘉庆本“心”作“者”。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探心在内，以合者也”。这里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㉗事有系由而随也

正统道藏本及秦氏乾隆本均如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秦氏嘉庆刊本“随”后均有“之”字，秦氏乾隆本亦注曰：“一本有‘之’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作“曲”，似因形而误。这里从正统道藏本。

附录一

辑《鬼谷子》逸文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辞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

汉·刘向：《说苑·善说》

“圣人不朽，时变自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闭，或开；或弛，或张。是以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口者，心之门户，智谋皆从之出，或遥闻而相思，或前进而不御。世无常责，事无常师。抱薪赴

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类相应也。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墙坏于有隙，木毁于有节。人动我静，人言我听，能因能去，在我而问。知性则寡累，知命则不忧；忧累去则心平，心平而仁义著矣。以德善民，犹草木之得时；以仁化人，犹天生草以雨润泽之。

唐·马总：《意林》

鬼谷子曰：“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之车。”

鬼谷子曰：“以识细微。”

鬼谷子曰：“物有自然。”

鬼谷子曰：“测深揣情。”

鬼谷子曰：“即欲闻之贵密，密之贵微。”

鬼谷子：“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

唐·李善：《文选注》

将为胠箠探囊发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揭篋，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固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

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常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

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知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

唐·赵葵：《长短经》

鬼谷子曰：“事圣君，有听从，无谏诤；事中君，有谏诤，无谄谀；事暴君，有补削，无矫拂。”

鬼谷子曰：“君得名，则群臣特之；君失名，则群臣欺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治道部》

鬼谷子曰：《抵巇》篇云：“巇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作说事。”

《量权》篇云：“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此其说也。”

《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后合于汤。吕尚三人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此天知之至，归之不疑。”

《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说莫唯于悉行，事莫难于必成。”

《量权》篇云：“言有通者，从其所长，言有塞者，避其

所短。”

《反复》篇云：“其和也，若比目之鱼，其司言也，若声与响。”

《量权》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后动；螫虫之动，必先螫毒。故禽兽知其所长，而谈者不知用也。”

《揣情》篇云：“说王公君长，则审情。以说王公，避所短从所长。”

《谋虑》篇云：“乃立三仪曰：‘上、中、下’，曰参以立焉。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仪，仪生说，说生进。”

鬼谷子曰：“肃慎氏献白雉于文王，还，恐迷路，问周公。作指南车送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人事部》

附录二

《鬼谷子》的主要版本

正统道藏本《鬼谷子》

捭阖第一

〔捭，拨动也。阖，闭藏也。凡与人之言道，或拨动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闭藏之令自言，示其异也。〕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若，顺。稽，考也。圣人在天地间，观人设教，必顺考古道而为之。〕

为众生之先。〔首出万物以前，人用先知觉后知，用先觉觉后觉，故为众生先。〕

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阳开以生物，阴阖以成物，生成既著，须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门户，〔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

先见者，其惟知机乎！故曰：“知存亡之门户”也。〕

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万类终始人心之理，变化朕迹莫不朗然玄悟，而无幽不测，故能筹策达见焉。〕

而守司其门户。〔司，主守也。门户，即上存亡之门户也。圣人既达物理终始，知存亡之门户，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

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莫不背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其道虽一，行之不同，故曰“变化无穷”。然有条而不紊，故曰“各有所归”也。〕

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此二者，法象各异，施教不同。〕

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政教虽殊，至于守司门户则一，故审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后者，后行之也。〕

度量量能，校其伎巧短长。〔权谓权谋，能谓材能，使巧谓百工之役。言圣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谋能之优劣，校考其伎巧之长短，然后因材而用。〕

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以为牧之。〔言贤、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贤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阖而异之，智之与勇可进而贵之，愚之与怯可退而贱之，贤愚各当其分，股肱尽其力，但恭已无为牧之而已矣。〕

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言任贤之道，必审定其材术之有无，性行之虚实，然后随其嗜欲而任之，以见其志意之真伪也。〕

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凡言事者，则微排抑其所言，拨动以反难之，以求其实情。实情既得，又自闭藏而拨动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开而同之，所以尽其情；阖而异之，所以知其诚也。〕

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审其计谋，以原其同异。〕

离合有守，先从其志。〔计谋虽离合不同，但能有所执守，则先从其志以尽之，以知成败之归也。〕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言拨动之贵其周遍，闭藏之贵其隐密。而此二者，皆须微妙合于道之理，然后为得也。〕

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料而简择，结谓系束。情有真伪，故须简择；诚或无终，故须系束也。〕

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权术既陈，轻重自分，然后为之度数，以制其轻重，轻重因得所，而为设谋虑，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谓轻重不合于斤两，长短不充于度数，便为废物，何所施哉？圣人因是自为谋虑，更求其反也。〕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谓中权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纳而藏之也。〕

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诚者阖而取之，不诚者阖而去之。〕

捭阖者，天地之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故谓天地

之道。〕

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阴阳变动，四时开闭，皆捭阖之道也。纵横谓废起也，万物或开以起之，或阖而废之。〕

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言捭阖之道，或反之令出于彼，或反之覆来于此，或反之于彼，忤之于此，皆从捭阖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言事无开阖，则大道不化，言说无变。故开闭者，所以化大道、变言说，事虽大，莫不成之于变化，故必豫之，吉凶系焉。〕

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门户也，神为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凡此入者，皆往来于口中，故曰“由门户出入”也。〕

故关之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言入者若无开闭，事或不节，故关之以捭阖者，所以制其出入。开言于外，故曰“阳”也；闭情于内，故曰“阴”也。〕

阴阳其和，终始其义。〔开闭有节，故阴阳和；先后合宜，故终始义。〕

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阳”。〕

故言死、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阴”，曰“终”。〕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

法阴之类，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谓言说者，有于阴言之，有于阳言之，听者宜知其然。〕

掉阖之道，以阴阳试之，〔谓或拨动之，或闭藏之，以阴阳之言试之，则其情慕可知。〕

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谓与情阳者，言高以引之，与情阴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阴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阳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言可。〔阴阳之理尽，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无所不可，故所说皆可。〕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尽阴则无内，尽阳则无外。〕

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贼曰“损”；义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绝曰“倍”；去而复来曰“反”。凡此不出阴阳之情，故曰：“皆以阴阳御其事”也。〕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此言上下相成，由阴阳相生也。〕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此言上以爵禄养下，下以股肱宣力。〕

阴阳相求，由掉阖也。〔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开闭而生也。〕

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言既体天地，象阴阳，故其法可以说人也。〕

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天圆地方，上下之义也。理尽开闭，然后生万物，故为万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圆方之门户”。〕

反应第二

〔听言之道，或有有不合，必反以难之，彼困难以更思，必有以应也。〕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大化者，谓古之圣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者道也，动必由道，故曰：“无形俱生也”。〕

反以观往，复以验今；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言大化圣人，稽众舍己，举事重慎，反复详验。欲以知来，先以观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于己。故能举无遗策，动必成功。〕

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动静由行止也，虚实由真伪也，其理不合于今，反求于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复会于此，成此在于考彼，契今由于求古，斯圣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不审则失之于几，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动也；已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以静观动，则所见审；因言观辞，则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谓言者或不合于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难之，使自求之，则契理之应，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应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当观其次，令得自尽。象谓法象，比谓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理在

玄微，故无形也。无言则不彰，故以无形求有声。声即言也，比谓比类也。〕

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得鱼在于钓饵，得语在于发端；发端则语应，钓饵则鱼来，故曰：“钓语”。语则事合，故曰“合事”。明试在于数言，故曰：“得人实”也。〕

其张置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张网而司之，彼兽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圣贤斯辨，虽欲自隐，其道无由。故曰：“钓人之网”也。〕

常持其网驱之，其言无比，乃为之变，〔持钓人之网，驱令就取事也。或乖彼，遂不言无比，如此则为之变。常易网，更有以勇之者矣。〕

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此言其变也，报犹合也，谓更开法象以动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见，因随其情而牧养也。〕

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己反往以求彼，彼必复来而就取，则奇策必中。故言有象比，则口无择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谓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后重之、袭之、反之、复之，皆谓再三详审，不容谬妄，故能万事允惬；无复失其辞者也。〕

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圣人诱愚则闭藏之，以知其诚；诱智则拨动之，以尽其情。咸得其实，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言善反听者，乃坐忘遗鉴，不思玄览，故能变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夫会。鬼神本密，今则不能，故曰“变”也。〕

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言既变而当理，然后牧之道审

也。〕

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情明在于审牧，故不审则不明；审基在于情明，故不明则不审。〕

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谓言者于象比有变，必有反辞以难之，令其先说，我乃还静以听之。〕

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脸，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此言反听之道，有以诱致之。故欲闻彼声，我反静默；欲彼开张，我反脸敛；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与。如此则物情可致，无能自隐也。〕

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欲开彼情，先设象比而动之。彼情既动，将欲生辞，徐徐牧养，令其自言。譬犹鹤鸣于阴，声同必应，故能以实理相归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谓所言之事，或因此发端，或因彼发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谓真伪、同异、情诈，因比上事而知也。〕

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谓动作言默，莫不由情与之出入。至于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见其式也。〕皆以先定为之法则。〔谓上六者，皆以先定于情，然后法则可为。〕

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反于彼者，所以求复于此，因以观彼情之所托，此谓信也。知人在于见情，故言用此也。〕

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谓听言之道，先自平静。既得其辞，然后察其事，或论序万物，或分别雄雌也。〕

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谓所言之事，虽非时要，然观此

可以知微，故曰“见微知类”。]

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也。符应不失，如螭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闻其言则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内，则情原必尽。故量能射意，乃无一失，若合符契，螭蛇所指，祸福不差。羿之引矢，命处辄中，听言察情，不异于此，故以相况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从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须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见形也，若光之与影也。[我能知己，彼须我知，必两得之，然后圣贤道合。故若比目之鱼，圣贤合则理自彰，犹光生而影见。]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以圣贤，复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

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圣贤相与，其道甚微，不移寸阴，见情甚疾。]

如阴与阳，如圆与方，如圆与方，如方与圆。[上下之道取类股肱，比之一体，其来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阴与阳；其相形也，犹圆与方。]

未见形，圆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谓向晦入息，未见之时，当以圆道导之，亦既出潜离隐见形之后，即以方职任之。]

进退左右，以是司之。[此言用人之道，或升进、或黜退、或贬左、或崇右，一惟上圆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方圆进退若不先定，则于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事不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用事不巧，则操术续颠，圆凿方枘，情道两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己能审定，以之牧人；至德潜畅，玄风远扇；非形非容，无门无户；见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谓之天神也。]

内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内情相得，然后结固而不离。]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道合则远而亲；情乖则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则就之而不用；顺其事，则去之而反求。]

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分违则日进前而不御，理契则遥闻声而相思。]

事皆有内捷，素结本始。[言或有远之而相亲，去之反求，闻声而思者，皆由内合相待，素结其始，故曰“皆有内有内捷，素结本始”也。]

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结以道德，谓以道德结连于君，若之臣，名为臣，实为师也。结以党友，谓以友道结连于君，王者之臣，名为臣也，实为友也。结以货财、结以采色，谓若桀、纣之臣费仲、恶来之类是也。]

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自入出己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随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间也。]

若蚺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蚺母，螭螭也，似蜘蛛，在穴中有盖。言蚺母养子，以盖覆穴，出入往来，初无间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内捷之臣，委曲

从君，以自结固，无有间隙，亦由是也。〕

内者进说辞，捷者捷所谋也。〔说辞既进，内结于君，故曰：“内者进说辞”也。度情为谋，君不持而不舍，故曰：“捷者捷所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阴德，谓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谓所言当时未合，事过始就，故曰：“中来事”。〕

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谓所行合于已，谋待之以决其事，故曰：“遥闻声而相思”也。〕

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言不得其情类而说之者，必北辕适楚、陈轸游秦，所以见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术。〔得其情，则鸿遇长风，鱼纵大壑，沛然莫之能御，故能制行其术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开。〔此用者，谓其情也，则出入自由，捷开任意也。〕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万品所以结固而不离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义、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诗》、《书》混说损益，以去论就。〔混，同也，谓先考《诗》、《书》之言以同己说，然后损益时事议论去就也。〕

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内，谓情内；外，谓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盖理之常也。〕

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言善知内外者，必明识道术之数，预揣来事，见疑能决也。〕

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既能明道术，故策无失计，策无失计，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民人产业，曰：“捷而内合”。〔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赋税之业，使远近无差。上下有序，则职分明；远近无差，则徭役简。如此则为国之基，故曰：“捷而内合”也。〕

上暗不治，下乱不悟，捷而反之。〔上暗不治其任，下乱不悟其萌，如此天下无邦，城中旷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己者由是而兴，故曰：“捷而反之”。〕

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言自贤之主，自以所行为得，而外不留贤者之说。如此者，则为作声誉而飞杨之，以钓观其心也。〕

若命自来已，迎而御之；〔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来召，已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翔而后集，意欲去之，因将危与之辞矣。〕

环转因化，莫之所为，退为大仪。〔去就之际，反复量宜，如贾环之转，因彼变化，虽傍者莫知其所为。如是而退，可谓全身大仪。仪者，法也。〕

抵巇第四

〔抵，击实也；巇，衅隙也，墙崩因隙，器坏因衅。而去实之，则墙器不败。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营置，人事亦由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此言合离，若乃自然之理。〕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

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察辞观行则近情可见，反往验来则远事可知，古犹今也。故反考往古，则可验来，故曰：“反往以验来”。〕

隙者，罅也。罅者，洞也。洞者，成大隙也。〔隙大则崩毁将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隙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隙之理也。〔朕者，隙之将兆，谓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来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后善抵隙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形而上者，谓之圣人。故危兆才形，朗然先觉，既明且哲，故独保其用也。因化说事，随机退术，通达计谋，以经纬识，微而预防之也。〕

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汉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汤由百里而取万邦。经，始也；挥，动也。〕

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皆由抵隙抵隙为道术。〔言化政施外，兆萌芽孽之时，托圣谋而计起，盖由善抵隙之理。故能不失其机，然则隙隙既发，乃可行道术，故曰：“抵隙隙为道术”也。〕

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隙罅”。〔此谓乱政萌芽，为国之隙罅。伐射，谓相攻伐而激射。〕

圣人见萌芽隙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复之。〔如此，谓抵而塞之。如彼，谓抵而得之；反之，谓助

之为理；复之，谓因取其国。〕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政，世间犹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禅让之事；三王之事，世间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谓五伯时，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隙，不可不察也。〔合离谓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观尚有否泰为之隙隙，又况于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捭阖，亦否泰也。体大道以经人事者，圣人也。〕

圣人者，天地之使也。〔后天而奉天时，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上合，谓抵而塞之，助时为治；检下，谓抵而得之，束手归己也。〕

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言能因循此道，则大宝之位可居，故能为天地守其神祀也。〕

飞钳第五

〔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钳，谓牵持束缚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其所好，牵持束缚令不得转移。〕

凡度量量能，所以征远来近。〔凡度量其权略，量其材能，为远作声誉者，所以征远而来近也。谓贤者所在，或远或近，以此征来，若燕昭尊隗，即其事也。〕

欲知其人贪廉也。]

或量能立势以钩之，[量其能之优劣，然后立去就之势，以钩其情，以知智谋。]

或伺候见阙而钳之，[谓伺彼行事，见其阙而钳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谓此上事，用抵巇之术而为之。]

将欲用之天下，必度量量能，见天时而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将用之于天下，谓用飞钳之术辅于帝王。度量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辅成否？天华盛衰？地形广狭？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时、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诸侯之交，亲疏爱憎，又欲知从否之众寡。]

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钳求之。[既审其虑怀，知其好恶，然后就其所最重者而说之。又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钳而求之。所好不违，则何说而不行哉？]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钳和之，以意宜之，此飞钳之缀也。[用之于人，谓用飞钳之术于诸侯也。量智能，料气熟者，亦欲知其智谋能否也。枢所以主门之动静，机所以主弩之放发。言既知其诸侯智谋能否，然后立法镇其动静、制其放发，犹枢之于门、机之于弩。或先而迎之，或后而随之，皆钳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则诸侯之权可得而执，己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飞钳之缀也”，谓用飞钳之术连于人也。]

用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钳而纵，可钳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复。[用于人，谓以飞钳之术任使人也。]

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言远近既至，乃立赏罚之势，制能否之事。事势既立，必先察党与之同异，别言语之是非。]

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外谓浮虚，内谓情实，有无谓道术能否，又必见其情伪之辞，知其能否之数。]

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既察同异、别是非、见内外、知有无，然后与之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则贤不肖可知也。]

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权之所以知其轻重，量之所以知其长短。轻重既分，长短既形，乃施隐括，以辅其曲直，如此则征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钩谓诱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钩钳之辞亦霸等级。故引钩钳之辞，内惑而得其情曰：“钩”，外誉而得其情曰：“飞”。得情即钳持之，令不得脱移故曰“钩钳”，故曰“飞钩钳”。]

钩钳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谓说钩钳之辞，或掉而同之，或合而异之，故曰“乍同乍异”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不可善，谓钩钳之辞所不能动，如此必先命征召之。重累者，谓其人既至，然后状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后都状其材术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从化者也。]

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或有虽都状其所有，犹未从化，然后就其材术短者誉毁之，人或过而从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或有状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为毁也。或有历说其短，材术便著，此以毁为重累也。为其人难动，故或重累之，或誉毁之，所以驱诱令从化。]

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其用，谓人既从化，将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恶，动以财货、采色者，

其忠谋不得两施也。〕

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既有不两施，宜行反忤之术。反忤者，意欲反合于此，必行忤于彼。忤者，设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觉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用之者，谓反忤之术；量者，谓其事业有无与谓与之亲。凡行忤者，必称其事业所有而亲媚之，则暗主无从而觉，故得行其术也。所行之术，虽有大小进退之异，然而至于称事扬亲则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钳之术。〔将行反忤之术，必须先定计谋，然后行之，又用飞钳之术以弥缝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言古之深识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诸侯，驱置忤合之地，然后设法变化而转移之。众心既从，乃求其真主，而与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人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伊尹，所以就桀、纣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后得合于其真主矣。〕

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不疑也。〔以天命系于殷汤、文王，故二臣归二主不疑也。〕

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夫忤合之道，不能行于胜己，而必用之于不我若，故知谁不如，然后行之也。〕

但以声誉扬之，故曰：“空往”，彼则开心露情，归附于己，故曰：“实来”。既得其情，必缓而勿失。又令数奏以言，以究其辞，如此则纵、横、东、西、南、北、反、复，惟在己之钳引，无思不服。〕

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钳之终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隐，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将合于此，必忤于彼。令其不疑，然后可行其意。即伊、吕之去就是也。〕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言趋合倍反，虽参差不齐，然后施之计谋，理乃适合。〕

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言倍反之理，随化而转，如连环之属。然其去就，各有形势，或反或复，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为之立制也。〕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所多所少，谓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后为之增减，故曰“以此先知”，谓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转化，谓转变以从化也。〕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能仁为贵，故无贵；立善为师，故无常师。〕

圣人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善必为之，故无不为；无稽之言不听，故无所听。〕

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于事必成，于谋必合，如此者，与众立之，推以为主也。〕

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合于彼必离于此，是

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既行计合之道，于不如己者，则进退纵横，唯吾所欲耳。〕

揣摩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摩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之有无。”〕

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的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能知？如此者是谓权量。〔天下之情，必见于权也。善修量权，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适而不可哉！〕

揣摩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失其变。〔夫人之性，甚喜则所欲著，甚惧则所恶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极之。恶欲既极，则其情不隐，是以情欲因喜惧之变而失也。〕

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虽因喜惧之时，以欲恶感动，尚不知其变。如此者，乃且置其人无与之语，徐徐更问斯人之所亲，则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揣深揣情。〔夫情貌不差，内变者必见外貌，故常以其外见而知其内隐。观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谓揣深揣情也。〕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审权量，则国事可计，审揣情，则人主可说，至于谋虑情欲，皆揣而后行，故曰：“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也。〕

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言审于揣术，则贵贱成败唯己所制，无非揣术所为，故曰“其数一也”。〕

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先王之道，圣智之谋，虽弘旷玄妙，若不兼揣情之术，则彼之隐匿从何而求之？然则揣情者，乃成谋之本，而说之法制也。〕

常有事于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难为。〔挟揣情之术者，必包独见之明，故有事于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穷几尽变，故先事而至，自非体玄极妙则莫能为此矣，故曰：“此难为”者也。〕

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人情险于山川，难于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难乎？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谋虑出于人情，必当知其时节，此其所以最难也。〕

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蜎飞蠕动，微虫耳，亦犹怀利害之心。故顺之则喜悦，逆之则勃怒，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无；顺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则顺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观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审几微之势，故曰：“生事者，几之势也”。〕

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言既揣其情，然后修饰言语以进之，故说辞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论也。〕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谓揣知其情，然后以其

也。〔圣人者，体道而设教，参天地而施化，韬光晦迹，藏用显仁，故人安得而不知其所以利，从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善战者绝祸于心胸，禁邪于未萌，故以不争为战，师旅不起，故国用不费。至德潜畅，玄风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于神明。〕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发，言人之材性参差、事务变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虚，因几而动之。〕

平者，静也；正者，直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名责发扬，故曰：“发也”；行贵成功，故曰：“成也”。〕

故圣所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言上十事，圣人独用以为摩，而能成功立事。然众人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然后能之。〔谋不周密，则失几而害成；说不悉听，则违顺而生疑；事不必成，则止费而有废。皆有所难，能任之而无难者，其唯圣人乎？〕

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为通者说谋必虚受，如受石投水，开流而纳泉，如此则何隙而可得？故曰：“结而无隙也”。〕

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夫

所欲摩之，故摩为揣之术。内符者，谓情欲动于内，而符验见于外。揣者，见外符而知内情，故曰：“符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隐。〔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动而内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则以情度情，情本潜密，故曰：“其道必隐”也。〕

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言既揣知其情所趋向，然后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动，又测而探之，如此则内符必应。内符既应，必欲为其所为也。〕

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无患。〔君既所为，事必可成，然后从之。臣事贵于无成有终，故微而去之。若己不同于此计，今功归于君，如此可谓塞窞、匿端、隐貌、逃情。情逃而窞塞，则人何从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猜妒，故能成事而无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此摩甚微，彼应自著，观者但观其著，而不见其微。如此用之，功专在彼，故事无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钓者露饵而藏钩，故鱼不见钩而可得；贤者观功而隐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胜由于善摩，摩隐则无从而畏，故曰：“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

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潜谋阴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测，故曰“神”也。功成事遂，涣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

谋成必先考合于术数，故道、术、时三者相偶合，然后事可成而功业可立也。]

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进说而能令听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言内符之应外摩得类则应，譬犹水流就湿，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善于摩者，其唯圣人乎？故曰：“独行之道”者也。]

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见几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拘，何抱之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权篇第九

说之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说者，说之于彼人也；说之者，有资于彼人也。资，取也。]

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说者所以文饰言语，但假借以求入于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须有损益，故曰：“假之者损益之谓也”。]

应对者，利辞也；利辞也，轻论也。[谓彼有所问，卒应对之者，但便利辞也，辞务便利，故所……]

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核实务，以成义理者，欲明其真伪也。真伪既明，则符验自□□。符验也，言或反复欲相和也。]

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言或不合，反复相难，所以却论前事也。却论者，必理精而事明，几微可得而尽矣。]

故曰“却论者钓几”也，求其深微曰“钓”也。]

佞言者，谄而于忠；[谄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谄而于忠”；]

谀言者，博而于智；[博者，繁称文辞，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平言者，决而于勇；[决者，纵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决而于勇”；]

威言者，权而于信；[威者，怵也，谓象怵威而陈言也；权者，策选进谋，以求信名，故曰“权而于信”。]

静言者，反而于胜。[静言者，谓象清静而陈言。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以求胜名，故曰“反而于胜”。]

先意成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宜者，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己实不足，不自知而内讼，而反攻人之过，窒他谓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几关也，所以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听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口者所以发言语，故曰“口者机关”也。情意宜否，在于机关，故曰“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窥见间隙，见彼奸邪，故曰“窥间见奸邪”。耳、心、目三者调和而相应感，则动必成功，吉无不利，其所无□□，则以顺道而动，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者也。]

故系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苟能观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虽系言纷葩不乱，翱翔越不迷，变易改常而不危者也。]

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五色为有目者施，故无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为有耳者作，

故无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此不可以往说于彼者，为彼暗滞无所可开也。彼所不来说于此者，为此浅局无所可受也。夫浅局之与暗滞，常闭塞而不通，故圣人无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体，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触忌讳，故曰：“有忌讳”也。金为坚物，众口能铄之，则以众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可听在于合彼，可成在于顺理，此为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智者之短，不胜愚人之长，故用愚人之长也；智者之拙，不胜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弃拙短，而用工长，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人能从利之所长，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见听，举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虫之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之用其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言介虫之坚厚以自藏，螫虫之动也，行毒螫以自卫，此用其所长也，故能自免于害。至于他鸟兽，莫不知用其长以自保全。谈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辞言五，曰病、曰怨、曰忧、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畅。〕

故曰：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气衰而不

神也。〕

怨者，肠绝而无主也；〔怨者内动，故肠绝而言无主也。〕
忧者，闭塞而不泄也。〔忧者快悒，故闭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动而不治也；〔怒者郁勃，故妄动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无要也。〔喜者摇荡，故宣散而言无要。〕

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此五者既失于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则废而止之也。〕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此宜发言之术也，不达者反之，则逆理而不免成于害也。〕

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与智者语，将以其明斯术；与不智者语，以此术教之。然人迷日因久，教之不易，故难为也。〕

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言者条流舛难，故多类也；事则随时而化，故多变也。若言不失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不乱故不变，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变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贵而不妄。〕

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听聪则其内不乱，知明则可否自分，辞奇则是非有证。三者能行，则功成事立，故须贵之。〕

谋篇第十

为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

则其情可求；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

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拥，始于古之所从。[言审情之术，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参以验之，然后奇计可得而生。奇计既生，莫不通达，故不知其所拥蔽。然此奇计非自今也，乃始于古之顺道而动者，盖从于顺也。]

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量、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诸同情欲，共谋立事，事若俱成，后必相亲；若乃一成一害，后必相疏，理之常也。]

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偏害者也。[同恶，谓同为彼所恶，后若俱害，情必相亲；若乃□□□□，理必相疏，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类一也。[同异之分，用此而察。]

故墙坏于隙，木毁于其节，斯盖其分也。[墙木毁由于隙节，况于人事之变生于同异，故曰“斯盖其分”。]

故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言事有本根，各有从来。譬之乔木，因根而有枝条花叶，故曰“变隙然后生于事业”。生事业者，必须计谋；成计谋者，必须议说。议说必有当否，故须进退之；既有黜陟，须事以为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其道数一也。]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使轻货者出费，则费可

全；使轻难者据危，则危可安；使达数者立功，则功可成。总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岂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以此三术，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谋者因事兴虑，宜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柔弱胜于刚强，故积弱可以为强；大直若曲，故积曲可以为直；少则得众，故积不足可以为有余。然则以弱为强，以曲为直，以不足为有余，斯道术之所行，故曰“道术行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外阳相亲，而内实疏者说内，以除其内疏；内实相亲，而外阳疏者说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若内外无亲而怀疑者，则因其疑而变化之；彼或因见而有所见，则因其所见而然之。]

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既然见彼或有可否之说，则因其说要结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势，则因其势以成就之。]

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去就既成，或有恶患，则因其恶也。以权量之，因其患也，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动之，[患恶既除，或恃胜而骄者，便切摩以恐惧之，高危以感动之。]

微而正之，符而应之，[虽恐动之，尚不知变者，则微有所引据以证之，为设符验以应之。]

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虽有为设引据，符验尚不知变者，此则或深不可救也。使拥而塞之，乱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计谋之用也。]

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之道内阳而外阴，愚人之道内阴而外阳。〕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者宽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难事。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祸，以其难事。故贤者莫得申其计划，则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难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则他莫能为，惟智者可矣，故曰“无为而贵智”矣。〕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众人所不能知，众人所不能见，智独能用之，所以贵于智矣。〕

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亦既用智，先己而后人。所见可否，择事为之，将此自为；所不可见，择事而为之，将此为人。亦犹伯乐教所亲相骖駉，教所憎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言先王之道，贵于阴密，寻古遗言，证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圣人之制道，唯在隐匿”。所隐者中正，自然合道，非专在仁、义、忠、信也，故曰“非独忠、信、仁、义”。〕

道理达于此义之，则可与言。〔言谋者晓达道理，能于此义达畅，则可与语至而言极矣。〕

由能得此，则可与穀远近之义。〔穀养也。若能得此道之义，则可与居大宝之位，养远近之人，诱于仁寿之域也。〕

决篇第十一

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害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公者，扬于王庭，名为聚讼，莫执其咎，其事难成；私者，不出门庭，慎密无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虽复潜谋，不如与彼要结。二人同心，物莫之间，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正者循理守常，难以速进；奇者反经合义，事同机发，故正不如奇。奇计一行，则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与人主言奇，则非常之功可立；与人臣言私，则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身在内，而言外泄者，必见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见危也。〕

无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谓其事虽近，彼所不欲，莫强与之，将生恨怒也。教人当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犹以暗除暗，岂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学顺人之所好，避讳人之所恶，但阴自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悦，明言以报之，故曰“阴道而阳取之”也。〕

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将欲去之，必先听纵，令极其过恶，过恶既极，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纵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貌者，谓察人之貌以至知其情也。谓其人中和平淡，见善不美，见恶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谓彼情宽密，可令知者可为用谋，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宽密，不可令知者，谋者不为用谋也，故曰“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制命者，言命为人所制也。〕

至于诱也。〔有疑然后决，故曰“必托于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则善，有恶则恶，福惠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恶其有患”。然善于决疑者，必诱得其情，乃能断其可否也。〕

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怀疑曰“惑”，不正曰“偏”。决者能无惑，偏行者乃有通济，然后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则疑者不受其决。〕

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谓疑者本其利善，而决者隐其利善之情，反托之于恶，则不受其决，更致疏远矣。〕

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言上之二者，或去利托于恶，疑者既不受其决，则所行罔能通济，故有失利罹害之败，凡此皆决事之失也。〕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圣人善变通、穷物理，凡所决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蔽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

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励，勉也。阳为君道，故所言必励于一；一，无为也；阴为臣道，故所言必励于二；二，有为也。君道无为，故以平素为主；臣道有为，故以枢机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枢机也。四者其所施为，必精微而契妙，然后事行而理不违。〕

于是，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君臣既有定分，然后度往验来，参以平素，计其是非，于理既可，则为之决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则为决之。〕

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所谓惠而不费，故为决之。〕

用力犯勤劳，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则可决之；〔所谓知之所无可奈何，安之若命，故为之决。〕

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去患从福之人，理之大顺，故为决之也。〕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机，以正乱治决成败，难为者。〔治乱以之正，成败之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故曰“难为”。〕

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夫以先王之圣智无所不通，犹用蓍龟以自决，况自斯已下而可以专己自信不博谋于通识者哉？〕

符言第十二

〔发言必验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静，其被节无血肉。〔被，及也。肉，肥也，谓饶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静，则所及人节度，无不饶裕。〕

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言人君善与事结而不变静者，但虚心平意以待之，倾损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主于位者，安、徐、正、静而已。〕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目明则视无不见，耳聪则听无不闻，心智则思无不通。是三者无拥，则何措而非当也？〕

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盖用此道也。〕

辐凑并进，则明不可塞。〔夫圣人不自用其聪明，思虑而

任之天下，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智者为之谋，若云从龙，风从虎，霁然而莫之御，辐凑并进不亦宜乎！若日月照临，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主于明者，以天下之目视也。〕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崇德之术，在于恢弘博纳。山不让尘，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流，故能成其深；圣人不拒众，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坚而拒之”也。〕

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言许而容之，众必归而防守；拒而逆之，众必达而闭塞。归而防守，则危可安；达而闭塞，则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弘纳哉？〕

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欤。〔高莫过山，就可极；深莫过渊，就可测。若乃神明之位，德术正静，迎之不见其前，随之不见其后，其可测量乎哉？〕

有主德。〔主于德者，在于含弘而勿距也。〕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信，则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则受戮之人没齿无怨也。〕

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言施恩行赏，耳目所见闻，则能验察不谬，动必当功。如此，则信在言前，虽不见闻者，莫不暗化也。〕

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言每赏从信，则至诚畅于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禄不倾如泰山，又况不逞之徒欲备其奸谋干于君位者哉！此犹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

有主赏。〔主于赏者，贵于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天有逆顺之纪，地有孤虚之理，人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后，有阴阳向背之宜，有国从事者不可不知。又荧惑，

天之法星，所居灾眚，吉凶尤著，故曰：“虽有明天子，必察荧惑之所在”。故亦须知也。〕

有主问。〔主于问者，须辨三才之道。〕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九窍运为，心之所使；五官动作，君之所命。〕

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赏善罚非，为政之大经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与者，应彼所求；求者，应而无得。应求，则取施不妄；得应，则行之无怠。循性而动，何劳之有？〕

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固能久长。〔因求而与，悦莫大焉；虽有玉帛，劝同赏矣。然因逆理，祸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长久者也。〕

有主因。〔主于因者，贵于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周，谓遍知物理；于理不周，故群臣乱也。〕

家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开？〔家，犹业也，群臣既乱，故所业者无常，而内外闭塞，触途多碍。何如知所开乎？〕

开闭不善，不见原也。〔开闭即掉阖也，既不用掉阖之理，不见为善之源也。〕

有主周。〔主于周者，在于遍知物理。〕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用天下之目视，故曰“长视”。用天下之耳听，故曰“飞耳”，用天下之心虑，故曰“树明”者也。〕

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言用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故千里之外，隐微之中，莫不玄览。既察隐微，故为奸之徒，绝邪于心胸，故曰：“莫不暗变更”〕

也。]

有主恭。〔主于恭者，在于聪明文思。〕

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实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循名而为实，因实而生名；名实不亏，则情在其中。〕

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名当自生于实，实立自生于理。〕

理生于名实之德，〔无理不当，则名实之德自生也。〕

德生于和，和生于当。〔有德必和，能和自当。〕

有主名。〔主于名者，在于称实。〕

转丸、胜乱二篇皆亡

〔或有庄周《胠篋》而无次第者。按鬼谷之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胠篋》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圣法为桀跖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于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丸》、《胜乱》者，《本经》、《中经》是也。〕

本经阴符七篇

〔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

盛神法五龙；〔五龙，五行之龙也。龙则变化无穷，神则阴阳不测，故盛神之道，法五龙也。〕

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人。养神之所，归诸道。〔五气，五藏之气也，谓神、魂、魄、精、志也。

神居四者之中，故为之长。心能舍容，故为之舍；德能制邪，故为人。然养事之宜，归之于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无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纪”也。言天道混成，阴阳陶铸，万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弘厚，莫见其形。至于化育之气，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状貌语，不可以名字寻，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是以谓之“神灵”。〕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神明禀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时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谓之德，五气各能循理则成功可致，故曰“德养五气”也。一者，无为而自然者也。心能无为，其术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术”也。〕

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心气合自然之道，乃能生术，术之有道由舍，则神乃为之使。〕

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十二者，谓目、见、色、耳、闻、声、鼻、受、香、口、知、味、身、觉、触、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气候由之出入，故曰“气之门户”也。唯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总摄”也。凡此皆受之于天，不亏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体同于天，故曰“与天为一”也。〕

而知之者，内修炼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内修炼谓假学而知之者也。然圣人虽圣，犹假学而知，假学即非自然，故曰“以类知之”也。〕

故人与生一，出于化物。〔言人相与生在天地之间，其得一耳。既出之后，随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类在窍，有所疑惑，通于心术，术必有不通。〔窍，谓孔窍也。言之事类，在于九窍。然窍之所疑，必与术相通，若乃心无其术，术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舍神，此之谓化。〔心术能通，五气自养；然养五气者，务令来归舍；神既来舍，自然随理而化也。〕

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言能化者，在于全五气，神其一长者。言能齐一志、思、而君长之。神既一长，故能静和而养气。气既养，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也。四者能不衰，则四边威势，无不存而舍之，则神道变化自归于身，神化归身可谓“真人”。〕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一者，无为也，言真人养产万类，怀抱天心，施德养育，皆以无为为之，故曰：“执一而产养万类”。至于志、意、思、虑，运行威势，莫非自然，循理而动，故曰“无为以包”也。然通达此道，其唯善为士乎？既能盛神，然后乃可养志者也。〕

养志法灵龟；〔志者察是非，龟者知吉凶，故曰：“养志法灵龟”。〕

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言以心气不达，故须养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此明纵欲者，不能养气志；故所思不达者也。〕

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

则思理达矣。〔此明寡欲者，能养其志，故思理达矣。〕

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和通，则莫不调畅，故乱气自消。〕

故内以养气，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职明矣。〔心通，则一身泰；职明，则天下平。〕

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气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将欲用之于人，谓之“养志之术”，用人也。养志则气盛，不养则气衰。盛衰既形，则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则善于养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养，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失志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此明丧神始于志不养也。〕

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仿佛，不精明之貌；参会，谓志、心、神三者之交会也。神不精明，则多违错，故参会不得其一。〕

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谓少欲而心安也。威势既不分散，神明常来固守，如此则威势分势震动物也。上分谓散亡也，下分谓我有其威而能动彼，故曰“乃能分”也。〕

实意法滕蛇；〔意委曲，蛇能屈伸，故实意法滕蛇也。〕

实意者，气之虑也。〔意实则气平，气平则虑审，故曰“实意者气之虑”。〕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神明荣，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智不可乱，故能成其计谋；功不可间，故能宁其邦国。〕

意虑定则心遂安，则其所行不错，神者得则凝。〔心安则物无为而顺理，不思而玄览，故虽心之所不错，神自得之，得之则无不成矣。凝者，成也。〕

识气寄，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寄，谓客寄，言气非真，但客寄耳。故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如此则言皆胸臆，无复由心矣。〕

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言心术诚明而不亏，真一守固而不化，然后待人接物，彼必输诚尽意。智者虑能，明者献策，上下同心，故能交会也。用天下之耳听，故物候可知矣。〕

计谋者，存亡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虚而无实。〔计得则存，计失则亡，故曰“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合物，则听者不为己，听不审者。听既不审，候岂得哉？乖候而谋，非失而何？计既失矣，意何所持？惟有虚伪，无复诚实。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故曰“必在心术始”也。〕

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淡无为，如此则五脏安静、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漠然不动，则可以内视无形，反听无声。志虑定，太虚至，神明千万，往来归于己也。〕

以观天地开闭，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唯神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于不知，见于不见，岂待出户牖窺之然后知见哉？固以不见而命，不行而至也。〕

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道，无

思也，无为也。然则“道知”者，岂用知而知哉？以其无不知，故能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来舍。宿，犹舍也。〕

分威法伏熊：〔精虚动物谓之威，发近震远谓之分，熊之搏击，必先伏而后动，故分威法伏熊。〕

分威者，神之覆也。〔覆，犹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后其职可分也。〕

故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须静意固志，自归其舍则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外威既盛，则内志坚实，表里相副，谁敢当之？物不能当之，物不能当，则我之威分矣；威分动，则物皆肃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言威势既盛，人物肃然。是我实有而彼虚无，故能以我实取彼虚，以我有取彼无。取之也，动必相应，犹称铢以成镒。二十四铢为镒者也。〕

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言威分势震物犹风，故能动必有随，唱必有和。但挠真指，以名呼之，则群物毕至。然徐徐以次观其余众，犹性安之，各令得所。于是风以动之，变以化之，犹泥之在钧，群器之形自见。如此则天下乐推而不厌，谁能间之？〕

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言审识唱和之理，故能有间必知。我既知间，亦既见间，即能间，故能明于动变，而威可分者。〕

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既能养志、伏意，视之其间，则变动之术可成矣。〕

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

乃为之形势。〔谓自知志意固实者，此可以自养也。能行礼让于己者，乃可以养人也。如此则神存于内，兵亡于外，乃可为之形势也。〕

散势法鸷鸟；〔势散而后物服，犹鸟击禽获，故散势法鸷鸟也。〕

散势者，神之使也。〔势由神发，故势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间而动。〔无间则势不行，故用之心循间而动。〕

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言威敬内盛，行之又因间而发，则势自然而散矣。〕

夫散势者，心虚志溢。〔心虚则物无不包，志溢则事无不决，所以能散其势。〕

意失威势，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志意衰微而失势，精神控制而不专，则言疏外而多变。〕

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知其志意隆替，然后可为之度数。度数既立，乃后揣说之。图其事也，必尽圆方之理，变短长之用也。〕

无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势分矣。〔散不得间，则势不行。故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得间，势自分矣。〕

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五气内精，然后可以外察虚实之理，不失则间必可知。有间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实也。〕

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计谋者，志意之所成，故随其志意，必知其计谋也。〕

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神不肃察，所以势败。〕

转圆法猛兽；〔言圣智之无穷，若转圆之无止；转圆之无止，犹兽威无尽，故转圆法猛兽。〕

转圆者，无穷之计。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圣心若镜，物感斯应，故不测之智，心术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义类，说义无穷。〔既以圣心原不测，通心术，故虽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类其万类之变，说无穷之义也。〕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事至然后谋兴，谋兴然后事济。事无常准，故形容不同。圆者运而无穷，方者止而有分；阴则潜谋未兆，阳则功用彰；吉则福至，凶则祸来。凡此事皆反□□，故曰“事类不同”者也。〕

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此谓所谋圆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谬，故圣人法转圆之思，以求顺通合也。〕

故兴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圣人体道以为用，其动也神，其随也天，故兴造化。其动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远，然后发施号令。〕

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天地则独长且久，故无极；人事则吉凶相生，故无穷。天地以日月不过、陵谷不迁为成，人事以长保元亨、考终厥命为成，故见其计谋之得失，则吉凶成败之所终皆可知也。〕

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言吉凶无常准，故取类转圆。然圣人坐忘遗鉴，体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后转圆而从其方，弃凶而从吉，方谓存亡之所在也。〕

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圆者，通变不穷，故能合彼此之语；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错有为之事。转化者，改祸为福，故可观计谋之得失；接物者，顺通人情，故可以观进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谓上四者，必见会之变，然后总其纲要而结之，则情伪之说可接引而尽矣。〕

损兑法灵誓。〔老子曰：“塞其兑。”河上公曰“兑，目也。”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兑能知得失，著能知休咎，故“损兑法灵誓”也。〕

损兑者，几危之决也。〔几危之理，兆动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见，故曰：“损兑者，几危之决”也。〕

事有适然，物有成败。几危之动，不可不察。〔适然者，有时而然也，物之成败有时而然。几危之动，自微至著，若非情适远心，知机玄览，则不能知于未兆，察于未形。使风涛潜骇，危机密发，然后河海之量堙为穷流，一簣之积叠成山岳。不谋其始，虽悔何之。故曰：“不可不察”。〕

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夫圣人者，勤于求贤，密于任使，故端拱无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数奏以言，故曰“言察辞”也。又明试以功，故曰“合于事”也。〕

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用其心眼，故能知之；减损他虑，故能行之。〕

损之说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辞也。〔言减损之说，及其所说之物，理有不可，圣人不生辞以论。〕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智者听人之言，采当毫之言，虽复辩周万物，不自说也，故不以己能言而弃人之言。既有众言，故辞当而不烦；

还任众心，故心诚而不伪。心诚言当，志意岂复乱哉。〕

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自然之道以为实。〔失事而后谋生，改常而后计起，故心当其难易之际，然后为之谋。谋失自然之道，则事废而功亏，故必因自然之道，以为用谋之实也。〕

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夫谋之妙者，必能转祸为福，因败成功，追彼而成我。彼用圆者，谋令不行；彼用方者，谋令不止。然则圆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谋既发，彼不得其常，岂非大功哉！至于谋之损益，皆为生辞以论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威其机危，乃为之决。〔夫所以能分威散势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机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后能决之。〕

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谿。〔言善损兑以专心眼者，见事审得理明，意决而不疑，志雄而不滞，其犹决水转石，谁能当御哉？〕

持 枢

〔枢者，居中以运外，处近而制远，主于转动者也。故天之北辰，谓“天枢”；门之运转者，谓之“户枢”。然则，持枢者，动运之柄以制物也。〕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不为而自然也。不为而自然，所以为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静而顺之，则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若乃干其时令，逆其气候，成者犹败，况未成者？元亮曰：“舍气之类，顺之必悦，逆之必怒，况天为万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言人君法天以运动，故曰“亦有天枢”。然其生、养、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复不别耳。〕

亦复不别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谓倒置之，曰“道非义而何？”此持枢之术，恨太简促，畅理不尽，或篇简既尽，本不能全也。〕

中 经

〔谓由中以经外，发于心本，以弥缝于物者也，故曰“中经”。〕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执，穷者不忘恩也。〔振，起也；趋，向也。物有穷急，当振起而向护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执，则穷者怀，终不忘恩也。〕

能言者，传善博惠；〔俦，类也。谓能言之士解纷救难；虽不失善人之类，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为不失道也。〕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言小人在拘执，而能救养之，则小人可得而使也。〕

盖士，当世异时，或当因免阨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阨坑，谓将有兵难，转使沟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祸者，代害能言，谓小人之道，谗人罔极，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破德为雄，谓毁文德，崇兵战。抑拘成罪，谓人不章，横被纆绁。戚害，谓天下荡荡无复纲纪，而贤者守死善道，真心不渝，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败败自立，谓天未悔祸，危败相仍，君子穷而必

通，终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贵有术而制人，不贵无术而为人所制者也。〕

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郅，缀去却语，摄心守义。〔此总其目，下别序之。〕

本经记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此总言《本经》、《持枢》、《中经》之义，言《本经》纪事但纪道数而已。至于权变之要，乃在《持枢》、《中经》也。〕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也。〔见彼形，象其体，即知其容貌者，谓用爻卦占而知之也。〕

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谓彼人之无守，故可以影响、形容、象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听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郅而去之。〔有守之人，动皆正直，举无淫僻，厥后昌盛，晖光日新，虽有辩士之舌，无从而得发，故隐情、塞郅、闭藏而去之。〕

闻声和音，谓声气不同，则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递相克食，性气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宫则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为四声主也。〕

故音不和则不悲，不是以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于耳也。〔散伤丑害，不和谐之音；音气不和，必与彼乖，故言其必逆于耳。〕

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

合、音不调者也。〔言若音气乖彼，虽行誉美盛，非彼所好，则不可如比目之鱼、合翼之鸟两相须也，其有能令两相求应不与同气者乎？〕

解仇斗邻，谓解羸微之仇。斗邻者，斗强也。〔辨说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故羸微为仇，从而解之；强者为邻，从而斗之也。〕

强邻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斗而强者盛，从而高其功、盛其势也。〕

弱者哀其负，伤其卑，行其名，耻其宗。〔斗而弱者，从而哀其负劣，伤其卑小，污下其名，耻辱其宗也。〕

故胜者，斗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知进而不知退，必有亢龙之悔。〕

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弱者闻我哀伤，则勉强其力，倍意致死，为我为是也。〕

邻无极大，御无强大，则皆可胁而并。〔言虽为邻，非能强大；其于捍御，亦非强大。如是者，则以兵威胁令从己，而并其国也。〕

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系，属也，谓己令去，而欲缀其所属之言，令后思而同也。〕

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历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欲令去后有思，故接贞信人之称其行之盛美，历其志令不怠。谓此美行，必可常为，必可报复，会通其人，必令至于喜悦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明疑疑而去之。〔言既称行历志令其喜悦，然后以他人庶几于此者，引之以以为成验，以结己往之心，又明已疑疑至诚，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

却语者，察伺短也。〔言却语之道，必察伺彼短也。故多必

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言多不能无短，既察知其短，必记识之，以取验之相也。〕

动以忌讳，示以时禁。〔既有其短，则以忌讳动之，时禁示之，其人因以怀惧。〕

然后结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其人既以怀惧，必求服之情，然后结以诚信以安其惧心，其向语盖利而知之，则其人之恩威，固以深矣。〕

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既藏向语，又戒之曰：勿于多方人前见其所不能也。〕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欲将摄取彼心，见其好学伎术，则为作声誉合远近知之也。〕

方验之，惊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既为作声誉，方且以道验其技术，又以奇怪从而惊动之，如此则彼人心系于己也。〕

效之于验，验去乱其前，吾归诚于己。〔人既系心于己，又效之于时人，验之于往贤，然后更理其前所谓之曰：“吾所以然者，归诚于彼人之己，如此则贤人之心可得而摄”。乱者，理也。〕

遭淫色酒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言将欲摄愚人之心，见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之可说。又以过于酒色，必之死地，生日减少，以此可忧之事以感动之也。〕

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澜之命，使有后会。〔又以音乐之事，彼所不见者，以喜悦之，言终以可观，何必淫于酒色？若能好此，则性命漫澜而无极，终会于永年。愚人非可以道胜说，故推音乐可以摄其心。〕

守义者，谓守以人义，探心在内以合也。〔义，宜也。宜探其内心，随其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也。〔既

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从外制内，内由我制，则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属，莫不由随之也。]

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小人以探心之术来比于君子，必以左道用权。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乱常，害贤伐善，所用者左，所违者公，百废昏亡，万机旷紊，家破国夺，不亦宜乎！]

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道，谓《中经》之道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鬼谷子》

捭阖第一

[捭，拨动也。阖，闭藏也。凡与人言之道，或拨动之示其同；或闭藏之示其异。]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始终，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较其伎巧短长。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

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为谋。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动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反应第二

〔听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难之。彼困难以更思，必有以应也。〕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动也；已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置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常持其网驱之，其言无比，乃为之变，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已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欲闻其声反嘿，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嘿，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也。符应不失，如螭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鱼。见形也，如光之与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阳与阴；如圆与方，如方与圆。未见形圆以道之，既形

方以事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内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内精相得，然后固结不离。〕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捷，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人则人，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蛛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人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内者进说辞，捷者，捷者谋也。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御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故曰：“不见其类而说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民人产业，曰：“捷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悟，捷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

抵巇第四

〔抵，击实也。巇，衅隙也。墙崩因隙，器坏因衅，击而实之，不败若不可救，因而除之。〕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事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巇者，衅也。罅者，洞也。洞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谋，皆由抵巇。隙为道术。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蘖”。圣人见萌芽蘖，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复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飞钳第五

〔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钳，谓牵持絏束令不得脱也。〕

凡度量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钩钳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钳之，其事用抵牾。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量权量能，见天时的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财货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其所重，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钳求之。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钳和之，以意宜之，此飞钳之缀也。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钳而纵，可钳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复。虽覆，能复，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隐，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将欲合于此，必先忤于彼。令其不疑，然后可行其意。〕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的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

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钳之术。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天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无疑也。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揣篇第七

〔揣者，测而探之也。〕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的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能知？”此者，是谓权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

必失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测深揣情。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常有事于隐，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

摩篇第八

〔摩者，顺而抚之也。摩得其情，则顺而抚之，以成其事。〕

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隐。微揣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窞、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

以卑。平者，静也；正者，直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谋莫难于固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然后能之。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权篇第九

〔权者，反复、进却，以居当也。〕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疑者，决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几关也，所以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辞，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之五色。

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辞言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畅。故曰：“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辨；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数，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

谋篇第十

为人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拥，始于古之所从。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南

也。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其类一也。故墙坏于其隙，木坏于其节，斯盖其分也。故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计，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裁之。故为强者积于弱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正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失命也。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利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

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贵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言。由能得此，则可与穀远近之义。

决篇第十一

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有福，恶其有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言诚之者，有以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是，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用力犯勤劳，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几，以正乱治决成败，难为者，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

符言第十二

〔符言者，揣摩之所归也，捭阖之所守也，千圣之所宗也。如符然，故曰“符言”。〕

安、徐、正、静，其被节无肉。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有主位。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辐凑并进，则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坎！有主德。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有主贵。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之处安在？有主问。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长。有主因。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家干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开？开闭不善，不见原也。有主周。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有主恭。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有主名。

转丸第十三〔亡〕

胠箴第十四〔亡〕

〔陶弘景曰：“或有取庄周《胠箴》而充之次第者，按鬼谷之

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胠篋》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圣法，为桀、跖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于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丸”、“胠篋”者“本经”之“中经”是也。]

本经阴符七篇

〔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含符契，故曰“阴符”。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

盛神法五龙。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人。养神之所，归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内循练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故人，与生一，出于化物。知类在窍，有所疑惑，通于心术，术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舍神。此之谓化。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养气者其和。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为之，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

养志法灵龟。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

衰则思不达也。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气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故内以养志，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分职明矣。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气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养，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失志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实意法腾蛇。实意者，气之虑也。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神明荣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意虑实则心遂，安则其所行不错，神者得则凝。识气寄，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计谋者，存亡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虚而无实。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以观天地开辟，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以实取虚，以

有取无，若以镒称铢。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审于唱和，以见其间，动变明，而威可分。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

散势法鸷鸟；散势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夫散势者，心虚志溢。意失威势，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无则不散势，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

转圆法猛兽；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势，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故兴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皆见其会，乃为要接，以接其说也。

损兑法灵蓍。损兑者，危机之决也。事有适然，物有成败。机危之决，不可不察。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损之说之，物有

不可者，圣人不为辞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自然之道以为实。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为“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威其机危，乃为之决。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谿。

持 枢

〔枢者，居中以运外，处近而制远，主于转动者也。故天之北辰曰“天枢”，门之转动曰“户枢”。然则，持枢者，动运之柄以制物也。陶弘景曰：“此持枢之术，限太简促，物理不尽，或编篇既烂，本不能全也。”〕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别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

中 经

〔谓由中以经外，发于心本，以弥缝于物者也。〕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执，穷者不忘恩也。能言者，传善博惠；于德厚者，依道；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盖士，当世异时，或当因免阨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

权，制于人者失命。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邻，缀去却语，摄心守义。本经记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生也。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邻而去之。闻声和音，谓声气不同，则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为四声主者，其惟宫乎？故音不和则夺，是以声散伤配害者，言必逆于耳也。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解仇斗邻，谓解羸微之仇。斗邻者，斗强也。强邻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气。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胜者，斗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邻无极大，御无极大，则皆可协而并。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往，明疑疑而去之。却语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动惕以忌讳，示以时禁，然后结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譬以奇怪之，人系其心于己。效之于人，验去乱其前，吾归诚于己，遭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动之者，为必死，生且少之忧。喜以目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漫之命，使有后会。守义者，谓守以人义，探心在内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之也。故小人比人

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江都秦氏乾隆五十五年刊本《鬼谷子》

捭阖第一

〔捭，拨动也。阖，闭藏也。凡与人之言道，或拨动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闭藏之令自言，示其异也。〕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若，顺。稽，考也。圣人在天地间，观人设教必顺考古道而为之。〕

为众生之先。〔首出万物以前人，用先知觉后知，用先觉后觉，故为众生先。〕

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阳开以生物，阴阖以成物，生成既著，须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门户，〔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见者，其惟知机乎！故曰：“知存亡之门户”也。〕

筹策万类（一本作“物”）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万类终始人心之理，变化朕迹莫不朗然元悟，而无幽不测，故能筹策达见焉。〕

而守司其门户。〔司，主守也。门户，即上存亡之门户也。圣人既达物理终始，知存亡之门户，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趋存也。〕

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一也。〔《意林引》作“自古及今”〕〔莫不肯亡而趋存，故曰：“其道一”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其道虽一，行之不同，故曰“变化无穷”。然有条而不紊，故曰“各有所归”也。〕

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此二者，法象各异，施教不同。〕

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意林》引无“一”字、“所”字〕〔政教虽殊，至于守司门户则一，故审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后者，后行之也。〕

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权谓权谋，能谓才能，伎巧谓百工之役。言圣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谋能之优劣，校考其伎巧之长短，然后因才而用。〕

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裨，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言贤、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贤者可裨而同之，不肖者可阖而异之，智之与勇可进而贵之，愚之与怯可退而贱之，贤愚各当其分，股肱各尽其力，但恭己无为牧之而已矣。〕

审定有无以（一本作“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言任贤之道必审定其材术之有无，性行之虚实，然后随其嗜欲而任之，以见其志意之真伪也。〕

微排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裨之，以求其利。〔凡言事者，则微排抑其所言，拨动以反难之，以求其实情。实情既得，又自闭藏而拨动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开而同之，所以尽其情；阖而异之，所以知其诚也。〕

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审其计谋，以原其同异。〕

离合有守，先从其志。〔计谋虽离合不同，但能有所执守，则先从其志以尽之，以知成败之归也。〕

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文选》注引云：“即欲闻之贵密，密之贵微。”“阖”作“闻”。“密之贵微”上脱“周”字，而与道相追。〕言拨动之贵其周遍，闭塞之贵其隐密。而此二者，皆须微妙合于道之理，然后为得也。〕

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料谓简择，结谓系束。情有真伪，故须简择；诚或无终，故须系束也。〕

皆（一本作“既”）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权衡既陈，轻重自分，然后为之度数，以制其轻重，轻重因得所，而为设谋虑，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谓轻重不合于斤两，长短不充于度数，便为废物，何所施哉？圣人因是自为谋虑，更求其反也。〕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谓中权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纳而藏之也。〕

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诚者阖而取之，不诚者阖而去之。〕

捭阖者，天地之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故谓天地之道。〕

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阴阳变动，四时开闭，皆捭阖之道也。纵横谓废起也，万物或开以起之，或阖而废之。〕

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言捭阖之道，或反之今出于彼，或反之覆来于此；或反之于彼，忤之于此；皆从捭阖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言事

无开阖，则大道不化，言说无变。故开闭者，所以化大道、变言说。事虽大，莫不成之于变化，故必豫之，吉凶系焉。〕

口者，心之门户（六字《意林引》）也。心者，神之主也。〔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门户也，神为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意林》作：“智谋皆从之出”〕〔凡此八者，皆往来于口中，故曰：“由门户出入也。”〕

故关之（一本有“以”字）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言八者若无开闭，事或不节，故关之以捭阖者，所以制其出入。开言于外，故曰“阳”也；闭情于内，故曰“阴”也。〕

阴阳其和，终始其义。〔开闭有节，故阴阳和；先后合宜，故终始义。〕

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一本作“荣显名誉”）、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阳”。〕

故言死（一本有“亡”字）、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阴”，曰“终”。〕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者”字据上文增，一本有），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谓言说者，有于阴言之，有于阳言之，听者宜知其然。〕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谓或拨动之，或闭塞之，以阴阳之言试之，则其情慕可知。〕

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谓与情阳者，言高以引之，与情阴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阴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阳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阴阳之理尽，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无所不可，故所说皆可。〕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尽阴则无内，尽阳则无外。〕

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贼曰“损”。又乖曰“去”；忘同曰“就”；去而遂绝曰“倍”；去而复来曰“反”；凡此不出阴阳之情，故曰：“皆以阴阳御其事”也。〕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此言上下相成，由阴阳相生也。〕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此言上以爵禄养下，下以股肱宣力。〕

阴阳相求，由捭阖也。〔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开闭而生也。〕

此天地之（一本无“之”字，当衍）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言既体天地、象阴阳，故其法可以说人也。〕

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天圆地方，上下之义也。理尽开闭，然后生万物，故为万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圆方之门户”。〕

反应第二

（《太平御览》引作“反复篇”，据本文当作“反复”一本亦作“反

应”）

〔听言之道，或有有不合，必反以难之，彼因难以更思，必有以应也。〕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大化者，谓古之圣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者道也，动必由道，故曰：“无形俱生也”。〕

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己（一本作“此”）。〔言大化圣人、稽众舍己，举事重慎，反复详验。欲以知来，先以观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于己。故能举无遗策，动必成功。〕

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动静由行止也，虚实由真伪也，其理不合于今，反求于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会于此，成此在于考彼，契今由于求古，则圣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不审则失之于几，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动也；已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以静观动，则所见审，因言观辞，则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谓言者或不合于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难之，使自求之，则契理之应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应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当观其次，令得自尽。象谓法象，比谓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理在元微，故无形也。无言则不彰，故以无形求有声。声即言也，比谓比类也。〕

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得鱼在于投饵，得语在于发端；发端则语应，投饵则鱼来，故曰：“钓语”。语则事合，故曰合事。明试在于数言，故曰：“得人实”也。〕

其张罾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张网而司之，彼善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圣贤斯辨，虽欲自隐，其道无由。故曰：“钓人之网”也。〕

常持其网驱之，其言无比，乃为之变。〔持钓人之网，驱令就取事也。或乖彼，遂不言无比，如此则为之变。常易网，更有以动之者矣。〕

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此言其变也，报犹合也，谓更开法象以动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见，因随其情而牧养也。〕

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己反往以求彼，彼必复来而就取，则奇筮必中。故言有象比，则口无择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谓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后重之、袭之、反之、复之，皆谓再三详审，不容谬妄，故能万事允惬；无复失其辞者也。〕

圣人所诱愚智，事皆不疑。〔圣人诱愚则闭藏之，以知其诚；诱智则拨动之，以尽其情。咸得其实，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言善反听者，乃坐忘遗鉴，不思元览，故能变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会夫。鬼神本密，今则不能，故曰变也。〕

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言既变而当理，然后牧之道审也。〕

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情明在于审牧，故不审则不明；审基在于情明，故不明则不审。〕

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谓言者于象比有变，必有反辞以难之，令其先说，我乃还静以听之。〕

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险，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此言反听之道，有以诱致之。故欲闻彼声，我反静默；欲彼开张，我反险致；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与。如此则物情可致，无能自隐也。〕

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欲开彼情，先设象比而动之。彼情既动，将欲生辞，徐徐牧养，今其自言，譬犹鸛鸣于阴，声同必应，故能以实理相归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谓所言之事，或因此发端，或因彼发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谓真伪、同异、情诈，因此上事而知也。〕

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谓动作言默，莫不由情与之出入。至于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见其式也。〕皆以先定为之法则。〔谓上六者，皆以先定于情，然后法则可为。〕

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反于彼者，所以求复于此，因以观彼情之所托，此谓信也。知人在于见情，故言用此也。〕

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谓听言之道，先自平静。既得其辞，然后察其事，或论序万物，或分别雄雌也。〕

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谓所言之事，虽非时要，然观此可以知微，故曰见微知类。〕

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也。符应不失，如滕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闻其言则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内，则情原必尽。故量能射意，乃无一失，若合符契，滕蛇所指，祸福不差。羿之引矢，命处辄中，听言察情，不异于此，故以相况。〕

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从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须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见形也，若光之与影也。《太平御览》引《反复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鱼；其伺言也，若声与响。”注曰：“和，答问也。因问而言，申叙其解，如比目鱼相须而行，候察言辞，往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按：本文与此异。[或能知己，彼须我知，必两得之，然后圣贤道合。故若比目之鱼，圣贤合则理自彰，犹光生而影见。]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以圣贤贤，复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

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圣贤相与，其道甚微，不移寸阴，见情甚疾。]

如阴与阳，如阳与阴；如圆与方，如方与圆。[上下之道，取类取象，比之于一体，其来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阴与阳；其相形也，犹圆与方。]

未见形圆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谓向晦入息，未见形之时，当以圆道导之，亦既出潜离隐见形之后，即以方取任之。]

进退左右，以是司之。[此言用人之道，或升进、或黜退、或贬左、或崇右，一惟上圆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方圆进退若不先定，则于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用事不巧，则操术续颠，圆方枘，情道两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己能审定，以之牧人，至德潜畅，元风远扇；非形非容，无门无户；见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谓之天神也。]

内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内情相得，然后结固而不离。]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道合则远而亲，情乖则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则就之而不用；顺其事，则去之而反求。]

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意林》引：“或遥闻而相思，或进前而不御”[分违则日进前而不御，理契则遥闻声而相思。]

事皆有内捷，素结本始。[言或有远之而相亲，去之反求，闻声而思者，皆由内合相待，素结其始，故曰皆有内捷，素结本始也。]

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结以道德，谓以道德结连于君，若帝之臣，名为臣，实为师也。结以党友，谓以友道结连于君，王者之臣，名为臣也，实为友也。结以货财，结以采色，谓若桀、纣之臣，费仲、恶来之类是也。]

用其意，欲人则人，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自入由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随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间也。]

若蚺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蚺母，蛇蝎也，似蜘蛛，在穴中有盖。言蚺母养子以盖覆穴，出入往来，初无间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内捷之臣，委曲从君，以自结固，无有间隙，亦由是也。]

内者进说辞，捷者捷所谋也。[说辞既进，内结于君，故

曰内者进说辞也。度情为谋，君必持而不舍，故曰：“捷者捷所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阴德，谓阴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谓所言当时未合，事过始验，故曰中来。〕

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目“故远而亲者”至此节，《邓析子》文与此微异〕〔谓所行合于己，谋待之以决其事，故曰：“遥闻声而相思”也。〕

故曰：“不见其类而说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言不得其情类而说之者，必北辕适楚、东轸游秦，所以见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术。〔“得”字上一本有“必”字〕〔得其情，则鸿遇长风，鱼纵大壑，沛然莫之能御，故能制行其术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开。〔此用者，谓其情也，则出入自由，捷开任意也。〕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万品所以结固而不离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义、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混，同也，谓先考《诗》、《书》之言以同己说，然后损益时事议论去就也。〕

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内，谓情内；外，谓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盖理之常也。〕

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言善知内外者，必明识道术之数，预揣来事，见疑能决也。〕

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既能明道术，故策无失计；策无

失计，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名人产业，曰：“捷而内合”。〔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赋税之业，使远近无差。上下有序，则取分明，远近无差，则徭役简。如此则为国之基，故曰：“捷而内合”也。〕

上暗不治，下乱不悟，捷而反之。〔上暗不治其任，下乱不悟其萌，如此天下无下邦，域中旷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己者由是而兴，故曰：“捷而反之”。〕

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言自贤之主，自以所行为得，而外不留贤者之说。如此者，则为作声誉而飞扬之，以钓观其心也。〕

若命自来已，迎而御之。〔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来召，已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翔而后集，意欲去之，因将危与之辞矣。〕

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去就之际，反复量宜，如员环之转，因彼变化，虽傍者莫知其所为。如是而退，可谓全身大仪。仪者，法也。〕

抵巇第四

〔巇，《太平御览》引作巇。刘逵注《左思赋》云：“鬼谷先生书有《抵巇》篇”，又作巇。〕

〔抵，击实也；巇，衅隙也，墙崩因隙，器坏因衅。而击实之，则墙器不败。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营置，人事亦犹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文选》注引云：“‘物有自然’，乐氏注曰：‘自然，继本名也’。”〕〔此言合离，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见，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

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察辞观行则近情可见，反往验来则远事可知，古犹今也。故反考往古，则可验来，故曰：“反往以验”。〕

隙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隙大则崩毁将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隙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隙之理也。〔引〕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隙之理也。〔朕者，隙之将兆，谓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来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崩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后善抵隙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三句《太平御览》引〕通达计谋，以识细微。〔四字《文选》注引〕〔形而上者，谓之圣人。故危兆绕形，朗然先觉，既明且哲，故独保其用也。因化说事，随机应变，通达计谋，以经纬识，而预防之也。〕

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汉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汤由百里而取万邦。经，始也；挥，动也。〕

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谋，皆由抵隙。抵隙隙为道术。〔言化政施外，兆萌芽孽之时。托圣谋而计起，盖由善抵隙之理。故能不失其机，然则隙隙既发，乃可行道术。故曰：“抵隙隙为道术也”。〕

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隙罅”。〔此谓乱政萌芽，为国之隙罅。伐射，谓相攻伐而激射。〕

圣人见萌芽隙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复之。〔如此，谓抵而塞之；如彼，谓抵而得之。反之，谓助

之为理；复之，谓因取其国。〕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政，世间犹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禅让之事；三王之事，世间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谓五伯时，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隙，不可不察也。〔合离谓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观尚有否泰为之隙隙，又况于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掉闾，能用此道，圣人也。〔掉闾，亦否泰也，体大道以经人事者，圣人也。〕

圣人者，天地之使也。〔后天而奉天时，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上合，谓抵而塞之，助时为治；检下，谓抵而得之，束手归己也。〕

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言能因循此道，则大宝之位可居，故能为天地守其神祀也。〕

飞钳第五

〔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钳，谓牵持絷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其所好，牵持絷束不得转移。〕

凡度量量能，所以征远来近。〔凡度其权略，量其材能，为远近声誉者，所以征远而来近也。谓贤者所在，或远或近；以此征来，若燕昭尊隗，即其事也。〕

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按：下文及注异，下脱“之党”二字）〔言远近既至，乃立赏罚之势，制能否之事。事势既立，必先察党与之同异，别言语之是非。〕

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外谓浮虚，内谓情实，有无谓术能否，又必见其情伪之辞，知其能否之数。〕

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既察同异，别是非，见内外，知有无，然后与之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则贤不肖可知也。〕

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权之所以知其轻重，量之所以知其长短。轻重既分，长短既形，乃施隐括，以辅其曲直，如此则征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钩谓诱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钩钳之辞亦有等级。故引钩钳之辞，内惑而得其情曰“钩”，外誉而得其情曰“飞”。得情即钳持之，令不得脱移，故曰“钩钳”，故曰“飞钩钳”。〕

钩钳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谓说钩钳之辞，或掉而同之，或阖而异之，故曰“乍同乍异”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不可善，谓钩钳之辞所不能动，如此必先命征召之。重累者，谓其人既至，然后状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后都状其材术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从化者也。〕

或先重以（“以”字疑衍）累，而后毁之；〔或有虽都状其所有，犹未从化，然后就其材术短者皆毁之，人或过而从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或有状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为毁也。或有历说其短，材术便著，此以毁为重累也。为其人难动，故或重累之，或皆毁之，所以驱诱令从化。〕

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其

用，谓人能从化，将用之必先知其性好恶，动以财货，采色者，欲知其人贪廉也。〕

或量能立势以钩之，〔量其能之优劣，然后立去就之势，以钩其情，以知智谋。〕

或伺候见洞而钳之，〔谓伺彼行事，见其洞而钳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牾。〔谓此上事，用抵牾之术而为之。〕

将欲用之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险阻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将用之于天下，谓用飞钳之术辅于帝王。度权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辅成否、天时盛衰、地形广狭、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时、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诸侯之交，亲疏爱憎，又欲知从否之众寡。〕

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以钳求之。〔既审其虑怀，知其好恶，然后就其所最重者而说之。又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钳而求之。所好不违，则何说而不行哉？〕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一本有“飞”字），以迎之、随之，以钳和之，以意宜之，此飞钳之缀也。〔用之于人，谓用飞钳之术于诸侯也。量智能、料气势者，亦欲知其智谋能否也。枢所以主门之动静，机所以主弩之放发。言既知其诸侯智谋能否，然后立法镇其动静、制其放发，犹枢之于门，机之于弩。或先而迎之，或后而随之，皆钳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则诸侯之权可得而执，己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飞钳之缀也”，谓用飞钳之术连于人也。〕

用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钳而纵，可钳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

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复。〔用于人，谓以飞钳之术任使人也。但以声誉扬之，故曰“空往”，彼则开心露情，归附于己，故曰“实来”。既得其情，必缓而勿失。又令敷奏以言，以究其辞，如此则纵横、东、西、南、北、反、复、惟在己之钳引，无思不服。〕

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钳之终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隐，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将合于此，必忤于彼。令其不疑，然后可行其意。即伊、吕之去就是也。〕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言趋合倍反，虽参差不齐，然施之计谋，理乃适合。〕

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言倍反之理，随化而转，如连环之属，然其去就，各有形势，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为之立制也。〕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所多所少，谓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后为之增减，故曰以此先知，谓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转化，谓变以从化也。〕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二句《意林》引〕〔能仁为贵，故无常贵；主善为师，故无常师。〕

圣人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善必为之，故无不为；无稽之言不听，故无所听。〕

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于事必成，于谋必合，如此者，与众立之，推以为主也。〕

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合于彼必离于此，是其忠谋不得两施也。〕

必有反忤，反于是〔一本作“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既有不两施，宜行反忤之术。反忤者，意欲反合于此，必行忤于彼。忤者，设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觉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用之者，谓反忤之术，量者，谓其事业有无与谓与之亲。凡行忤者，必称其事业所有而亲媚之，则暗主无从而觉，故得行其术也。所行之术，虽有大小进退之异，然而至于称事扬亲则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钳之术。〔将行反忤之术，必须先定计谋，然后行之，又用飞钳之术以弥缝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以之求合。〔言古之深识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诸侯，驱置忤合之地，然后设法变化而转移之。众心既从，乃求其真主，而与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一本作“望”〕三就文王，三人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太平御览》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后合于汤；吕尚三人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此天知之至，归之无疑。”注云：“伊尹吕尚各以至知说圣王，因择钓行其术策。”按：本文与此小异。〕〔伊尹，吕尚所以就桀纣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后得合于其真主矣。〕

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无疑也。〔以天命系于殷汤、文王，故二臣归主不疑也。〕

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据别本增〕劳心苦思，

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夫忤合之道，不能行于胜己，而必用之于不我若，故知谁不如，然后行之也。〕

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既行忤合之道，于不如己者，则进退纵横，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太平御览》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之一本无‘之’字）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君臣（别本无臣字）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别本无“知”字）睿孰少、孰多；（别本作“孰多、孰少”）观天时而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亲（一本有“疏”字，别本有“信”字）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能知。”如（一本无“如”字，别本同）此者，是谓权量。〔天下之情，必见于权也。善修量权，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适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二句《逸文》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误）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失其变。〔夫人之性，甚喜则所欲著，甚惧则所恶彰，故因其

彰著而往极之。恶欲既极，则其情不隐，是以情欲因喜惧之变而失也。〕

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虽因喜惧之时，以欲恶感动，尚不知其变。如此者，乃且置某人无与之语，徐徐更问斯人之所亲，则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一本无“以”字）谓测深揣情（《文选》注引此四字）。〔夫情貌不差，内变者必见外貌，故常以其外见而知其内隐。观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谓测深揣情也。〕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太平御览》引《揣情》篇云：“说王公君长则审情以说，避所短从所长。”今按藏本无此文。）〔审权量，则国事可计；审揣情，则人主可说。至于谋虑情欲，皆揣而后行，故曰：“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也。〕

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言审于揣术，则贵贱成败唯己所制，无非揣术所为，故曰其数一也。〕

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先王之道，圣智之谋，虽宏旷元妙，若不兼揣情之术，则使之隐匿从何而求之？然则揣情者，乃成谋之本，而说之法制也。〕

常有事于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难为。〔挟揣情之术者，必包独见之明。故有事于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穷几尽变。故先事而至自非体元极妙，则莫能为此矣。故曰：“此最难为”者也。〕

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人情险于山

川、难于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难乎？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谋虑出于人情，必当知其时节，此其所以最难也。】

故观蜚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蜚蠕动，微虫耳，亦犹怀利害之心。故顺之则喜悦，逆之则勃怒，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无；顺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则顺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观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审几微之势，故曰：“生事者，几之势也”。】

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言既揣其情，然后修饰言语以道之，故说辞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论也。】

摩篇第八

（《太平御览》引作“摩意”篇。）

摩之符也，（别本有“内”字）内符者，揣之主也。（《太平御览》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今按：全篇无此文，附录于此。按：此节文义不明，疑有脱误。即《御览》所引，亦有脱字。无善本是正，姑仍之。）【谓揣知其情，然后以其所欲摩之，故摩为揣之术。内符者，谓情欲动于内，而符验见于外。揣者，见外符而知内情。故曰：“符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隐。【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动而内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则以情度情，情本潜密，故曰：“其道必隐”也。】

微（别本“微”字接前“隐”字读）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应也，必有为之。【言既揣知其情所趋向，然后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动，又测而探之，如此则内符必应。内符既应，必欲为其所为之也。】

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竅、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一本有“能”字）成其事而无患。【君既所成事必可成，然后从之。臣事贵于无成有终，故微而去之。尔若乃已不同于此计，令功归于君，如此可谓塞竅、匿端、隐貌、逃情。情逃而竅塞，则人何从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憎妬，故能成事而无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从而应之，事无不可。【此摩甚微，彼应自著，观者但睹其著，而不见其微。如此用之功，专在彼，故事无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御览》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钓者露饵而藏钩，故鱼不见钩而可得；贤者观功而隐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胜由于善摩，摩隐则无从而畏，故曰：“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

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潜谋阴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测，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焕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圣人者，体道而设教，参天地而施化，韬光晦迹，藏用显仁，故人安德而不知其所以利，从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善战者绝祸于心胸，禁邪于未萌，故以不争为战，师旅不起，故国用不费。至德潜畅，元风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于神明。】

其(别本无“其”字)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发,言人之材性参差、事务变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虚,因凡而动之。〕

平者,静也;正者,直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名贵发扬,故曰:“发也”;行贵成功,故曰:“成也”。〕

故圣人所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言上十事,圣人独用以为摩,而能成功立事。然众人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二句《太平御览》引“悉听”作“悉行”,又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摩, (“摩”字据别本增)然后能之。〔谋不周密,则失几而害成;说不悉听,则违顺而生疑;事不必成,则止资而有废。皆有所难,能任之而无难者,其唯圣人乎?〕

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为通者说谋必虚受,如受石投水,升流而纳泉,如此则何隙而可得?故曰:“结而无隙也”。〕

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夫谋成必先考合于术数,故道、术、时三者相偶合,然后事可成而功业可立也。〕

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别本有“必”字)听。〔进说而能令听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四句北堂书钞引,又《意林》引此四句下有“此类相应也”五

字。与藏本异)此物类相应,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言内符之应外摩得类则应,譬犹水流就湿,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善于摩者,其唯圣人乎?故曰:“独行之道”者也。〕

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见几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权篇第九

(《太平御览》引作“量权”篇)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说者,说之于彼人也;说之者,有资于彼人也。资,取也。〕

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说者所以文饰言语,但假借以求入于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须有损益,故曰:“假之者损益之谓也”。〕

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谓彼有所问,卒应对之者,但便利辞也,辞务便利,故所(此下当有脱误)〕

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核实事务,以成义理者,欲明其真伪也。真伪既明,则符验自□□。符验也,言或反复欲相却也。〕

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言或不合,反复相难,所以却论前事也。却论者,必理精而事明,几微可得而尽矣。故曰“却论者钓几”也,求其深微曰“钓”也。〕

佞言者,谄而于忠; (“于”字应是“干”字之讹,《尔雅·释言》曰:干,求也。玩注自明。下四节及注并同)。〔谄者,先意承

欲，以求忠名，故曰：“谄而于忠”；

谀言者，博而于智；〔博者，繁称文辞，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平言者，决而于勇；〔决者，纵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决而于智”。〕

威言者，权而于信；〔威者，悦也，谓象悦威而陈言也；权者，策选进谋，以求信名，故曰“权而于信”。〕

静言者，反而于胜。〔静言者，谓象清静而陈言。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以求胜名，故曰“反而于胜”。〕

先意成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策选进谋者，权也；纵舍不疑者，决也；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己实不足，不自知而内讼，而反攻人之过，窒他谓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关”，字脱。据《太平御览》及注文增〕闭情意也；〔《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引〕；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口者所以发言语，故曰“口者，机关”也。情意宜否，在于机关，故曰“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窥见间隙，见彼奸邪，故曰“窥间见奸邪”。耳、心、目三者调和而相应感，则动必成功，吉无不利，其所无□□，则以顺道而动，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者也。〕

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观要得理。〔苟能睹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虽繁言纷葩不乱，翱翔越□□不迷，变易改常而不危者也。〕

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五色为有目者施，故无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为有耳者作，故无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

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此不可以往说于彼者，为彼暗滞无所可开也。彼所不来说于此者，为此浅局无所可受也。夫浅局之与暗滞，常闭塞而不通，故圣人没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二句《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引）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体，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言也。言者触忌讳，故曰：“有忌讳”也。金为坚物，众口能铄之，则以众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一本脱“事”字）则欲成。〔可听在于合彼，可成在于顺理，此为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一本有“智者”二字）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上无“智者”二字。“工”，作“巧”）故不困也。〔智者之短，不胜愚人之长，故用愚人之长也；智者之拙，不胜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弃拙短，而用工长，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人能从利之所长，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见听，举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太平御览》引《量权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后动；螫虫之动，必先螫毒。故禽兽知其所长，而谈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覆障，而言说者不知其长。”按：本文与此小异。）〔言介虫之捍也，□坚厚以自藏；螫虫之动也，行毒螫以自卫。此用其所长也，故能自免于害。至于他鸟兽，莫不知用其长以自保全。谈者惑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辞言五：曰病、曰恐（原本作“怨”，据别本改正）、曰

〔言者条流舛杂，故多类也；事则随时而化，故多变也。若言不失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妄。〔不乱故不变，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变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贵而不妄。〕

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听聪则真伪不乱，知明则可否自分，辞奇则是非有证。三者能行，则功成事立，故须贵也。〕

谋篇第十

（《太平御览》引作“谋虑”篇）

为人（别本无“为人”二字）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则其情可求；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

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以生奇，奇（一本作“计”）不知其所拥，始于古之所从。（《太平御览》引《谋虑篇》云：“乃立三仪，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注云：“三仪有上、有下、有中。”）〔言审情之术，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恭以验之，然后奇计可得而生。奇计既生，莫不通达，故不知其所拥蔽。然此奇计非自今也，乃始于古之顺道而动者，盖从于顺也。〕

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艺文类聚》、《文选》、《太平御览》并引，又“载”字上《艺文类聚》有“必”字）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太平御览》引《鬼谷子》曰：“肃慎氏献白雉于文王，还恐迷路。问周公作指南车，以送之。”今按：全书无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同情谓欲，共谋立事，事若俱成，后必相亲；若乃一成一

忧、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畅。（一本引作正文）〕

故曰：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气衰而不神也。〕

恐者，肠绝而无主也；〔恐者内动，故肠绝而主无也。〕

忧者，闭塞而不泄也；〔忧者快悒，故闭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动而不治也；〔怒者郁勃，故妄动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无要也。〔喜者摇荡，故宣散而言无要也。〕

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此五者既失于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则废而止之也。〕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原本别本作“与拙者言”，据《太平御览》改正），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三句《太平御览》引）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高，当从《邓析子》作“豪”为是）；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邓析子》无此句）；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过当作“进”，别本作“通”，《邓析子》作“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术，《太平御览》引作“说”）也，而人常反之。（《太平御览》引《量权篇》云：“言有通者，从其所长，言有塞者，从其所短。”注云：“人辞说条通理达，即叙述从其长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滞即避其短，称宣其善，以显其行，言说之枢机，事物之志务者也。”今按：全篇无此文，附录于此。）〔此量宜发言之术也，不达者反之，则逆理而不免成于害也。〕

是故与智者言，将此以明之；与不智者言，将此以教之，而甚难为也。〔与智者语，将以其明斯术；与不智者语，以此术教之。然人迷罔日久，教之不易，故难为也。〕

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故事不乱。

害，后必相疏，理之常也。]

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别本有“其”字)偏害者也。[同恶，谓同为彼所恶，后若俱害，情必相亲；若乃□□□□，理必相疏，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同异之分，(一本有“其”字)类一也。[同异之分，用此而察。]

故墙坏于其(“其”字据别本增)隙，木毁于其节。(《意林》引二“其”字并作“有”)斯盖其分也。[墙木毁由于隙节，况于人事之变生于同异，故曰“斯盖其分”。]

故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六句《太平御览》引无“于”字，又引注曰：“会同异曰议，决是非曰说。”)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言事有本根，各有从来。譬之乔木，因根而有枝条花叶，故曰“变隙然后生于事业”。生事业者，必须计谋；成计谋者，必须议说。议说必有当否，故须进退之；既有黜陟，须事以无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其道教一也。]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使轻货者出费，则费可全；使轻难者据危，则危可安；使达数者立功，则功可成。总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岂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以此三术，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谋者因事兴感，宜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柔弱胜于刚强，故和弱可以为强；大直若曲，故积曲可以

为直；少则得众，故积不足可以为有余。然则以弱为强、以曲为直、以不足为有余，斯道术之所行，故曰“道术行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外阳相亲，而内实疏者说内，以除其内疏；内实相亲，而外阳疏者说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若内外无亲而怀疑者，则因其疑而变化之；彼或因见而有所见，则因其所见而然之。]

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既然见彼或有可否之说，则因其说要结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势，则因其势以成就之。]

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去就既成，或有恶患，则因其恶也。以权量之，因其患也，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动之，[患恶既除，或恃胜而骄者，便切摩以恐惧之，高危以感动之。]

微而正之，符而应之，[虽恐动之，尚不知变者，则微有所引，据以证之，为设符验以应之。]

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虽有为设引据，符验尚不知变者，此则或深不可就也。使拥而塞之，乱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计谋之用也。]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而无隙者也。[公者，扬于王庭，名为聚讼，莫扰其咎，其事难成；私者，不出门庭，慎密无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虽复潜谋，不如与彼要结。二人同心，物莫之间，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正者循理守常，难以速进；奇者反经合义，事同机发，故正不如奇。奇计一行，则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与人主言奇，则非常之功可立；与人臣言私，则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身在内，而言外泄者，必见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见危也。〕

无以人之近所不欲（别本作无以身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谓其事虽近，彼所不欲，莫强与之，将生恨怒也。教人当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犹以暗除暗，岂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学顺人之所好，避讳人之所恶，但阴自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悦，明言以报之，故曰“阴道而阳取之”也。〕

故去之者纵之，纵之者乘之。〔将欲去之，必先听纵，令极其过恶，过恶既极，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纵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貌者，谓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谓其人中和平淡，见善不美，见恶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谓彼情宽密，可令知者可为用谋，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觉密，不可令知者，谋者不为用谋也，故曰“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制命者，言命为人所制也。〕

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之道内阴而外阴，愚人之道内阴而外阳。〕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为存、为安二“为”字，一本皆作“反”）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者宽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难事。

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祸，以其难事。故贤者莫得申其计画，则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难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则他莫能为，惟智者可矣，故曰“无为而贵智”矣。〕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众人所不能知，众人所不能见，智独能用之，所以贵于智矣。〕

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亦既用智，先己而后人，所见可否，择事为之，将此自为，所见不可，择事而为之，将此为人，亦犹伯乐教所亲相骛驰，教所憎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言先王之道，贵于阴密，寻古道言，证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圣人之制道，唯在隐匿”。所隐者中正，自然合道，非专在仁、义、忠、信也，故曰“非独忠、信、仁、义”。〕

道理达于此义者（原本作“之”，据别本改正），则可与言。〔言谋者晓达道理，能于此义达畅，则可与语至而言极矣。〕

由能得此，则可与数远近之义。〔数，养也。若能得此道之义，则可与居大宝之位，养远近之人，诱于仁寿之域也。〕

决篇第十一

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害至于诱也。〔有疑然后决，故曰“必托于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则善，有患则恶，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恶其有患”。然善于决疑者，必诱得其情，乃能断其可否也。〕

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

〔怀疑曰“惑”，不正曰“偏”。决者能无惑，偏行者乃有通济，然后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则疑者不受其决。〕

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谓疑者本其利善，而决者隐其利善之情，反托之于恶，则不受其决，更致疏远矣。〕

故其有使失利，其（一本无“其”字）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言上之二者，或去利托于恶，疑者既不受其决，则所行罔能通济，故有失利离害之败，凡此皆决事之失也。〕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德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圣人善变通、穷物理，凡所决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德决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蔽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

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励，勉也。阳为君道，故所言必励于一；一，无为也。阴为臣道，故所言必励于二；二，有为也。君道无为，故以平素为主；臣道有为，故以枢机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枢机也。四者其所施为，必精微而契妙，然后事行而理不难。〕

于是，度以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君臣既有定分，然后度往验来，参以平素，计其是非，于理既可，则为之决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一本作“变”）名者，可则决之；〔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则为决之。〕

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所谓惠而不费，故为决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所谓知之所无奈何，安之若命，故为之决。〕（一本引作正文）

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去患者从福之人，理之大顺，故为决之也。〕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机，（一本作“基”）以正乱治决成败，难为者。〔治乱以之正；成败以之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故曰“难为”。〕

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夫以先王之圣智无所不通，犹用蓍龟以自决，况自斯已下而可以专已，自信不博谋于通识者哉？〕

符言第十二

〔发言必验，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静，其被节无肉。〔一本作“先肉”，无“无”二字。〕〔被，及也。肉，肥也，谓饶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静，则所及人节度，无不饶裕。〕

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言人君善与事结而不安静者，但虚心平意以待之，倾损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主于位者，安、徐、正、静而已。〕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智，《邓析子》作“公”）。〔目明则视无不见，耳聪则听无不闻，心贵则思无不通，是三者无拥，则何措而非当也？〕

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心，《邓析子》作“智”〕〔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盖用此道也。〕

辐凑并进，则明不可塞。〔夫圣人不自用其聪明、思虑而任之天下，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智者为之谋，若云从龙、风从虎，需然而莫之御，辐凑并进不亦宜乎？若日月照临，其可塞

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主于明者，以天下之目视也。〕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崇德之术，在于恢弘博纳。山不让尘，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流，故能成其深；圣人不拒众，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坚而拒之”也。〕

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言许而容之，众必归而防守；拒而逆之，众必违而闭塞。归而防守，则危可安；违而闭塞，则通更塞。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宏纳哉？〕

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欤（一本无“欤”字）。〔高莫过山，就可极；深莫过渊，就可测。若乃神明之位，德术正静，逆之不见其前，随之不见其后，其可测量乎哉？〕

有主德。〔主于德者，在于含宏而勿距也。〕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信，则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则受戮之人没齿无怨也。〕

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见闻。其所不见闻者，莫不暗化矣。〔言施恩行赏，耳目所见闻，则能验察不谬，动必当功。如此，则信在言前，虽不见闻者，莫不暗化也。〕

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言每贵从信，则至诚畅于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禄不倾如泰山，又况不逞之徒欲奋其奸谋干于君位者哉！此犹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

有主赏。〔主于赏者，贵于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天有逆顺之纪，地有孤虚之理，人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熒之处安在？〔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后，有阴阳向背之宜，有国从事者不可不知。又荧熒，天之法星，所居灾眚，吉凶尤著，故曰：“虽有明天子，必察荧熒之

所在”。故亦须知也。〕

有主问。〔主于问者，须辨三才之道。〕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九窍运为，心之所使；五官动作，君之所命。〕

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赏善罚非，为政之大经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与者，应彼所求；求者，应而无得。应求，则取施不妄；得应，则行之无怠。循性而动，何劳之有？〕

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固（一本作“故”，《邓析子》亦作“故”）能久长。〔因求而与，悦莫大焉；虽有玉帛，劝同赏矣。然因逆理，祸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长久者也。〕

有主因。〔主于因者，贵于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周，谓通知物理，于理不周，故群臣乱也。〕

家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开。（一本作“闻”）〔家，犹业也。君臣既乱，故所业者无常，而内外闭塞，触途多疑。何如知所开乎？〕

开闭不善，不见原也。〔开闭即捭阖也，既不用捭阖之理，不见为善之源也。〕

有主周。〔主于周者，在于遍知物理。〕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用天下之目视，故曰“长视”，用天下之耳听，故曰“飞耳”，用天下之心虑，故曰“树明”者也。〕

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言用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故千里之外，隐微之中，莫不元览。既察隐微，故为奸之徒，绝邪于心胸，故曰：“莫不暗变更

也”。]

有主恭。〔主于恭者，在于聪明文思。〕

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实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循名而为实，因实而生名；名实不亏，则情在其中。〕

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名当自生于实，实立自生于理。〕

理生于名实之德，〔无理不当，则名实之德自生也。〕

德生于和，和生于当。〔有德必和，能和自当。〕

有主名。〔主于名者，在于称实。〕

转九乱（据注“乱”当作“僇”）二篇皆亡。（一本作《转九第十三》、《转僇第十四》，下注“亡”字）〔或有庄周《转僇》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转僇》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圣法为桀纣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于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九》、《转僇》者，《本经》、《中经》是也。（别本引称：“陶弘景曰”。）

本经阴符七篇

（自本经以下，一本题作“外篇”）〔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

盛神法五龙。〔五龙，五行之龙也。龙则变化无旁，神则阴阳不测，故盛神之道，法五龙也。〕

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人。养神之所，归诸道。〔五气，五藏之气也，谓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为之长；能含容，故为之舍；德能制邪，故为之人。然养事之宜，归之于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无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纪”也。言天道混成，阴阳陶铸，万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见其形。至于化育之气，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状貌诘，不可以名字寻，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是以谓之“神灵”。〕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神明禀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时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谓之德，五气各能循理则成功可致，故曰“德养五气”也。一者，无为而自然者也。心能无为，其术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术也。〕

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一本无“神”字），乃为之使。〔心气合自然之道，乃能生术，术之有由由舍，则神乃为之使。〕

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十二者，谓目、见、色、耳、闻、声、鼻、受、香、口、知、味、身、觉、触、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气候由之出入，故曰“气之门户”也。唯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总摄”也。凡此皆受之于天，不亏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体同于天，故曰“与天为一”也。〕

而知之者，内修炼，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内修炼，谓假学而知之者也。然圣人虽圣，犹假学而知，假学即非自然，故曰“以类知之”也。〕

故人与生一，出于化物。〔言人相与生在天地之间，其得一耳。既出之后，随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类在窍，有所疑惑，通于心术，术必有不通。〔窍，

谓孔窍也。言之事类，在于九窍。然窍之所疑，必与术相通，若乃心无其术，术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舍神，此之谓化。【心术能通，五气自养；然养五气者，务令来归舍；神既来舍，自然随理而化也。】

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一本脱“也”字），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养气得其和。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为之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言能化者，在于全五气，神其一长者。言能齐一志、思、而君长之。神既一长，故能静和而养气。气既养，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也。四者能不衰，则四边威势，无有不为之存而舍之，则神道变化自归于身，神化归身可谓“真人”。】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一者，无为也，言真人养产万类，怀抱天心，施德养育，皆以无为为之，故曰：“执一而产养万类”。至于志、思、虑、运，运行威势，莫非自然，循理而动，故曰“无为以包”也。然通达此道，其唯善为士乎？既能盛神，然后乃可养志者也。】

养志法灵龟。【志者察是非，龟者知吉凶，故曰：“养志法灵龟”。】

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言以心气不达，故须养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一本无“志”字）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此明纵欲者不能养气志，故所思不达者也。】

故心气一则欲不悞，欲不悞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一本无“思”字）理达矣。【此明寡欲者能养其志，故思理

达矣。】

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一本作“暴”）于胸中。【和通，则莫不调畅，故乱气自消。】

故内以养气，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分职明矣。【心通则一身泰，取明则天下平。】

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养其气（一本无“气”字）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气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将欲用之于人，谓之“养志之术”，用人也。养志则气盛，不养则气衰。盛衰既形，则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则善于养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养，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失志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此明丧神始于志不养也。】

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仿佛，不精明之貌。参会，谓志、心、神三者之交会也。神不精明，则多违错，故参会不得其一。】

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谓少欲而心安也。威势既不分散，神明常来固守，如此则威势分势震动物也。上分谓散亡也，下分谓我有其威而能动彼，故曰“乃能分”也。】

实意法滕蛇。【意委曲，蛇能屈伸，故实意法滕蛇也。】

实意者，气之虑也。【意实则气平，气平则虑审，故曰“实意者，气之虑”。】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神明荣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智不可乱，故能成其计谋；功不可间，故能宁其邦国。】

意虑定则心遂安，则其所行不错，神者得则凝（一本作“得其宁凝”）。〔心安则物无为而顺理，不思而元觉，故虽心之所不错，神自得之，得之则无不成矣。凝者，成也。〕

识气寄，奸邪得（“邪得”二字一本脱）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寄，谓客寄，言气非真，但客寄耳。故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如此则言皆胸臆，无复由心矣。〕

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之也。〔言心术诚明而不亏，真一守固而不化，然后待人接物，彼必输诚尽意。智者虑能，明者献策，上下同心，故能交会也。用天下之耳听，故物候可知矣。〕

计谋者，存亡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而实。〔计得则存，计失则亡，故曰“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合物，则听者不为己，听不审者。听既不审，候岂得哉？非候而谋，非失而何？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故曰“必在心术始”也。〕

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思之太虚，待神往来。〔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无为，如此则五脏安静、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动，则可以内视无形，反听无声。志虑定，太虚至，神明千万，往来归于己也。〕

以观天地开辟，知万物所造化，见（一本作“具”）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一本无“天”字）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唯神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于不知、见于不见，岂待出户牖窥之然后知见哉？固以不见而命，不行而至也。〕

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道，无思也，无为也。然则“道知”者，岂用知而知哉？以其无知，故能通

神明，应于无方而神来舍。宿，犹舍也。〕

分威法伏熊。〔精虚动物谓之威，发近震远谓之分，熊之搏击，必先伏而后动，故分威法伏熊。〕

分威者，神之覆也。〔覆，犹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后其取可分也。〕

故静固志意，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须静意固志，自归其舍则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外威既盛，则内志坚实，表里相副，谁敢当之？物不能当之，物不能当，则我之威分矣；威分动，则物皆肃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一本脱“若”字）以镒称铢。〔言威势既盛，人物肃然。是我实有而彼虚无，故能以我实取彼虚、以我有取彼无。取之也，动必相应，犹称铢以成镒。二十四铢为镒者也。〕

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见形，无能间者。〔言威分势震物犹风，故能动必有随，唱必有和。但挠其指，以名呼之，则诸物毕至。然徐徐以次观其奈众，犹性安之，各令得所。于是风以动之，变以化之，犹泥之在钩，群器之形自见。如此则天下乐推而不厌，谁能间之也？〕

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言审识唱和之理，故能有间必知。我既知间，亦既见间。即能间，故能明于动变，而威可分者。〕

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既能养志、伏意，视之其间，则变动之术可成矣。〕

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亡，

乃为之形势。〔谓自知志意固实者，此可以自养也。能行礼让于己者，乃可以养人也。如此则神存于内，兵亡于外，乃可为之形势也。〕

散势法鸷鸟。〔势散而后物服，犹鸟去禽获，故散势法鸷鸟也。〕

散势者，神之使也。〔势由神发，故势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间而动。〔无间则势不行，故用之必循间而动。〕

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言威散内盛，行之又因间而发，则势自然而散矣。〕

夫散势者，心虚志溢。〔心虚则物无不包，志溢则事无不决，所以能散其势。〕

意失威势，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志意衰微而失势，精神挫衄而不专，则言疏外而多变。〕

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长短。〔知其志意隆替，然后可为之度数。度数既立，乃后揣说之。图其事也，必尽圆方之理，变短长之用也。〕

无则不散（一本作“行”）势散者（一本作“散势者”），待间而动，动（一本有“而”字）势分矣。〔散不得间，则势不行。故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得间，势自分矣。〕

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五气内精，然后可以外察虚实之理，不失则间必可知。有间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实也。〕

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计谋者，志意之所成，故随其志意，必知其计谋也。〕

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

〔神不肃察，所以势败。〕

转圆法猛兽。〔言圣智之不穷，若转圆之无止，转圆之无止，犹兽威无尽，故转圆法猛兽。〕

转圆者，无穷之计（一本有“也”字）。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一本作“厚”）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圣心若镜，物感斯应，故不测之智，心术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义（一本无“义”字）类，说义无穷。〔既以圣心原不测，通心术，故虽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类其万类之变，说无穷之义也。〕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事至然后谋兴，谋兴然后事济。事无常准，故形容不同。圆者运而无穷，方者止而有分。阴则潜谋未兆，阳则功用斯彰。吉则福至，凶则祸来。凡此事皆反□□，故曰“事类不同”者也。〕

故圣人怀此之用，转圆而求其合。〔此谓所谋圆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谬，故圣人法转圆之思，以求顺通也。〕

故兴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域（一本作“机”）。〔圣人体道以为用，其动也神，其随也天，故兴造化。其功动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运，然后发施号令。〕

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一本作“各”）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也（一本无“也”字）。〔天地则独长且久，故无极；人事则吉凶相生，故无穷。天地以日月不过、陵谷不迁为成，人事以长保元亨、考终厥命为成，故见其计谋之得失，则吉凶成败之所终皆可知也。〕

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言吉凶无常准，故取类转圆。然圣人坐忘

遭蹇，体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后转圜而从其方，弃凶而从吉，方谓存亡之所在也。]

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圆者，通变不穷，故能含彼此之语；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错有为之事。转化者，改祸为福，故可观计谋之得失；接物者，顺通人情，故可以观进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谓上四者，必见会之变，然后总其纲要而结之，则情伪之说可接引而尽矣。]

损兑法灵蓍；[老子曰：“塞其兑”。河上公曰“兑，目也”。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兑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损兑法灵蓍也。]

损兑者，几危之决也。[几危之理，兆动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见，故曰：“损兑者，几危之决”也。]

事有适然，物有成败。几危之动，不可不察。[适然者，有时而然也，物之成败有时而然。几危之动，自微至著，若非情逆远心，如机元览，则不能知于未兆、察于未形。使风涛潜骇危机密发，然后河海之量理为穷流，一簣之积叠成山岳。不谋其始，虽悔何之。故曰：“不可不察”。]

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夫圣人者，勤于求贤，密于任使，故端拱无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辞”也。又明试以功，故曰“合于事”也。]

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用其心眼，故能知之；减损他虑，故能行之。]

损之说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为辞也。[言减损之说，及其所说之物，理有不可，圣人不生辞以论。]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

乱而意不邪。[智者听人之颂，采刍蕘之言，虽复辨周万物，不自说也，故不以己能言而弃人之言。既有众言，故辞当而不烦；还任众心，故心诚而不伪。心诚言当，忘意岂复乱哉。]

当其难易，而后(一本作“复”)为之谋，自然之道以为实。[失事而后谋生，改常而后计起，故心当其难易之际，然后为之谋。谋失自然之道，则事废而功亏，故必因自然之道，以为用谋之实也。]

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夫谋之妙者，必能转祸为福，因败成功，追彼而成我。彼用圆者，谋令不行；彼用方者，谋令不止。然则圆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谋既发，彼不得其常，岂非大功哉！至于谋之损益，皆为生辞以论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威其机危，乃为之决。[夫所以能分威散势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机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后能决之。]

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溪(一本作“壑”)。[言善损兑者，以专心眼者，见事审得理明，意决而不疑，志雄而不滞，其犹决水转石，谁能当御哉？](自“雄而不滞”以下十五字，一本误作正文，错简在《持枢》句上。)

持 枢

[枢者，居中以运外，处近而制远，主于转动者也。故天之北辰，谓“天枢”；门之运转者，谓之“户枢”。然则，持枢者，动运之柄以制物也。]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不为而自然也。不为而自然，所以为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静而顺之，则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若乃干其时令，逆其气候，成者犹败，况未成者？元亮曰：“舍气之类，顺之必悦，逆之必怒，况天为万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言人君法天以运动，故曰“亦有天枢”。然其生、养、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复不别耳。〕

亦复不别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谓倒置之，曰“道非义而何？”此持枢之术，恨太简促，物理不尽，或篇简脱烂，本不能全也。〕（以上五句，一本引称：“陶弘景曰”。）

中 经

〔谓由中以经外，发于心本，以弥缝于物者也，故曰“中经”。〕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执，穷者不忘恩也。〔振，起也；趋，向也。物有穷急，当振起而向护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执，则穷者怀，终不忘恩也。〕

能言者，传善博惠；〔传，类也。谓能言之士解纷救难，虽不失善人之类，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为不失道也。〕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言小人在拘执，而能救养之，则小人可得而使也。〕

盖士，当世异时，或当因免（一本作“勉”）圜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圜坑，谓将有兵难，转死沟壑。士或有所

因，而能免斯祸者，伐害能言，谓小人之道，谗人罔极，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破德为雄，谓毁文德，崇兵战。抑拘成罪，谓人不章，横被罗网。戚善，谓天下荡荡无复纲纪，而贤者守死善道，贞心不渝，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也。败败自立，谓天未悔祸，危败相仍，君子穷而必通，终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贵有术而制人，不贵无术而为人所制者也。〕

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和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此总其目，下别序之。〕

本经记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此总言《本经》、《持枢》、《中经》之养，言《本经》纪事但纪道数而已。至于权变之要，乃在《持枢》、《中经》也。〕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主也。〔见彼形，象其体，即知其容貌者，谓用爻卦占而知之也。〕

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谓彼人之无守，故可以影响、形容、象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二字别本脱），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听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而去之。〔有守之人，动皆正直，举无淫僻，厥后昌盛，晖光日新，虽有辩士之舌，无从而得发，故隐情、塞郄、闭藏而去之。〕

闻声和音，谓声气不同，则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递相克食，性气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宫则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为四声主也。〕

故音不和则不（一本无“不”字）悲，是以声散伤丑（一

本无“丑”字)害者,言必逆于耳也。〔散伤丑害,不和之音,音气不和,必与彼乖,故言其必逆于耳。〕

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言若音气乖彼,虽行誉美盛,非彼所好,则不可如比目之鱼、合翼之鸟两相须也,其有能令两相求应不同气者乎?〕

解仇斗郄,谓解羸微之仇。斗郄者,斗强也。〔辩说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故羸微为仇,从而解之;强者为郄,从而斗之也。〕

强郄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斗而盛者,从而高其功、盛其势也。〕

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斗而弱者,从而哀其负,伤其卑小,污下其名,耻辱其宗也。〕

故胜者,斗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知进而不知退,必有亢龙之悔。〕

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而是也。〔弱者闻我哀伤,则勉强其力,倍意致死,为我为是也。〕

郄无极大,御无强大,则皆可胁而并。〔言虽为郄,非能强大;其于择御,亦非强大。如是者,则以兵威胁令从己,而并其国也。〕

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系,属也,谓己令去,而欲缀其所属之言,令后思而同也。〕

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厉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一本作“善”。〕〔欲令去后有思,故接贞信,人之称其行之盛美,厉其志令不怠。谓此美行,必可常为,必可报复,会通其人,必令至于喜悦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验以结(一本作“己”)往,明疑疑而去

之。〔言既称行厉志令其喜悦,然后以他人庶几于此者,引之以为成验,以结已往之心;又明已疑疑至诚,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

却语者,察伺短也。〔言却语之道,必察伺彼短也。〕故(一本有“言”字)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言多不能无短,既察知其短,必记识之,以取验之相也。〕

动以忌讳,示以时禁,〔既有其短,则以忌讳动之,时禁示之,其人因以怀惧。〕

然后结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其人既以怀惧,必有求服之情,然后结以诚信,以安其惧心,其向语盖利而却之,则其人之恩威,固以深矣。〕

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既藏向语,又戒之曰:勿于多方人前见其所不能也。〕

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欲将摄取彼心,见其好学伎术,则为作声誉,令远近知之也。〕

方验之,警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既为作声誉,方且以道验其伎术,又以奇怪从而警动之,如此则彼人心系于己也。〕

效之于验(当从别本作“人”),验去乱其前,吾归减于己。〔人既系心于己,又效之于时人,验之于往贤,然后更理其前所为谓之曰:“吾所以然者,归诚于彼人之己,如此则贤人之心可得而摄。”乱者,理也。〕

遭淫色酒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言将欲摄愚人之心,见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之可说。又以过于酒色,必之死地,生日减少,以此可忧之事以感动之也。〕

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澜之命,使有后会。〔又以音乐之事,彼所不见者,以喜悦之,言终以可观,何必淫于酒色?若能好此,则性命漫澜而无极,终会于永年。愚人非可以

道胜说，故惟音乐可以摄其心。」

守义者，谓守以人义，探心在内以合（一本有“者”字）也。〔义，宜也。宜探其内心，随其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由而随（一本有“之”字）也。〔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从外制内，内由我制，则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属，莫不由随之也。〕

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小人以探心之术来比于君子，必以左道用权。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乱常，害贤伐善，所用者左，所违者公，百度昏亡，万机旷素，家破国夺，不亦宜乎！〕

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道，谓《中经》之道也。〕

江都秦氏嘉庆十年刊本《鬼谷子》

捭阖第一

〔捭，拨动也。阖，闭藏也。凡与人言之道，或拨动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闭藏之令自言，示其异也。〕

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若，顺。稽，考也。圣人在天地间，观人设教必顺考古道而为之。〕

为众生之先。〔首出庶物以前人，用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故为众生先。〕

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阳开以生物，阴阖以成物，生成既著，须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门户。〔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见者，其唯知几者乎！故曰：“知存亡之门户”也。〕

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万类之终始人心之理，变化之朕莫不朗然元悟，而无幽不测，故能筹策远见焉朕迹也。〕

而守司其门户。〔门户，即上存亡之门户也。圣人既达物理之终始，知存亡之门户，故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趋存也。〔按：道藏本注“门户”上有“司主守也”四字。〕

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按：“及”，道藏本作“之”，鲍本作“至”〕今，其道一也。〔莫不背亡而趋存，故曰：“其道一”

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其道虽一，所行不同，故曰“变化无穷”。然有条而不紊，故曰“各有所归”也。〕

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此言，象法各异，施教不同。〕

是故圣人一（按：《意林》无“一”字）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按：《意林》无“所”字）先后，〔政教虽殊，至于守司门户则一，故审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后者，后行之也。〕

度量能，校其伎巧短长。〔权谓权谋，能谓才能，使巧谓百工之役。言圣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谋能之优劣，校考其伎巧之长短，然后因材而任之也。〕

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裨，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言贤、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贤者可裨而同之，不肖者可阖而异之，智之与勇可进而贵之，愚之与怯可退而贱之，贤愚各当其分，股肱各尽其力，但慕已无为牧之而已矣。〕

审定有无，与（按：道藏本作“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言任贤之道必审定其材术之有无，性行之虚实，然后随其嗜欲而任之，以见其志意之真伪也。〕

微排其所言，而裨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裨之，以求其利。〔凡臣言事者，君则微排抑其所言，拨动而反难之，以求其实情。实情既得，又自闭藏而拨动，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开而同之，所以尽其情；阖而异之，所以知其诚也。〕

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凡臣所言，有

可有不可，必明审其计谋，以原其同异。（按：“凡臣”道藏本作“凡有”。）

离合有守，先从其志。〔谓其计谋虽离合不同，但能有所执守，则先从其志以尽之，以知成败之归也。〕

即欲裨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按：《文选》注引云：“即欲闻之贵密，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言拨动之贵其周遍，闭藏之贵其隐密。而此二者，皆须微妙合于道之理，然后为得也。〕

裨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料谓简择，结谓系束。情有真伪，故须简择；诚或无终，故须系束也。〕

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权衡既陈，轻重自分，然后为之度数，以制其轻重，得所，因而为设谋虑，使之遵行也。〕

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谓轻重不合于斤两，长短不充于度数，便为废物，何所施哉？圣人因是自为谋虑，更求其反也。〕

故裨者，或裨而出之，或裨而内（按：“内”，道藏本作“纳”，古字“内”通作“纳”）之〔谓中权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内而藏之也。〕

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诚者阖而取之，不诚者阖而去之。〕

裨阖者，天地之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故谓天地之道。〕

裨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阴阳变动，四时开闭，皆裨阖之道也。纵横谓旋起，万物或开以起之，或阖而废之。〕

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言裨阖之道？或反之令出

于彼，或反之覆来于此，或反之于彼，忤之于此，皆从捭阖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言事无开阖，则大道不化，言说无变。故开闭者，所以化大道、变言说事虽大，莫不成之于变化，故必豫审之。]

吉凶大命系焉。[天命谓圣人禀天命王天下然此亦：因变化而起，故曰：“吉凶大命系焉”。（按：道藏本缺正文及注）]

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心因口宣，故曰：“口者心之门户也”；神为心用，故曰：“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按：《意林》作“智谋皆从之出”）出入。[凡此八者，皆往来于口中，故曰：“皆由门户出入”也。]

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言上八者若无开闭，事或不节，故关之以捭阖者，所以制其出入。开言于外，故曰：“阳也”；闭情于内，故曰：“阴也”。]

阴阳其和，终始其义。[开闭有节，故阴阳和；先后合宜，故终始义。]

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按：一本作“荣显”、“名誉”）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阳，曰始”。]

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阴，曰终”。]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谓言说者，有于阳言之，有于阴言之，听者宜知其然也。]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谓或拨动之，或闭藏之，以阴阳之言试之，则其情慕可知。]

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谓与阳情言者依崇，高以引之，与阴情言者依卑，小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阴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阳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阴阳之理尽，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无所不可，故所说皆可也。]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尽阴则无内，尽阳则无外。]

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贼曰：“损”。义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绝曰：“倍”；去而复来曰“反”；凡此不出阴阳之情，故曰：“皆以阴阳御其事”也。]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阳。[此言君臣相成，由阴阳相生也。]（按：“君臣”，道藏本作“上下”，下并同。）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此言君以爵禄养臣，臣以股肱宣力。]

阴阳相求，由捭阖也。[君臣所以能相求者，由开闭而生也。]

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言既体天地、象阴阳，故其法可以说人也。]

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天圆地方，君臣之义

法象，比谓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理在元微，故无形也。无言则不彰，故以无形求有声。声即言也，比谓比类也。〕

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得鱼在于投饵，得语在于发端；发端则语应，投饵则鱼来，故：“钓语”，则事合，故曰合事。明试在于数言，故曰：“得人实”也。〔按：道藏本注“钓语”上有“曰”字，“钓语”下有“语”字。〕〕

其犹张蜎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张网而司之，彼兽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言理既彰，圣贤斯辨，虽欲自隐，其道无由。故曰：“钓人之网”也。〕

常持其网驱之，其不言无比，乃为之变，〔持钓人之网，驱令就取事也。或乖彼，遂不言无比，如此则为之变。变常易网，更有以象之者矣。〔按：“象”，道藏本作“动”，据下文“以象动之”，则注文“象动”二字当并存。〕〕

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此言其变也，报犹合也，谓更开法象以动之。既合其心，则其情可见，因随其情慕而牧养之也。〕

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己反往以求彼，彼必复来而就取，则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则口无择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也。〕

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谓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后重之、袭之、反之复之，皆谓再三详审，不容谬妄，故能万事允惬；无复失其辞也。〕

圣人诱愚智，事皆不疑。〔圣人诱愚则闭藏，以知其诚；诱智则拨动，以尽其情。咸得其实，故事皆不疑也。〕

也。理尽开闭，然后能生万物，故为万事先。君臣之道，因此出入，故曰：“圆方之门户”圆君也方臣也。〔按：道藏本无“圆君也方臣也”六字。〕

反应第二

〔听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难之，彼因难而更思，必有以应也。〔按：《太平御览》作“反复篇”，据本文当作“反复”。〕〕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大化者，谓古之圣人，以大道化物也。无形者道也，动必由道，故曰：“无形俱生也”。〕

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言大化圣人稽众舍己，举事重慎，反复详验。欲以知来，先以观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己，先度于彼。故能举无遗策，动必成功。〔按：道藏本作“复以知己”，据注应作“知己”为是。〕〕

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动静由行止也，虚实由真伪也，其理不合于今，反求诸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复会于此，成此在于考彼，契今由于求古，斯圣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不审则失之于几，故不可不察也。〕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以静观动，则所见审，因言听辞，则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谓言者或不合于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难之，使自求之，则契理之，应怡然自出也。〕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应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当观其次，令得自尽。象谓

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言善反听者，乃坐忘遗鉴，不思元觉，故能变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会夫。鬼神本密，今则不能，故曰变也。〕

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言既变而当理，然后牧之道之审也。〕

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情明在于审牧，故不审则不明；审基在于情明，故不明则不审。〕

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谓言者于象比有变，必有反辞以难之，令其有言，我乃还静以听之。〔按：“有言”道藏本作“先说”。〕〕

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按：道藏本作“脸”。《北史·姚僧垣传》：“脸，垂覆目，不得视。”与此义合〕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此言反听之道，有以诱致之。故欲闻彼声，我反静默；欲彼开张，我反脸敛；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与。如此则物情可致，无能自隐也。〔按：“脸敛”，钱本作“敛敛”似误，今从道藏本改正。〕〕

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欲开彼情，先设象比而动之。彼情既动，将欲生辞，徐徐牧养，令其自言，譬犹鹤鸣于阴，声同必应，故能实理相归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谓所言之事：或因此发端，或因彼发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也。〕

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谓真伪，同异、情诈，因此上事而知也。〕

动作言默，与此出人，喜怒由此，以见其式，〔谓动作言默，莫不由情与之出入。至于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见其式也。〕

皆以先定为之法则。〔谓上六者，皆以先定于情，然后法

则可。〕

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反于彼者，所以求复于此，因以观彼情之所托，此谓信也。知人在于见情，故言用此也〕

己欲平静，以听其辞，察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谓听言之道，先自平静。既得其辞，然后察其事，或论序万物，或分别雄雌也。〕

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谓所言之事，虽非时要，然观此可以知彼，故曰见微知类也。〔按：“彼”，道藏本作“微”。〕〕

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符应不失，如滕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闻其言则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内，则情原必尽。故量能射意，万无一失，若合符契，蜗蛇所指，祸福不差。羿之引矢，命处辄中，听言察情，不异于此，故以相况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从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先须自知也。〕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我能知彼，彼须我知，必两得之，然后圣贤道合。故若比目之鱼，圣贤合则理自彰，犹光生而影见也。〔按：《太平御览》引《反复》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鱼，其伺言也若声与响。”注曰：“和，答问也”。因问而言，申叙其解，如比目鱼相须而行，候察言辞，往来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针，如舌之取燔骨。〔以圣贤，复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针、舌之取燔骨也〕

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圣贤相与，其道甚微，不移寸阴，见情甚疾。〕

如阴与阳，如圆与方，〔君臣之道取类股肱，比之一体，

其来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阴与阳；其相形也，犹圆与方。（按：道藏本正文“如阴与阳”下有“如阳与阴”句，“如圆与方”下有“如方与圆”句。）

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谓臣向晦入息，未见之时，君当以圆道导之，亦既出潜离隐见形之后，即以才取任之。（按：道藏本注无“君臣”二字。）

进退左右，以是司之。（此言用臣之道，或升进、或黜退、或贬左、或崇右，一准上圆方之理，故曰以是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方圆进退己不先定，则于牧人之理不得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用事不巧，则操术续顺，圆凿方枘，情通两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己申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己能审定，以之牧人；至德潜畅，元风远扇；非形非容，无门无户；见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谓之天神也。（按：注“之牧人至德”五字据道藏本补。）

内捷第三

〔捷者，持之令固也。言君臣之际上下之交，必内情相得，然后结固而不离。〕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道合则远而亲，情乖则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非其意，则就之而不用；顺其事，则去之而反求。）

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分违则日进前而不御，理契则遥闻声而相思。（按：《意林》引：“或遥闻而相思，或进

前而不御”。）

事皆有内捷，素结本始。（言或有远而相亲，去之反求，闻声而思者，皆由内含相持，素结其始，故曰：“皆有内捷，素结本始也”。）

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结以道德，谓以道德结连于君，若帝之臣，名为臣，其实为师也。结以党友，谓以友道结连于君，王者之臣，名为臣，实为友也。结以货财，结以采色，谓若桀、纣之臣费仲、恶来之类是也。）

用其意，欲人则人，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随其所欲，故能固志于君，物莫能间也。）

若蚺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蚺母，螳螂也，似蜘蛛，在穴中有盖。言蚺母养子以盖覆穴，出入往来，初无间隙，故物不能止之。今内捷之臣，委曲从君，以自结固，无有间隙，亦由是也。）

内者进说辞也，捷者捷所谋也。（说辞既进，内结于君，故曰：“内者进说辞也。”度情为谋，君必持而不舍，故曰：“捷者捷所谋也”。）

欲说者，务隐度；计事者，务循顺。（说而隐度，则其说必行；计而循顺，则其计必用。）

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谓隐虑可否，然后明言得失，以御君志也。）

方来应时，以合其谋。（方，谓道术。谓以道术来进必应时宜，以合会君谋也。）

详思来捷，往应时当也。（详思计虑，来进于君，可以自固，然后往应时宜，必当君心也。）

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计虑不合于君，则不可

施行也。]

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前计既有不合乃更揣量切摩，当时所为之便，以求所以变计也。〕

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捷。〔以管取捷，捷必离；以变求内，内必合。〕

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往事已著，故言之贵顺辞；来事未形，故说之贵通变也。〕

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善变者，谓善识通变之理，审知地势，则天道可知。故曰：“乃通于天。”知天则四时顺理而从化，故曰：“以化四时。”鬼神者，助阴阳以生物者也，道通天地，乃能使鬼神合德于阴阳也。〕

而牧人民，见其谋事，知其志意。〔既能知地、通天、化四时、合阴阳，乃可以牧养人民。其养人也，必见其谋事，而知其志意也。〕

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谓知之即与合，未知即不与合也。〕

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或有离合而不结固者，谓以阳外相亲，阴内相疏也。〕

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不合，谓圆凿而方枘。故圣人不为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阴德，谓阴私相得之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谓所言当时未合，事过始验，故曰事中来也。〕

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按：“待决事”三字据道藏本增〕也。〔谓彼所行合于己谋，待之以决其事，故：“遥闻声而相思”也。〕

故曰：“不见其类，而为〔按：“为”，道藏本作“说”〕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言不得其情类而说者，若北辕适楚、东轸游秦，所以见非逆也。〔按：注“为说者”，道藏本作“说之者”〕〕

得其情，〔按：“得”字上一本有“必”字〕乃制其术。〔得其情，则鸿遇长风，鱼纵大壑，沛然莫之能御，故能制其术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开〔此用者，谓用其情也，则出入自由，捷开任意也。〕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万物。〔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万品所以结固而不离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由夫得情，故能行其道德、仁义已下事也。〕

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混，同也，谓先考《诗》、《书》之言以同己说，然后损益时事议论去就也。〕

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内，谓情内；外，谓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盖理之常也。〕

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言善知内外者，必明识道术之数，预揣来事，见疑能决也。〕

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既能明道数，故策无失计，策无失计，乃立功建德也。〕

治名人产业，曰：“捷而内合”〔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贡赋之业，使远近无差。上下有序，则职分明，远近无差，则徭役简。如此则为国之基日固，故曰：“捷而内合”也。〕

上暗不治，下乱不悟，捷而反之。〔上暗不治其任，下乱不悟其萌，如此天下无邦，域中旷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亡者由是而兴，故曰：“捷而反之”〕

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言自贤之主，自以所行

为得，而外不留贤者之说。如此者，则为作声誉而飞扬之，以钓其欢心也。]

若命自来已，迎而御之；[君心既善己，必自有命来召，已则迎而御之，以行其志也。]

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翔而后集，意欲去之，因其将危与之之辞矣。]

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去就之际，反复量宜，如贞环之转，因彼变化，虽优者莫知其所为。如是而退，可谓全身大仪。仪者，法也。]

抵巇第四

[抵，击实也；巇，衅隙也，墙崩因隙，器坏因衅。方其衅隙而去实之，则墙、器不败。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营置，人事亦犹是也。]（按：“巇”，《太平御览》引作“隙”。刘逵注《左思赋》云：“鬼谷子先生书有《抵巇》篇”，又作“巇”。《汉书·杜业传》：‘赞业’因势而抵巇，服虔曰：‘抵’音纸；‘巇’音羲。苏秦书有此法。”颜师古注：“‘抵’，击也；‘巇’，毁也。‘巇’，音诡。一说，读与巇同，许宜反，亦险也。言击其危险之处。鬼谷有《抵巇》篇也。”）]

物有自然（按：《文选》注，引乐氏注曰：“自然，继本名也”）。事有合离。[此言合离者，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察辞观行则近情可见，反往验来则远事可知，古犹今也。故反考往古，则可验来今，故曰：“反往以验来也”。]

巇者，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隙大则崩毁将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朕者，隙之将兆，谓其微也。自中成隙者，可抵而塞；自外来者，可抵而却；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救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后尽抵巇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按：“太平御览”引“身”作“用”，道藏本亦作“用”。）通达计谋，以识细微，[形而上者，谓之圣人。故危兆才形，朗然先觉，既明且哲，故独保其身也。因化说事，随机逞术，通达计谋，以经纬识，细微而预防之也。]

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汉高祖布衣以登皇极，殷汤由百里而取万邦，经，始也，挥，发也。]

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谋，皆由抵巇，抵巇之隙为道术用。[言乱政施外，兆萌芽蘖之时，智谋因此而起，盖由善抵巇之理。故能不失其机，然则隙隙既发，乃可行道术，故曰：“隙隙为道术用也”。]

天下纷纷，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蘖”。[此谓乱政萌芽，为国之隙。伐射，谓相攻伐而激射也。]

圣人见萌芽蘖，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复之。[如此，谓抵而塞之。如彼，谓抵而得之；反之，谓助之为理；复之，谓自取其国。]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五帝之世，犹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禅让之事；三王之事，世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谓道术能否，又必见其情伪之辞，知其能否之数也。]

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既察同异，别是非，见内外，知有无，然后与之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则贤不肖可知也。]

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权之所以知其轻重，量之所以知其长短。轻重既分，长短又形，乃施隐括，以辅其曲直，如此则征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钩谓诱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钩钳之辞亦有等级。故内感而得其情曰：“钩”，外誉而得其情曰“飞”。得情则钳持之，令不得脱移，故曰“钩钳”，故曰“飞钳”。]

钩钳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谓说钩钳之辞，或掉而同之，或阖而异之，故曰“乍同乍异”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不可善，谓钩钳之辞所不能动，如此者必先命征召之。重累者，谓其人既至，然后状其材术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从化也。]

或先重以[按：“以”字疑衍]累，而后毁之；[或有虽都状其所有，犹未从化，然后就其材术短者誉毁之，人或过而从之，无不知化也。]

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或有状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为毁也。或有历说其短，材术便著，此以毁为重累也。为其人难动，故或重累之，或誉毁之，所以驱诱之令从化也。]

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其用，谓人能从化，将欲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恶，动以财货、采色者，欲知其人贪廉也。]

或量能立势以钩之，[量其能之优劣，然后立去就之势，以钩其情，以知其智谋也。]

或伺候见峒而钳之，[谓伺彼行事，见其峒隙而钳持之，

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谓五伯时，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隙隙，不可不察也。[合离谓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观尚有否泰为之隙隙，而况于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揲闾，能用此道，圣人也。[揲闾，亦否泰也，体大道以经人事者，圣人也。]

圣人者，天地之使也。[后天而奉天时，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上合，谓抵而塞之，助时为治；检下，谓抵而得之，使来归己也。]

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言能因循此道，则大宝之位可居，故能为天地守其神化也[按：注“神化”，鲍本作“神祀”。]

飞钳第五

[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钳，谓牵持束缚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其所好，牵持束缚令不得转移也。]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凡度其权略，量其材能，为作声誉者，所以征远而来近也。谓贤者所在，或远或近，以此征来，若燕昭尊郭隼，即其事也。]

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按：“同异”下据注脱“之党”二字]别是非之语，[言远近既至，乃立赏罚之势，制能否之事。事势既立，必先察党与之同异，别言语之是非。]

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外谓虚无，内谓情实，有无

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谓此上事，用抵巇之术而为之。〕

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量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咄咄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将用之于天下，谓用飞钳之术辅于帝王。度量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辅成否？天时盛衰？地形广狭？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时、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诸侯之交，亲疏爱憎，又欲知从否之众寡。〕

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乃以钳求之。〔既审其虑怀，又知其好恶，然后就其所最重者而说之。又以飞钳之辞钩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钳而求之。所好不违，则何说而不行哉？〕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材力，料气势，为之枢机。〔按：一本有“飞”字〕以迎之、随之，以钳和之，以意宣之，此飞钳之缀也。〔用之于人，谓用飞钳之术于诸侯之国也。量智能、料气势者，亦欲知其智谋能否也。枢所以主门之动静，机所以制弩之放发。言既知其诸侯智谋能否，然后立法镇其动静、制其放发，犹枢之于门，机之于弩。或先而迎之，或后而随之，皆钳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宣之，如此则诸侯之权可得而执，己之恩信可得而固，故曰飞钳之缀也，谓用飞钳之术连于人也。〕

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钳而从，可钳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复。〔用之于人，谓以飞钳之术任使人也。我但以声誉飞扬之，故曰：“空往”，彼则开心露情，归附于己，故曰：“实来”。既得其情，必缀而勿失。又令数奏以言，以究其辞，如此则，从：横、东、西、南、北、反、复，唯在己之钳引，无思不服也。〕

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飞钳之终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隐，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将合于此，必忤于彼。令其不疑，然后可行其意。若伊、吕之去就是也。〕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言趋合倍反，虽参差不齐，然施之计谋，理乃适合也。〕

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言倍反之理，随化而转，如连环之属，然其去就，各有形势，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为之立制也。〕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所多所少，谓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后为之增减，故曰以此先知，谓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转化，谓转变以从化也。〕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能仁为贵，故无常贵；主善为师，故无常师。〕

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所听无不听。〔善必与之，故无不与；无稽之言勿听，故无所听。〔按：注“无所听”当作“无不听”。〕〕

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于事必成，于谋必合，如此者，与众立之，推以为主也。〕

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合于彼必离于此，是其忠谋不得两施也。〕

必有反忤，反于是〔按：一本作“此”〕，忤于彼；忤于此，

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夫忤合之道，不能行于胜己，而必用之于不我若，故知谁不如，然后行之也。〕

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既行忤合之道，于不如己者，则进退纵横。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按：《太平御览》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按：道藏本作“称货财之有无”。〕

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按：道藏本作“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按：道藏本作“亲”，一本作“亲疏”。〕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辩〔按：道藏本“辩”作“便”〕。能知？此者是谓量权。〔天下之情，必见于权也。善于量权，其情可得而知之。如其情而用之者，何适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按：二句《文选》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误。〕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按：“出”，道藏本作“失”。〕其变。〔夫人之性，

反于彼，其术也。〔既忠不两施，故宜行反忤之术。反忤者，意欲反合于此，心行忤于彼。忤者，设疑似之事；令昧者，不知觉其事也。〕

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能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用之者，谓用反忤之术，量者，谓量其事业有无与谓与之亲。凡行忤者，必称其事业所有而亲媚之，则暗主无从而觉，故得行其术也。所行之术，虽有大小进退之异，然而至于称事扬亲则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钳之术。〔将行反忤之术，必须先定计谋，然后行之，又用飞钳之术以弥缝之也。〔按：钱本无“弥”字，据道藏本增〕〕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言古之深识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诸侯，驱置忤合之地，然后设法变化而转移之。众心既从，乃求其真主，而与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按：钱本无“桀”字，道藏本无“而不能有所明”六字。〕然后合于汤。吕尚〔按：一本作“望”〕三就文王，三人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伊尹吕尚所以就桀紂者，所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后得合于真主矣。〔按：《太平御览》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后合于汤；吕尚三人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此天知之至，归之不疑。”注云：“伊尹、吕尚各以至知说圣王，因择钓行其术策。〕〕

此知天命之钳，故归之不疑也。〔以天命系于殷汤、文王，故二臣归二主不疑也。〕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

甚喜则所欲著，甚惧则所恶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极之。恶欲既极，则其情不隐，是以情欲因喜惧之变而生也。（按：“生”当作“出”。）

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虽因喜惧之时，以欲恶感动，而尚不知其变。如此者，乃且置其无人无与之语，徐徐更问斯人之所亲，则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按：一本无“以”字。）谓测深探情。（夫情貌不差，内变者必外见，故常以其外见而知其内隐。观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谓测深探情也。（按：“探情”，道藏本作“揣情”，据注则“探”字似误。））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审权量则国事可计，审揣情则人主可说。至于谋虑、情欲皆揣而后行。故曰：“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也”。（按：《太平御览》引“揣情”篇云：“说王公君长则审情以说，避所短从所长”。））

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言审于揣术，则贵贱成败唯己所制，无非揣术所为，故曰其数一也。）

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可索之。此谋之大本也，而说之法也。（先王之道，圣智之谋，虽宏旷无妙，若不兼揣情之术，则彼之隐匿从何而索之？然则揣情者，诚谋之大本，而说之法也。）

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生，此最难为。（挟揣情之术者，必包独见之明，故有事于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穷凡应变，故先事而生，自非体元极妙则莫能为此矣，故曰：“此最难为”

也。（按：道藏本注“应变”作“尽变”。）

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人情险于山川，难于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难乎？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谋虑出于人情，必当知其时节，此其所以为难也。）

故观蜩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几之势也。（蜩飞蠕动，微虫耳，亦犹怀利害之心。故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无；顺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则顺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故观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审几微之势，故曰：“生事者，几之势也”。）

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也。（言既揣知其情，然后修饰言语以导之，故说辞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论也。）

摩篇第八

（按：《太平御览》引作“摩意”篇。）

摩者，揣之术也（按：《太平御览》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内符者，揣之主也。（谓揣知其情，然后以其所欲切摩之，故摩为揣之术。内符者，谓情欲动于内，而符验见于外。揣者，见外符而知内情。故内符为揣之主也。（按：道藏本注无“切”字。））

用之有道，其道必隐。（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动其内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则以情度情，情本潜密，故曰：“其道必隐”也。）

微（按：别本“微”字接前“隐”字为句）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其所应也，必有为之。（言既揣知其情所趋向，然后以其所欲微切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动，又测而探之，

如此则内符必应。内符既应，必欲为其所为也。〕

故微而去之，是谓塞窳、匿端、隐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君既欲为，事必可成，然后从之。臣事贵于无成有终，故微而去之。若已不同于此计，令功归于君，如此可谓塞窳、匿端、隐貌、逃情。情逃而窳塞，则人何从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僭妬，故能成事而无患也。〕（按：注“僭”字疑作“僭”）

摩之在此，符应在彼。从而用之，事无不可。〔此摩甚微，彼应自著，观者但睹其著，而不见其微。如此用之，功专在彼，故事无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钩而临深渊，饵而投之，必得鱼焉。（按：《太平御览》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钓者露饵而藏钩，故鱼不见钩，而可得；贤者显功而隐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胜由于善摩，摩隐则无从而畏，故曰：“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

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潜谋阴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测，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焕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按：“也”字，钱本作“智”），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圣人者，体神道而设教，参天地而施化，韬光晦迹，藏用显仁，故人安德而不知其所以利，从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也。〕

“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善战者绝祸于心胸，禁邪于未萌，故以不争为战，师旅不起，故国用不费。至德潜畅，元

风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于神明也。〕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发。言人之材性参差、事务变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虚，因几而动之。〕

平者，静也；正者，宜（按：道藏本作“直”）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按：道藏本作“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名资发扬，故曰：“发也”；行贵成功，故曰：“成也”。〕

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言上十事，圣人独用以为摩，而能成功立事。然众人莫不有之，所以用之非，其道故不能成功也。〕

故谋莫难于周密，说莫难于悉听，事莫难于必成。（按：二句《太平御览》引“悉听”作“悉行”，又引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唯圣人然后能任（按：道藏本无“任”字）之。〔谋不周密，则失机而害成；说不悉听，则违理而生疑；事不必成，则止费而中废。皆有所难，能任之而无疑者，其唯圣人乎？〕

故谋必欲周密，必择其所与通者说也。故曰：“或结而无隙也”。〔为通者说谋，彼必虚受，如受石投水，开流而纳泉，如此则何隙而可得？故曰：“结而无隙也”。〕（按：注“受”字，别本作“更”，卢学士云：“《仪礼·燕礼更爵》：‘古文“更”为“受”，《大射仪》同。《左传·昭二十九年》，传以“更”豕韦之后。《史记》“更”作“受”，《周礼·巾车》：“岁时受读”。杜子春曰：“受当为更”。又一本“如受石”作“如运石”。）

夫事成必合于数，故曰：“道数与时相偶者也。”〔夫谋成必先考合于术数，故道、数、时三者相偶合，然后事可成而功

可立也。]

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进说而能令听者，其唯情合者乎？]

故物归类，抱薪趋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先濡。此物类相应（按：《意林》引作“此类相应也”），于势譬犹是也，此言内符之应外摩也如是。[言内符之应外摩得类则应，譬犹水流就湿，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故曰：“独行之道”。[善于摩者，其唯圣人乎？故曰：“独行之道”也。]

夫几者不晚，成而不拘，久而化成。[见几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居，何拘之有？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权篇第九

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说者，说之于彼人也；说之者，所以资于彼人也。资，取也。]

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说者，所以文饰言语，但假借以求入于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须有损益，故曰：“假之者损益也”。]

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谓彼有所问，卒应对之，但便利辞也，辞务便利，故所论之事，自然利辞非至言也。]

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核实事务，以成义理者，欲明其真伪也。真伪既明，则符验自著。故曰：“明之者，符验也。”]

言或反复欲相却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

也。[言或不合，反复相难，所以却论前事也。却论者，必理精而事明，几微可得而尽矣。故曰“却论者钓几也”，求其深隐曰钓也。（按：钱本无“言或反复欲相却也”八字，道藏本有，当是正文，观注可见。）]

佞言者，谄而于忠；[治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谄而于忠”；]

谀言者，博而于智；[博者，繁称文辞，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平言者，决而于勇；[决者，纵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决而于勇”。]

威言者，权而于信；[威者，怵也，谓象怵威而陈言也；权者，策选进谋，以求信名，故曰“权而于信”。]

静言者，反而于胜。[静言者，谓象清静而陈言。反者，他分不足以窒非，以求胜名，故曰“反而于胜”。]

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他（按：“他”，道藏本作“先”，注并同）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已实不足，不自知而内讼，而反攻人之过，窒他为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伺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口者所以发言语，故曰“机关”也。情意宣否，在于机关，故曰“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窥见间隙，见彼奸邪，故曰“窥伺奸邪也”。耳、目、心三者调和而相应，则动必成功，吉无不利，其所以无不利者，则以顺道而动，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也”。（按：注“关闭”，道藏本作“关闭”。）]

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睹要得

理。〔苟能睹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虽繁言纷葩而不乱，翱翔越道而不迷，变易改常而不危也。〕

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以五音。〔五色为有目者施，故无目者不可得而示五音，为有耳者作，故无耳者不可得而告；此二者为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此不可以往说于彼者，为彼暗滞无所可开也。彼所以不来说于此者，为此浅局无所可受也。夫浅局之与暗滞，常闭塞而不通，故圣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体，故可食也；口言或有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触忌讳，故曰：“有忌讳”也。金为坚物，众口能烁之，则以众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可听在于合彼，可成在于顺理，此为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智者之短，不胜愚人之长，智者之拙，不胜愚人之工。常能弃此拙短，而用彼工长，故不困也。〕〔按：道藏本注“之长”下有“故用愚人之长也”句，“之工”下有“故用愚人之工也”句。〕

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人能从利之所长，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见听，举事必成功也。〕〔按：《太平御览》引《量权》篇云：“言有通者，从其所长；言有塞者，从其所短。注云：人辞说条通理达，即叙述从其长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滞即避其短，称宣其善，以显其行，言说之枢机，事物之志务者也。〕

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长，而谈者亦知其用而用也。〔言介虫之捍也，入坚厚以自藏，螫虫之动，行毒螫以自卫；此用其所长，故能自勉于害。至于他鸟兽，莫不知用其长以自保全。谈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按：《太平御览》引《量权》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后动，螫虫之动必先螫毒。故禽兽知其所长，而谈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覆障，而言说者不知其长。”〕

故曰：辞言有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畅。〕

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病者恍惚，故气衰而言不神也。〕

恐者，肠绝而无主也；〔恐者内动，故肠绝而言无主也。〕

忧者，闭塞而不泄也；〔忧者怏怏，故闭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动而不治也；〔怒者郁勃，故妄动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无要也。〔喜者摇荡，故宣散而言无要也。〕

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此五者既失其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则废而止之也。〕

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按：“博者”，道藏本作“拙者”。《太平御览》作“博”〕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按：“高”，《邓析子》作“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按：“愚”，道藏本作“过”，别本作“通”，《邓析子》作“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按：“术”，《太平御览》作“说”〕也，而人常反之。〔此量宜发言，言之术也，不达者反之，则逆理而不免于害也。〕

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之；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

之，而甚难为也。〔与智者语，将以明斯术；与不智者语，将以此术教之。然人迷日久，教之不易，故难为也。〕（按：道藏本“迷”字下有“罔”字。）

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而事不乱。〔言者条流舛杂，故多类也；事则随时而化，故多变也。若言不失类，则事亦不乱也。〕

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忘。〔不乱故不变，不变故存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变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贵而不忘也。〕

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听聪则真伪不乱，知明则可否自分，辞奇则是非有验。三者能行，则功成事立，故须贵也。〕（按：“注”，道藏本作“证”。）

谋篇第十

（按：《太平御览》引作“谋虑”篇）

凡谋有道，（按：道藏本“凡谋”上有“为人”二字。）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得其所因，则其情可求；见情而谋，则事无不济。〕

审得其情，乃立三仪。三仪者，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按：《太平御览》引《谋虑》篇云：“乃立三仪，曰上、曰中、曰下，参以立焉。”注云：三仪有上、有下、有中。）以生奇。奇（按：一本作“计”）不知其所壅，始于古之所从。〔言审情之术，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参以验之，然后奇计可得而生。奇计既生，莫不通达，故不知其所壅蔽。然此奇计非自今也，乃始于古之顺道而动者，盖从于顺也。〕

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按：

“载”字上《艺文类聚》有“必”字，《宋书·礼志》同。）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俱害者也。〔同情谓欲，共谋立事，事若俱成，后必相亲；若乃一成一害，后必相疏，理之常也。〕（按：《太平御览》引《鬼谷子》曰：“肃慎氏献白雉于文王，还恐迷路，问周公作指南车，以送之。”今按全书无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

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按：别本有“其”字）偏害者也。〔同恶，谓同为彼所恶，后若俱害，情必相亲；若乃一全一害，后必相疏，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则亲，相损则疏，其数行也，此所以察异同之分也。〔异同之分，用此而察。〕（按：道藏本正文“异同之分”下有“其类一也”四字。）

故墙坏于其隙，木毁于其节，（按：《意林》引“其”字作“有”），斯盖其分也。〔墙木坏毁由于隙节，况人事之变生于异同，故曰“斯盖其分”也。〕

故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按：《太平御览》引注曰：“会同异，曰‘议’，决是非，曰‘说’。”）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言事有根本，各有从来。譬之乔木，因根而有枝条花叶，故因“变隙然后生于事业”。事业者，必须计谋；成计谋者，必须议说；议说者必有当否，故须进退之；既有黜陟，须别事以为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故其道数一也。〕（按：注“成”字疑衍。）

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使轻货者出费，则费可全；使轻难者据危，则危可安；使达数者立功，则功可成。〕总

三才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岂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以此三术，驱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谋者因事兴虑，宜知而裁之，故曰“因事裁之”。]

故为强者积于弱也，为直者积于曲也，有余者积于不足也，此其道术行也。[柔弱胜于刚强，故积弱可以为强；大直若曲，故积曲可以为直；少则可以得众，故积不足可以为有余。然则以弱为强，以曲为直，以不足为有余，斯道术之所行，故曰“道术行也”。]

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外阳相亲，而内实疏者说内，以除其内疏也；内实相亲，而外阳疏者说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若内外无亲而怀疑者，则因其疑以变化之；彼或因变而有所见，则因其所见以然之。]

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既然见彼或有可否之说，则因其说以要结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势，则因其势以成就之。]

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去就既成，或有恶患，则因其恶也。为权量之，因其患也，为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动之，[患恶既除，或恃胜而骄者，便切摩以恐惧之，高危以感动之。]

微而证之，符而应之，[虽恐动之，尚不知变者，则微有所引据以证之，为设符验以应之也。]

拥（按：“拥”疑作“壅”，注同）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虽为设引据，符验尚不知变者，此则惑深不可救也。便拥而塞之，乱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为计谋之用也。]（按：

注钱本无“引”字，据道藏本增。)]

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公者，扬于王庭，名为聚讼，莫执其咎，其事难成；私者，不出门庭，慎密无失，其功可立。故曰：“公不如私”。虽复潜谋，不如与彼要结。二人同心，物莫之间，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正者循理守常，难以速进；奇者反经合义，因事机发，故正不如奇。奇计一行，则流通而不知止，故曰“奇流而不止也”。]

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与人主言奇，则非常之功可立，与人臣言私，则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身在内，而言外泄者，必见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见危也。]

无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谓其事虽近，彼所不欲，莫强与之，将生恨怒也。教人当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者教之，犹以暗除暗，岂为益哉！]

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学顺人之所好，避讳人之所恶，但阴自为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悦，明言以报之，故曰“阴道而阳取之”也。]

故去之者从（按：“从”，道藏本作“纵”；下文及注并同）之，从之者乘之。[将欲去之，必先听从，令极其过恶，过恶既极，便可以法乘之，故曰“从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恶，故至情托焉。[貌者，谓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谓其人和平平淡，见善不美，见恶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托之，故曰：“至情托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谓彼情宽密，可令知者可用谋，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人不宽密，不可令知者，谋者不为用谋也，故曰“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按：“也”字，钱本无）；见制于人者，制命也。〔制命者，言命为人所制也。〕

故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之道内阳而外阴，愚人之道内阴而外阳。〕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以此观之，亡不可以为存，而危不可以为安，然而无为而贵智矣。〔智者宽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难事。然而不智者必有危亡之祸，以其难事。故贤者莫得申其计画，则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难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则他莫能为，惟智者可矣，故曰“无为而贵智”也。〕

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众人所不能知，众人所不能见，智独能用之，所以贵于智也。〕

既用见可否，择事而为之，所以自为也；见不可，择事而为之，所以为人也。〔亦既用智，先己而后人，所见可否，择事而为之，将此自为，所见不可，择事而为之，将此为人，亦犹伯乐教所亲相驾駟，教所憎相千里也。〔按：“可否”，“否”字疑衍。〕〕

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按：“制”字疑衍）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言先王之道，贵于阴密，寻古道言，证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圣人之道，唯在隐匿”。所隐者中正，自然合道，非专在忠、信、仁、义也，故曰“非独忠、信、仁、义”也。〕

道理达于此之义，（按：别本作“此义者”。）则可与语。〔言谋者晓达道理，能于此义达畅，则可与语至而言极也。〕

由能得此，则可以穀远近之诱。〔穀，养也。若能得此道

之义，则可居大宝之位，养远近之人，诱于仁寿之域也。〕

决篇第十一

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善至于诱也。〔有疑然后决，故曰“必托于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则善，有患则恶，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恶其有患”。然善于决疑者，必诱得其情，乃能断其可否也。〕

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怀疑曰“惑”，不正曰“偏”。决者能无惑，偏行者乃有通济，然后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则疑者不更其决，更使托意于奇也，趋异变常曰奇。（按：注“更”道藏本作“受”，“更使”以下十三字道藏本缺。）〕

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谓疑者本其利善，而决者隐其利善之情，反托之于恶，则不受其决，更致疏远矣。〕

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言上之二者，或去利托于恶，疑者既不更其决，则所行罔能通济，故有失利离害之败焉，凡此皆决事之失也。〕

圣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圣人善变通、穷物理，凡所决事期于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阳德决之；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道诚志直者，以信诚决之；奸小祸微者，以蔽匿决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决之。〕

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励，勉也。阳为君道，故所言必励于一；一，无为也；阴为臣道，故所言必励于二；二，有为也。君道无为，故以平素为主；臣

道有为，故以枢机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枢机也。四者其所施为，必精微而契妙，然后事行而理不壅矣。〕

于是，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君臣既有定分，然后度往验来，参以平素，计其是非，于理既可，则为决之。〕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则为决之。〕

不用费力而易成者，可则决之；〔所谓惠而不费，故为决之。〕

用力犯勤劳，然不得已而为之者，可则决之；〔所谓知之无可奈何，安之若命，故为决之。〕

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去患从福之人，理之大顺，故为决之。〕

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按：“基”，道藏本作“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治乱以之正，成败以之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故曰“难为”。〕

故先王乃用蓍龟者，以自决也。〔夫以先王之圣智无所不通，犹用蓍龟以自决，况自斯以下而可以专己，自信不博谋于通识者哉？〕

符言第十二

〔发言必验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静，其被节先肉。〔被，及也。肉，肥也。谓饶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静，则所及之节度，无不饶裕也。〔按：“先肉”，道藏本作“无肉”。〕〕

善与而不静，虚心平意，以待倾损。〔言人君善与事妾

而不安静者，但虚心平意以待之，倾损之期必至矣。〕

右〔按：“右”，道藏本作“有”，下并同〕主位。〔主于位者，安、徐、正、静而已。〕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目明则视无不见，耳聪则听无不闻，心智则思无不通。此三者无壅，则何措而非当也？〕

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按：“心”，《邓析子》作“智”，道藏本无“思”字〕虑者，则无不知。〔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盖用此道也。〕

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夫圣人不自用其聪明、思虑而任之天下，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智者为之谋，若云从龙、风从虎，沛然莫之能御，辐辏并进则亦宜乎！若日月之照临，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右主明。〔主于明者，以天下之目视也。〕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崇德之术，在于恢宏博纳。山不让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流，故能成其深；圣人不拒众，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坚而拒之”也。〕

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言许而容之，众必归而防守；拒而逆之，众必违而闭塞。归而防守，则危可安；违而闭塞，则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宏纳哉？〕

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高莫过山，犹可极；深莫过渊，犹可测。若乃神明之德术正静，迎之不见其前，随之不见其后，其可测量哉？〕

右主德。〔主于德者，在于含宏而勿距也。〕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信，则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则更戮之人没齿无怨。〔按：“更”，道藏本作“受”。〕〕

赏赐贵信，必验耳目之所闻见。其所不闻见者，莫不

暗化矣。〔言施恩行赏，耳目所闻见，则能验察不谬，动必当功。如此，则信在言前，虽不闻见者，莫不暗化也。〕

诚畅于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禄不倾如泰山，又况不逞之徒而欲奋其奸谋于君位者哉！此犹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

右主赏。〔主于赏者，贵于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天有逆顺之纪，地有孤虚之位，人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后、皆荧惑之处安在？〔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后，皆有阴阳向背之宜，有国从事者不可不知。又荧惑，天之法星，所居灾眚，吉凶著，故曰：“虽有明天子，必察荧惑之所在”。故亦须知之。〕

右主问。〔主于问者，须辨三才之道。〕

心为九窍之治，君为五官之长。〔九窍运为，心之所使；五官动作，君之所命。〕

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赏善罚非，为政之大经也。〕

君因其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与者，应彼所求；求者，得应而悦。应求，则取施不妄；得应，则行之无怠。循性而动，何劳之有？〕

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固（按：一本作“故”，《邓析子》亦作“故”，故、固古字通）能久长。〔因求而与，悦莫大焉；虽无玉帛，劝同赏矣。然因逆理，祸莫速焉；因之循理，故能长久。〕

右主因。〔主于因者，贵于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周，谓遍知

物理，于理不周，故群臣乱也。〕

家于其无常也，内外不通，安知所开？〔家，犹业也，君臣既乱，故所业者无常，而内外闭塞，触途多碍。何如知所开乎？〕

开闭不善，不见原也〔开闭即掉阖也，既不用掉阖之理，故不见为善之源也。〕

右主周。〔主于周者，在于遍知物理。〕

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用天下之目视，故曰“长目”。用天下之耳听，故曰“飞耳”，用天下之心虑，故曰“树明”。〕

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言用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故千里之外，隐微之中，莫不元览。既察隐微，故为奸之徒，绝邪于心胸，故曰：“莫不暗变更敌也”。（按：道藏本正文“暗变”下有“更”字，与注意合。）〕

右主恭。〔主于恭者，在于聪明文思。〕

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实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循名而为实，因实而生名；名实不亏，则情在其中矣。〕

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名当自生于实，实立自生于理。〕

理生于名实之德，〔无理不当，则名实之德自生也。〕

德生于和，和生于当。〔有德必和，能和自当。〕

右主名。〔主于名者，在于称实。〕

转丸、肱乱

（按：“乱”当作“龔”，一本作“转丸第十三”、“肱龔第十四”下

注亡字)二篇皆亡。〔或有取庄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子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胠篋》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圣法为桀跖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于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丸》、《胠篋》者，《本经》、《中经》是也。〔按：唐·赵蕤《长短经·反经》篇，引《鬼谷子》曰：“将为胠篋，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械膝，固扃，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篋，担囊而趋，唯恐械膝扃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常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其文与庄子小异，即注所云：“或有取庄周《胠篋》而充次第者也。”窃疑鬼谷子篇目既经陶弘景删定，不应唐世尚有此篇。赵蕤生于开元，与尹知章同时，可为是非非陶之证，录之以俟博考。〕

本经阴符七术

〔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

盛神法五龙。〔五龙，五行之龙也。龙则变化无穷，神则阴阳不测，故盛神之道，法五龙也。〕

盛神中有五气，神为之长，心为之舍，德为之大。养神之所，归诸道。〔五气，五藏之气也，谓精神、魂、魄、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为之长。心能含容，故为之舍；德能制御，故为之大。然则养神之所宜，归之于道也。〕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无形化气。先天地而成，莫见其形，莫知其名，谓之“神灵”。〔无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纪”也。言天道混成，阴阳陶铸，万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见其形。至于化育之气，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状貌诘，不可以名字寻，妙万物而为言是以谓之“神灵”也。〕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养五气，心能得一，乃有其术。〔神明禀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则有时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谓之德，五气各能循理则成功可致，故曰“德养五气”也。一者，无而为而自然者也。心能无为，其术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术也。〕

术者，心气之道所由舍者，神乃为之使。〔心气合自然之道，乃能生术，术者道之由舍，则神乃为之使。〕

九窍、十二舍者，气之门户、心之总摄也。生受于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十二舍者，谓目、见、色、耳、闻、声、鼻、臭、香、口、知、味、身、觉、触、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舍有十二，故曰“十二舍”也。气候由之出入，故曰“气之门户”也。唯心之所操舍，故曰“心之总摄”也。凡此皆受之于天，不亏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体同于天，故曰“与天为一”也。〕

内修炼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内修炼谓假学而知者也。然圣人虽圣，犹假学而知，假学即非自然，故

曰“以类知之”也。〕

故人与一生，出于物化。〔言人相与生在天地之间，得其一耳。但既出之后，随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类在窍，有所疑惑，通于心术，心无其术，必有不通。〔窍，谓九窍也。言知事类，在于九窍。然九窍之所碍，必与心术相通，若乃心无其术，求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气得养，务在舍神，此谓之化。〔心术能通，五气自养；然养五气者，务令神来归舍；神既来舍，自然随理而化也。〕

化有五气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长也。静和者，养气，〔按：道藏本有“养”字〕气得其和，四者不衰，四边威势，无不为，存而舍之，是谓神化归于身，谓之真人。〔言能化者，在于全五气，神其一长者。言能齐一志、思、而君长之。神既一长，故能静和而养气。气既养，德必和焉。四者谓，志、思、神、德也。是四者能不衰，则四边威势，无有不为，常存而舍之，则神道变化自归于身，神化归身可谓“真人”也。〕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执一而养产万类，怀天心，施德养，无为以包志虑、思意，而行威势者也。士者，通达之，神盛乃能养志。〔一者，无为也，言真人养产万类，怀抱天心，施德养育，皆以无为为之，故曰：“执一而养产万类”。至于志、意、思、虑，运行威势，莫非自然，循理而动，故曰“无为以包”也。然通达此道，其唯善为士者乎？既能盛神，然后乃可养志也。〕

养志法灵龟。〔志者察是非，龟能知吉凶，故曰：“养志法灵龟”。〕

养志者，心气之思不达也。〔言以心气不达，故须养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

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此明纵欲者，不能养气志；故所思不达也。〕

故心气一则欲不徨，欲不徨则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则思理达矣。〔此明寡欲者，能养其志，故思理达矣。〕

理达则和通，和通则乱气不烦于胸中。〔和通，则莫不调畅，故乱气自消。〕

故内以养志，外以知人，养志则心通矣，知人则职分明矣。〔心通，则一身泰；职明，则天下平。〕

将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养气志，知人气盛衰，而养其志气，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将欲用之于人，谓以“养志之术”，用人也。养志则气盛，不养则气衰。盛衰既形，则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则善于养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养，则心气不固；心气不固，则思虑不达；思虑不达，则志意不实；志意不实，则应对不猛；应对不猛，则志失而心气虚；志失而心气虚，则丧其神矣；〔此明丧神始于志不养也。〕

神丧则仿佛；仿佛，则参会不一。〔仿佛，不精明之貌；参会，谓志、心、神三者之交会也。神不精明，则多违错，故参会不得其一也。〕

养志之始，务在安己；己安，则志意实坚；志意实坚，则威势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安者，谓寡欲而心安也。威势既不分散，神明常来固守，如此则威积而势震物也。上分谓散亡也，下分谓我有其威，而能动彼，故曰“乃能分”之也。〕

实意法滕蛇。〔意有委曲，蛇能屈伸，故实意者法滕蛇也。〕

实意者，气之虑也。〔意实则气平，气平则虑审，故曰“实

意者气之虑”也。〕

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策生，〔按：“神策生”，道藏本作“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神策生则志不可乱；计谋成则功不可间。〔智不可乱，故能成其计谋；功不可间，故能宁其邦国。〕

意虑定则心遂安，心遂安，则所行不错，神自得矣，得则凝。〔心安则无而为而顺理，不思而无虑，故心之所行不错，神自得之，得则无不成矣。凝者，成也。〕

识气寄，奸邪而倚之，诈谋〔按：道藏本“邪”下、“谋”下并有“得”字，〕而惑之，言无由心矣。〔寄，谓客寄，言识气非真，但客寄耳。故奸邪得而倚之，诈谋得而惑之，如此则言皆胸臆，无复由心矣。〕

故信心术，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虑之交会，听之候也。〔言心术诚明而不亏，真一守固而不化，然后待人接物，彼必输诚尽意。智者虑能，明者献策，上下同心，故能谋虑交会也。用天下之耳听，故物候可知矣。〕

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会，则听不审矣，候之不得。计谋失矣，则意无所信，虚而无实。〔计得则存，计失则亡，故曰“计谋者存亡之枢机”。虑不合物，则听者不为己，听故听不审矣。听既不审，候岂得哉？乖候而谋，非失而何？计既失矣，意何所信？惟有虚伪，无复诚实也。〔按：注“计既失矣”十七字道藏本缺。〕〕

故计谋之虑，务在实意，实意必从心术始，〔实意则计谋得，故曰务在实意，实意由于心安，故曰：“必在心术始”也。〕〔按：道藏本误以此节正文为注，又缺注“实意”以下十八字。〕〕

无为而求安静，五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动，乃能内视、反听、定志，虑之太虚，待神往来。〔言欲求安心

之道，必先寂淡无为，如此则五脏安静、六腑和通，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漠然不动，则可以内视无形，反听无声。志虑宅，太虚至，神明千万，往来归于己也。〔按：“宅”，道藏本作“定”。〕〕

以观天地开辟，知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不见而命，不行而至，〔唯神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于不知、见于不见，岂待出户窥牖然后知见哉？同于不见而命，不行而至也。〕

是谓“道”，知以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宿矣。〔道，无思也，无为也。然则“道知”者，岂用知而知哉？以其无知，故能通神明，应于无方而神来舍矣。宿，犹舍也。〕

分威法伏熊。〔精虚动物谓之威，发近震远谓之分，熊之搏击，必先伏而后动，故分威法伏熊也。〕

分威者，神之覆也。〔覆，犹衣被也。神明衣被，然后其威可分也。〕

故静意固志，神归其舍，则威覆盛矣。〔言致神之道，必须静意固志，自归其舍，则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则内实坚；内实坚，则莫当；莫当，则能以分人之威，而动其势，如其天。〔外威既盛，则内志坚实，表里相副，谁敢当之？物不能当，则我之威分矣；威分势动，则物皆肃然，畏敬其人若天也。〕

以实取虚，以有取无，若以镒称铢。〔言威势既盛，人物肃然。是我实有而彼虚无，故能以我实取彼虚，以我有取彼无其取之也，动必相应，犹称铢以成镒也。二十四铢为两，二十四两为镒也。〕

故动者必随，唱者必和。挠其一指，观其余次，动变

无间则不散势者，（按：道藏本“者”上有“散字”，卢抱经先生云：“疑‘不散’下‘势’字不当有，下句作‘散者’为是。”）待间而动，动而势分矣。〔散不得间，则势不行。故散势者，待间而动；动而得间，势自分矣。〕

故善思间者，必内精五气，外视虚实，动而不失分散之实。〔五气内精，然后可以外察虚实之理，虚实之理不失则必可知。其有间，故能不失分散之实也。〕

动则随其志意，知其计谋。〔计谋者，志意之所成，故随其志意，以知其计谋也。〕

势者，利害之决，权变之威。势败者，不以神肃察也。〔神不肃察，所以势败（按：“败”字疑“散”字之误。）〕

转圆（按：孙季述云疑即“转丸”。）法猛兽。〔言圣智之无穷，若转圆之无止；转圆之无止，犹兽威无尽，故转圆法猛兽也。〕

转圆者，无穷之计也。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而通心术。〔圣心若镜，物感斯应，故不测之智，可原心术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类，说义无穷。〔既以圣心原不测，通心术，故虽神道混沌，如物杳冥，而能论万类之变，说无穷之义也。〕

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事至然后谋兴，谋兴然后事济。事无常准，故形容不同。圆者运而无穷，方者止而有分；阴则潜谋未兆，阳则功用斯彰。吉则福至，凶则祸来。凡此事皆反复，故曰“事类不同”也。（按：注“动”，道藏本作“彰”。）〕

故圣人怀此用，转圆而求其合。〔此谓所谋圆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谬，故圣人怀转圆之思，以求顺通合也。〕

故与造化者，为始，动作无不包大道，以观神明之

见形，无能间者。〔言威分势震靡物犹风，故能动必有随，唱必有和。但挠其指，以名呼之，则群物毕至。然徐徐以大观其余众，循性安之，各令得所。于是风以动之，变以化之，犹泥之在钩，群器之形自见。如此则天下乐推而不厌，谁能间之也？〕

审于唱和，以间见间，动变明而威可分也。〔言审识唱和之理，故能有间必知。我既知间，故能见间，而既见间，即莫能间，故能明于动变，而威可分也。〕

将欲动变，必先养志，伏意以视间。〔既能养志、伏意，视知其间，则变动之术可成矣。〕

知其固实者，自养也。让己者，养人也。故神存兵亡，乃为之形势。〔谓自知志意固实者，此可以自养也。能行礼让于己者，乃可以养人也。如此则神存于内，兵亡于外，乃可为之形势也。〕

散势法鸷鸟。〔势散而物服，犹鸟击禽获，故散势法鸷鸟也。〕

散势者，神之使也。〔势由神发，故势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间而动。〔无间则势不行，故用之必循间而动。〕

威肃、内盛，推间而行之，则势散。〔言威势内盛，行之又因间而发，则其势自然布散也。〕

夫散势者，心虚志溢。〔心虚则物无不包，志溢则事无不决，所以能散其势。〕

意衰威失，精神不专，其言外而多变。〔志意衰微而失势，精神挫衄而不专，则言疏外而多谲变也。〕

故观其志意为度数，乃以揣说图事，尽圆方、齐短长。〔知其志意隆替，然后为之度数。度数既立，乃复揣而说之。其图事也，必尽圆方之理，齐短长之用也。〕

域。〔圣人体道以为用，其动也神，其随也天，故与造化其初动作，先含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违，然后发号施令也。〕

天地无极，人事无穷，各以成其类。见其计谋，必知其吉凶、成败之所终。〔天地则独长且久，故无极其；人事则吉凶相生，故无穷。天地以日月不过、陵谷不迁为成，人事以长保元亨、考终厥命为成，故见其事之成否，则知其计谋之得失，知其计谋之得失，则吉凶成败之所终，皆可知也。〕

转圜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圜而从方。〔言吉凶无常准，故取类转圜。然唯圣人坐忘遗筌，体同乎道，故能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后转圜而从其方，弃凶而趋吉，方谓吉之所在也。〕

圆者，所以合语；方者，所以错事。转化者，所以观计谋；接物者，所以观进退之意。〔圆者，通变不穷，故能合彼此之语；方者，分位斯定，故可以错有为之事。转化者，改祸为福，故可以观计谋之得失；接物者，顺通人情，故可以观进退是非之事也。〕

皆见其会，乃为要结，以接其说也。〔谓上四者，必见其会通之变，然后总其纲要以结之，则情伪之说可接引而尽矣。〕

损兑法灵蓍〔老子曰：“塞其兑。”河上公曰“兑，目也。”庄子曰：“心有眼。”然则兑者，谓以心眼察理也；损者，谓减损他虑专以心察也。兑能知得失，著能知休咎，故“损兑法灵蓍”也。〕

损兑者，机危之决也。〔几危之兆，动理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见，故曰：“损兑者，机危之决”也。〕

事有适然，物有成败。机危之动，不可不察。〔适然者，有时而然也，物之成败有时而然。机危之动，自微至著，若非情识远深，知机元览，则不能知于未兆，察于未形。使风涛潜骇危机密发，然后河海之量堙为穷流，一簣之积叠成山岳。不谋其始，虽悔

何追。故曰：“不可不察”也。〕

故圣人以无为待有德，言察辞合于事。〔夫圣人者，勤于求贤，密于任使，故端拱无为，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数奏以言，故曰“言察辞”也。又当明试以功，故曰“合于事”也。〕

兑者，知之也。损者，行之也。〔用其心服，故能知之；减损他虑，故能行之。〕

损之说之，物有不可者，圣人不可为之辞。〔言减损之说，及其所说之物，理有不可，圣人不生辞以论之也。〕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辞不烦，而心不虚；志不乱，而意不邪。〔智者听人之言，采刍蕘之言，虽复辨周万物，不自说也，故不以己能言而弃人之言。既用众言，故辞当而不烦，还任众心，故心诚而不伪。心诚言当，志意岂复乱邪哉。〔按：注“讼”，道藏本作“颂”，“讼”、颂古字通。〕〕

当其难易，而后为之谋，因自然之道以为实。〔夫事变而后谋生，改常而后计起，故必当其难易之际，然后为之计。谋失自然之道，则事废而功亏，故必因自然之道，以为用谋之实也。〕

圆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谓“大功”。益之损之，皆为之辞。〔夫谋之妙者，必能转祸为福，因败成功，沮彼而成我也。彼用圆者，谋令不行；彼用方者，谋令不止。然则圆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谋既发，彼不得守其常，岂非大功哉！至于谋之损益，皆为生辞以论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势之权，以见其兑威其机危，乃为之决。〔兑所以能分威散势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机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后能决之也。〕

故善损兑者，譬若决水于千仞之堤，转圆石于万仞之谷。〔按：“而能”以下十二字道藏本缺〕而能行此者，形势

不得不然也。〔言善损虑以专心眼者，见事审得理明，意决而不疑，志雄而不滞，其犹决水转石，谁能当御哉？〕

持 枢

〔枢者，居中以运外，处近而制远，主于转动者也。故天之北辰，谓之“天枢”；门之运转者，谓之“户枢”。然则，持枢者，执运动之柄以制物者也。〕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言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不为而自然也。不为而自然，所以为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静而顺之，则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若乃干其时令，逆其气候，成者犹败，况未成者乎？元亮曰：“含气之类，顺之必悦，逆之必怒，况天为万物之尊而逆之乎？”〕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言人君法天以运动，故曰“亦有天枢”。然其生、养、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复不列耳。〕亦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谓倒置之，故曰“逆非衰而何？”此持枢之术，恨太简促，畅理不尽，或简篇脱烂，本不能全故也。〕

中 经

〔谓由中以经外，发于心本，以弥缝于物者也，故曰“中经”。〕

中经，谓振穷趋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执，穷者不忘恩也。〔振，起也；趋，向也。物有穷急，当振趋而向护之。及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执，则穷者怀德，终不忘恩也。〕

能言者，传善博惠；〔俸，类也。谓能言之士，解纷救难；不失善人之类，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人者，依道；〔言施德之人，动能循理，所为不失道也。〕

而救拘执者，养使小人。〔言小人在拘执，而能救养之，则小人可得而使也。〕

盖士，遭世异时危，或当因免填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填坑，谓时有兵难转死沟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祸者，伐害能言，谓小人之道长，谤人罔极，故能言之士，多被残害。破德为雄，谓毁文德，崇兵战。抑拘成罪，谓贤人不辜，横被累继，戚戚自善，谓天下荡荡无复纪纲，而贤者守死善道，贞心不渝，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也。败败自立，谓天未悔过，危败相仍，君子穷而必通，终能自立，若管敬仲者也。〕〔按：“悔过”，道藏本作“悔祸”。〕

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按：“于人”下钱本缺“一字”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贵有术而制人，不贵无术而为人所制者也。〕

是以见形为容，象体为貌，闻声知音，解仇斗郄，缀去却语，摄心守义。〔此总其目，下列序之。〕

本经纪事者纪道数，其变要在《持枢》、《中经》。〔此总言《本经》、《持枢》、《中经》之义，言《本经》纪事但纪道数而已。至于权变之要，乃在《持枢》、《中经》也。〕

见形为容，象体为貌者，谓爻为之生〔按：“生”，道藏本作“主”。〕也。〔见彼形，象彼体，即知其容貌者，谓用爻卦占卜而知也。〕

可以影响、形容、象貌而得之也。〔谓彼人之无守，故可

以影响、及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淫僻，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之。如是隐情塞鄙而去之。[有守之人，动皆正直，举无淫僻，浸昌浸盛，辉光日新，虽有辩士之舌，无从而发，故隐情、塞鄙、闭藏而去之。]（按：“浸昌浸盛”，道藏本作“厥后昌盛”。）

闻声知音者，谓声气不同，恩爱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递相克食，性气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为四声主者，其唯宫乎？[宫则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能为四声之主也。]

故音不和则悲，是讞声散伤丑害者，言必逆于耳也。[散伤丑害，不和之音；音气不和，必与彼乖，故其言必逆于耳。]

虽有美行盛誉，不可比目，合翼相须也，此乃气不合、音不调者也。[言若音气乖彼，虽行誉美盛，非彼所好，则不可比如比目之鱼、合翼之鸟两相须也，其有能令两相交应不与同气者乎？]

执（按：道藏本作“解”）仇斗鄙，谓解羸微（按：道藏本作“微”，注并同）之仇。斗鄙者，斗强也。[辨说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故羸微为仇，从而解之；强者为鄙，从而斗之也。]（按：正文作“微”，注作“微”未知孰是。）

强鄙既斗，称胜者高其功，盛其势也。[斗而胜者，从而高其功、盛其势也。]

弱者哀其负、伤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斗而弱者，从而哀其负劣，伤其卑小污，下其名，耻辱其宗也。]

故胜者，闻其功势，苟进而不知退；[知进而不知退，必有亢龙之悔。]

弱者闻哀其负，见其伤则强大力倍，死者是也。[弱者闻我哀伤，则勉强其力，倍意致死，为我为是也。]

鄙无强大，御无强大，则皆可勦而并。[言虽为鄙，非能强大；其于捍御，亦非强大。如是者，则以兵威勦令己已。而并其国也。]

缀去者，谓缀己之系言，使有余思也。[系，属也，谓己令去，而欲缀其所属之言，令后思而同也。]

故接贞信者，称其行，历其志，言可为可复，会之期喜。[欲令去后有思，故接贞信之人则称其行之盛美，历其志令不忘。谓此美行，必可常为，必可报复，会通其人，必令至于喜悦也。]

以他人庶，引验以结往，明款款而去之。[言既称行所志令其喜悦，然后以他人庶几于此行者，引之以为成验，以结已往之心，又明已款款至诚，如是而去之必思已而不忘也。]

却语者，察伺短也。[言却语之道，必察伺彼短也。]

故言多必有数短之处，识其短验之。[言多不能无短，既察其短，必记识之，取验以明也。]

动以忌讳，示以时禁。[既验其短，则以忌讳动之，时禁示之。]

其人恐畏，（按：道藏本作“其人因以怀惧”，误作注文。）然后结信以安其心，收语盖藏而却之，[其人既以怀惧，必有求服之情，然后结以诚信，以安其惧，以收其向，语盖藏而却之，则其人之恩感，固以深矣。]

无见己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既藏向语，又戒之曰：勿于多方人前见其所不能也。]

摄心者，谓逢好学术者，则为之称远；[欲将摄取彼心，见其好学术，则为作声誉令远近知之也。]

方验之道，譬以奇怪，人系其心于己。〔既为作声誉，方且以道德验其技术，又以奇怪从而警动之，如此则彼人必系其心于己也。〕

效之于人验，去乱其前，吾归诚于己。〔人既系心于己，又效之于时人，验之于往贤，然后更理其目前所谓之曰：“吾所以然者，归诚于彼人之己，如此则贤人之心可得而摄”者，理也。〕

遭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动之，以为必死，生日少之忧。〔言将欲探愚人之心，见淫酒色者，为之术音乐之可说。又以过于酒色，必之死地，生日减少，以此可说之事以感动之也。〔按：探，道藏本作“摄”，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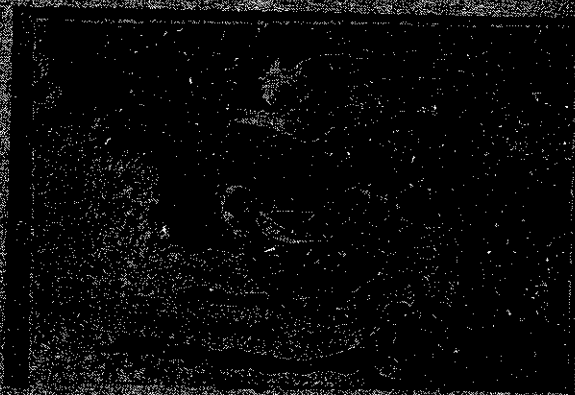
喜以自所不见之事，终可以观漫漶之命，使有后会。〔又以音乐之事，彼所不见者，以喜悦之，言终以可观，何必淫于酒色？若能好此，则性命漫漶而无极，然后终会于永年。愚人非可以道胜说，故惟音乐可以探其心。〕

守义者，谓以人，探其在内以合也。〔义，宜也。探其心，随人所宜，遂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从外制内，事有系曲而随之。〔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从外制内，内由我制，则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属，莫不由曲而随已也。〕

故小人比人则左道，而用之至能败家夺国。〔小人以探心之术来比于君子，必以左道用权。凡事非公正，皆曰“小人”。反道乱常，害贤伐善，所用者左，所违者公，百度昏亡，万机旷紊，家败国夺，不亦宜乎！〕

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按：道藏本有注“道，谓中经之道也”七字。〕



道藏本《鬼谷子》卷下